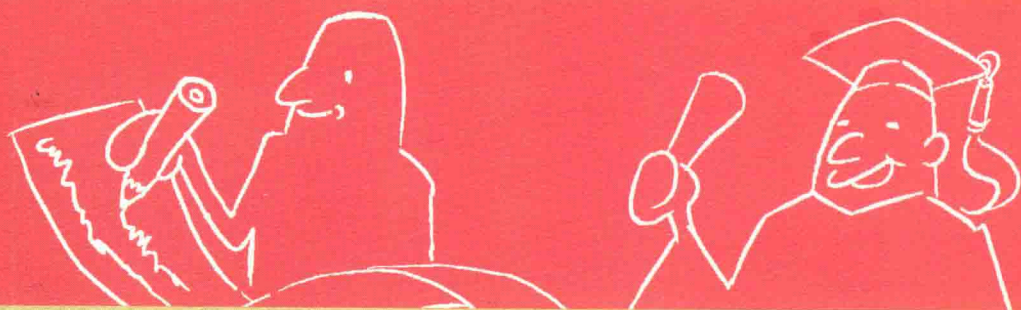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会读才会写

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



How to Read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Very Prac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菲利普·钟和顺 (Phillip Chong Ho Shon) 著

韩 鹏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会读才会写

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

*How to Read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Very Prac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菲利普·钟和顺 (Phillip Chong Ho Shon) 著

韩 鹏 译

周国文 审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读才会写: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美)
钟和顺(Shon, P. C.)著;韩鹏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 2015. 11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 How to Read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Very Prac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ISBN 978-7-5624-9339-6

I. ①会… II. ①钟…②韩… III. ①社会科学—论
文—写作—自学参考资料 IV. ①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2967 号

会读才会写

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

菲利普·钟和顺(Phillip Chong Ho Shon) 著

韩 鹏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责任编辑:向文平 林佳木 版式设计:向文平

责任校对:贾 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4.75 字数:115 千 插页:6 开 1 页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9339-6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菲利普·钟和顺是安大略理工大学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犯罪学副教授。他拥有哲学学士、语言学硕士和刑事司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警民互动的社会语言学组织 (the sociolinguistic organization of police-citizen encounters) 和 19 世纪的美国弑亲罪。他的文章发表于《国际法律符号学论坛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话语与社会 (*Discourse & Society*)》《惩罚与社会 (*Punishment & Society*)》《国际法律与精神病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国际罪犯治疗和比较犯罪学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d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调查心理学与犯罪剖绘期刊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Offender Profiling*)》和《文化与社会心理分析 (*Journal for the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and Society*)》等刊物。他喜爱的消遣是举重和看亚洲黑帮电影 (当然并非同时进行)。他仍然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成为职业摔跤手。

致 谢

在另一本书里我曾经说过,致谢和引用是可以用来偿还知识的货币。从那时起,我已经支付了小小的一笔首付,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又欠下一些新债。我拿不准自个儿还不还得起。这种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状态倒也算不上稀奇,它是学术生活中谁都躲不开的一大特色。幸好我周围刚好全都是不介意成为债主的好人。这里我要再次感谢那些在催生本书观点时帮了我一把的人。

我对 Brian Cutler 博士感激不尽,因为他为我提供了最初的动力,来写一本这样主题的书,要不然也就没有这本书了。当然,他之所以能在萌芽状态下就认识到其潜力,正是因为作为著名学者,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卓然成就,使得这一模板对他来说不仅悄然成型,而且了然于胸。我非常感谢 Steven Downing 博士,是他阅读了本书的最初几稿,并且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意见和反馈。我对 Kimberly Clow 博士也深表感谢,因为她为本书好几章的内容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意见和反馈;而且她还帮助我应对复杂而精妙的心理学期刊文章。安大略理工学院的上述同事们,我感谢你们。而我的犯罪学研究伙伴,“顽石”Rick,我为了“意义何在”这一章而感谢你。还有我最信任的朋友、同事和知己,CWW——感谢你,为了一切。你知道我说的是你。

感谢加拿大安大略理工学院的优秀学生,感谢你们对阅读密码这一想法的敏于接受,勇于采纳。我知道要伴着直尺、荧光笔和钢笔阅读是很痛苦的。我全都懂。为了这些,我深深地感谢 SSCI

4099U 班(2010 和 2011 的冬季学期)和 SSCI 5020G 班(2010 的秋季学期)的学生们,感谢你们的耐心。

尽管我在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老师们不会记得我,也不会在意我,我还是没有忘记那些想教我成为批判性思考者和批判性阅读者的教授们。我敢保证这个任务并不简单,我也说不准他们成功了没有。还过没成功也是责任在我。特别要提的是 Roger Gilman 博士, Sarah Hoagland 博士,和 Stanley Kerr 博士,是他们教会了我为了内在目标去热爱和追求智慧。他们可能不知道,并且甚至可能不在乎,自己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但是我现在要说出我 20 年前不能说的话:感谢你们把我朝着学者的方向打造。我仍然走得跌跌撞撞,但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独力行走。

当我出门在外时, Kerr 博士去世了。我没有机会做最后的道别。我想让你知道,我读尼采时仍然心跳不已,我还想让你知道,读《权力意志论》时,每翻过一页我都会想起你。哪怕世界消失,只要还有哲学,还有哲学家,还有你。(*Let the world perish, but let there be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er, you.*)

菲利普·钟和顺(Phillip Chong Ho Shon)

前 言

目前有不少文章指点读者如何写好研究报告、硕士博士毕业论文、期刊文章等,这类文章强调,写作技能的掌握和其他任何技能一样,离不开精心打磨、耐心教导和日常练习(Cone 和 Foster, 2006; Glatthorn 和 Joyber, 2005; Miller, 2009; Rudestam 和 Newton Silvia, 2007)。虽然研究生在读研期间通过出席研讨会和担任助教等途径可以学习如何授课,但 Silva(2007, p. 6)哀叹说没有人教这些学生写作:“最常见的训练方式就是推定反正有导师教他们写作。”阅读的学习情况也大抵如此。

现有文献教导读者怎样分配时间来推动写作,怎样整理自己的想法来准备写作,怎样建立期刊投稿文章的框架,以及怎样把任何“有成文潜能的活动”落实成文章(Silvia, 2007, p. 6)。Paul Silvia 在文章中指出,专业性学术写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事务,因为有许多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要全面涉及,有大量数据要仔细分析,有各种研究方法要精确描述(参见 Landrum, 2008; Noland, 1970)。Silvia 进一步指出,为了做到以上几点,我们甚至必须阅读自己不那么喜欢的科学期刊文献。这里阅读行为又一次被视为第三位的活动,仅仅为了服务和帮衬写作而存在。

这本书自有其必要性,因为写作常常成为写作过程中,以及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人们视而不见、无暇细究的一部分。如果说写作训练作为学位论文写作和期刊论文写作过程的一部分,贯穿了研究生教学全程的话,那么就我所知,针对社会科学文献的阅读就没有这样正式和系统的训练;相反,学生仅仅是简单地沿袭他们中学

阶段学到的阅读习惯和技巧。这里可能仅有哲学和文学批评是例外,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要学习细读。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则直接默认学生们是早已深谙此道的阅读者。

由于这种站不住脚的假定已经大行其道,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毫不意外: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都很少能够进行批判性阅读,来应对其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写作需要。所以,本书不假定学生已经具有批判性阅读的必备技能,而是着眼于教会学生(写毕业论文的高年级本科生和写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如何通过阅读来最大化他们的写作产出。

这本书详细阐明了写作前的一些步骤,相关领域的学者认为这些步骤在写作和阅读实践(而非理论)中不可或缺,但对其道理却语焉不详。举个例子,我敢肯定每个学生在他们的求学生涯中都曾经听到自己的教授教导说:“你得批判性地阅读。”但问题在于这些要别人做什么事的善意建议总是空洞无物,不能够明确地教他们怎么做这件事。这方面市场上不计其数的指导书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关于怎样进行批判性阅读,这些书只是给读者一些大而化之、模棱两可的指示:有些书告诉读者对文献的出色评判来自于“细读”,其他书建议读者保持“批判性视角”。但所有这些善意处方都有的一个共同问题:没有人明确地解释什么样的阅读才算是“批判性的”阅读。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又一次给出了目的地,却没有提供路线图。

其他曾就这一主题撰文的人认为,“批判性”阅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激发读者产生新的观点、新的主张,即使读者没有自己的新观点,也可能发现某种新的“阐释方法”。然而,社会科学期刊中的研究论文本身就必定充满着新的、有待完善的观点。现有文献中的空白或不足,或者说新观点的缺乏,正是学者们撰写期刊论文的理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者们才会在论文中讨论自己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这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方法,以此为自己未来的研究设定框架,或者为想要填补文献空白的其他人提供路径。简单地说,批判性观点已经

零散地嵌入期刊,读者要做的就是文本中将其解码。写作者之所以难以形成新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新观点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文本批评或批判性阅读这一艺术。通过我给出的阅读密码表(见表1),本书教学生在阅读社会科学期刊文献时,采用结构路线、技术路线和语法路线对这些文本进行解码。本书借此将原本大而化之的“要批判性地阅读”之类的建议落到实处,从而让学生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技巧。

表1 菲利普博士针对社会科学期刊文献的阅读密码表

密码在文 中的位置	密码 缩写	名 称	含 义
前言	WTD	他们要做什么 (What They Do)	作者(们)声称要在论文/书中做什么;这一密码提炼出了作者在文本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文献 综述	SPL	现有文献综述 (Summary of Previous Literature)	该句、该段或该页给出了前人研究结果的简要综述。该过程要求大量的提炼工作,要理解复杂的观点并把它们浓缩为几段话或几句话,本领高超的作者甚至能将其浓缩为一句话。
文献 综述	CPL	现有文献批评 (Critique of Previous Literature)	作者评论先行学者著述的学术文献并指出其局限。CPL 与 POC, GAP 以及 SPL 都有概念联系,因为已有文献在理论、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方面的不足正是目前研究的必要性之所在。CPL 常常会紧随 SPL,因为作者首先要提供一些思想靶子才能进行批评。

续表

密码在文中的位置	密码缩写	名 称	含 义
文献综述	GAP	空白 (Gap)	作者(可能以某种有系统的方式)指出现有文献中缺失的成分。如果 GAP 和 CPL 得以恰当操作,那么读者就应该能够在作者明示之前就预测出 RAT。
文献综述	RAT	理论依据 (Rationale)	作者在此处提出依据,证明其研究是必要的,有理由的。作者给出现有文献的 CPL 和 GAP 后,应该顺利成章地、逻辑清晰地在其后推导出 RAT。
研究结果/讨论	ROF	研究结果 (Results of Findings)	描述该文的主要研究结果。该密码常常先后出现在摘要、研究结果和结论部分,因为在大多数社会科学期刊中,要求对这一点反复强调至少三次。
讨论	RCL	与现有文献观点一致的研究发现 (Results Consistent with Literature)	描述该文和现有文献观点一致的研究发现。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的研究工作支持其他人已经做出的研究工作。
讨论	RTC	与现有文献观点相反的研究发现 (Results to The Contrary)	描述该文和现有文献观点不一致的研究发现。也就是说,作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支持其他人已经做出的研究工作。
结论	WTDD	他们做了什么 (What They Did)	作者(们)在文章/书中做了什么;这是由 WTD 顺理成章导出的姊妹问题。这一密码提炼出了作者在文本中已经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作者正是借此对该主题的相关文献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续表

密码在文中的位置	密码缩写	名称	含义
结论	RFW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Works)	目前的研究工作还不完善;作者针对目前文献仍存的研究空白(GAP)提出路线图,借此对其他研究者的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阅读策略			
	POC	批评点 (Point of Critique)	现有文章或文献中的一个缺陷,可供你(学生写作者)批评,并在未来论文中针对其加以弥补。
	MOP	明显的遗漏点 (Missed Obvious Point)	你所阅读的文献的作者明显忽视了与先前文献的理论、概念或分析方法上的某一联系。(MOP常常是由于文章作者文献阅读不充分或不全面所致。)
	RPP	待探讨的相关问题 (Relevant Point to Pursue)	有待我另文探讨。尽管这一密码未能指出现有文献的任何局限性或空白点,但该点提出后可以成为未来文章的 POC。很明显,RPP 的出现一定意味着相应的 MOP 和 GAP 的存在。
	WIL	能否(Will)	将这一理论或概念联系加以逻辑梳理,以得出相应结论,来化解文章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和待解决问题?

现有文献中另外一个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参考文献的管理问题。我们假设一个刚入读的研究生打算就某一特定主题撰写学位论文,并且已经找到 50 篇最近 15 年发表的被同行评议过的

论文,那么有没有一种文献阅读方法能够组织文章的主题、模式及其批评,从而为写作过程提供助益?大多数指南类书籍都推荐使用3×5索引卡片组织和整理相关信息,以备阅读、概述和写作过程中使用。但是,哪怕仅仅是拿出一份粗略的概要,学生都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消化和组织所读的文章;并且除非学生坐下来用一张白纸记录那些在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模式和研究空白,否则本应涌现的批判性观点就会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不知所踪。

我设计的阅读密码表以易识别、易提取的格式帮助读者进行系统性的阅读、摘记和组织海量信息。

我的这本阅读书解释了怎样使用10种与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的批判性阅读直接相关的密码,这些密码因被其他行家认为太小儿科而未入其研究的法眼(如SPL,CPL,GAP,RAT,RCL)。本书还解释了怎样使用4种对于批判,对于培养读者的新观点、新主张都非常必需的战略阅读密码(如POC,MOP,WIL)。本书阐明和详述了“批判性”阅读中迄今仍被视作当然的那些方面,借此试图教会学生,怎样的阅读才能在阅读过程中有逻辑地组织研究论文和研究主题的各级概念分支。

也有其他书籍教授学生怎样理解和消化现有研究。但大多数学术类的指南书籍都有过于冗长的毛病,可能只有Paul Silva(2007)的《怎样写得多》是一个例外。例如《阅读和理解研究文献》(Locke等,2007)长达312页;《怎样写研究生学位论文》(Bui,2009)有320页;《顺利完成硕博论文:关于内容和过程的贴心指导》(Rudestam,2007)^①厚达328页;就连《如何做好文献综述》(Fink,2010)^②也有272页之长。一本用来教学生怎样写作的书不应过于冗长且面面俱到,而应该简洁、切题、有操作性。不要太啰嗦也不要掉书袋。这本《会读才会写: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

① 该书中文版已于2014年4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② 该书中文版已于2014年5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巧》就满足这一点。

本书针对研究生和高水平本科生,主要目的是用作一年级研究生专业研讨会的补充课本,也可用作导师指导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补充教材,同时大学的教导主任和研究中心也可以将本书推荐给学生使用。本科写作课程旨在帮学生做好充分准备,以写出原创性的研究报告、文献综述和理论导向的论文,而这本《会读才会写: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则可以为此提供非常有针对性的协助。

本书作为准备性的阅读技能书,对于那些准备去北美、英国、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特别有用,尤其是那些来自亚洲的学生。中国、印度和韩国是到北美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地。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如果他们没有上过相关课程,在进入研究生院以后也会在阅读和撰写社会科学文献方面遇到困难。

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际学生将会承受双重压力:(1)由于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他们必须培养自己的社会语言学能力,才能应对新的社会环境;(2)他们必须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以及学术写作方面掌握足够的词汇量。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常常会绞尽脑汁地理解和遵从来自于教授和论文导师的意义模糊的指示,诸如“批判性地阅读”和“把文献融为一体”,等等。为使他们免受此苦,我这本书将会教他们如何阅读才能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组织信息,以实现更高效的写作。如果能够提前准备好在研究中进行批判性阅读,就会帮助这些国际学生通过防患于未然来克服上述第二类困难。

本书的结构

第1章:连环杀手和读书报告:本章通过一则轶事引出对犯罪学和刑事司法课程中(可能也在其他学术科目中)一个常见场景的描述:学生想要就连环杀手写一篇“研究论文”。作者曾与一些撰写关于连环杀手的读书报告(而非研究论文或综述性文章)的本科生打交道,通过作者的这一亲身体验,为读者介绍阅读密码表的起源。

第2章:使用摘要工具全力解决技术性和结构性写作问题:本章从大学论文写作中最令人疑惑也最具神秘色彩的一个方面切入——教授们是怎样为学生论文打分的。通过详述未获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面临的迫切需要,我描述了先于阅读密码表出现的打分密码表的必要性和起源。我还讲述了自己在使用这一表格教学生撰写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时所遭遇的失败。

第3章:写作中的三种污点与对写作的误会:借用 Barbara Ehrenreich(2001)对自己做服务员时清扫卫生间经历的描述记载,本章质疑了一些作者在自己作品中使用的一个存在根本性错误的写作假定——某项活动的执行与对该项活动的记载之间的差异。本章并未将写作者遇到的卡壳现象归咎为动机因素,而是主张该现象是阅读技巧欠缺和信息管理不善的结果。

第4章:这些内容值得一读吗?如何阅读摘要、前言和方法部分:本章教学生怎样使用阅读密码表来阅读摘要、前言和方法部分。通过学习阅读摘要,向学生展示怎样采集必要的相关信息以决定是否应把一篇文章纳入文献综述,而不必读完了整篇文章再定。通过学习批判性的前言阅读,展示了怎样进行预见性阅读,通过这一方法学生可以使用前言中的内容来默述和预测下文中出现的更为复杂的论证进路。本章还教学生在阅读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部分使用一种特别的阅读密码:批评点(Point of Critique, POC)。这一密码的使用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对现有研究的方法论批判意

识,并为自己计划进行的研究找到理论基础。本章使用社会学、犯罪学、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期刊文章的选段,以展示阅读密码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普适性。

第5章:意义何在?如何阅读文献综述、心理学论文的前言、研究结果部分:本章教学生怎样使用阅读密码表来阅读文献综述部分。学生将会初步掌握以结构为基础和以语法为基础的阅读方法,来预测下文中会自然出现的该研究的批判性观点、假设生成和理论基础。这样他们就能回答“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学生也将学会怎样完成从阅读研究结果(ROF)部分向组织文献综述(SPL)部分的转换,从而开始自己的写作进程。本章使用社会学、犯罪学、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期刊文章的选段,以展示阅读密码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普适性。

第6章:融入学术界:如何阅读讨论和结论部分:本章教学生怎样使用阅读密码表来阅读讨论和结论部分。学生将会理解,期刊文章中这两部分的关键词怎样将我们的工作和前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本章将使用社会学、犯罪学、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期刊文章的选段,以展示阅读密码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普适性。

第7章:标示和组织 ROF, SPL, CPL, GAP, RFW 和 POC:本章提供了一些实用的诀窍,帮助学生更好地使用阅读辅助装备:直尺、钢笔和荧光笔。我展示了如何使用这些基本工具来放慢阅读速度,并“实现”其他人仅仅倡导却从未教授的批判性阅读。本章并不仅仅关注阅读,还提供具体的建议指导读者如何组织按照阅读密码收集的信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写作所需信息的组织、管理和提取。本章还向学生介绍了阅读密码组织表(Reading Code Organization Sheet, RCOS)这一收集、组织和管理信息的方法,最后,教授学生怎样使用 RCOS 来拟订提纲,以写出一篇专业水准的研究论文。

第8章:阅读密码表适用于非社科文本吗?本章测试了阅读密码表对于非社会科学类文本的适用性,特别选取了经典哲学著作作为样例,以确定阅读密码表在书籍层次和期刊文献层次对于哲学文本的普适性,而哲学可以说是学术界较为抽象和深奥的学科领域之一。本章证明了阅读密码基本原则适用于各种学术文本和学术领域。

第9章:结束语:本章提出阅读和写作这两种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尽管这两种学术活动都需要闭门索居,但它们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主体交互的活动,能够推动阅读者和写作者加入学术界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

目 录

作者简介 / i

致谢 / iii

前言 / v

第1章 连环杀手和读书报告 / 1

第2章 使用摘要工具全力解决技术性和结构性写作问题 / 7

第3章 三种污渍与对写作的误会 / 13

第4章 这些内容值得一读吗? 如何阅读摘要、前言和方法部分 / 21

第5章 意义何在? 如何阅读文献综述、心理学论文的前言、研究结果
部分 / 37

第6章 融入学术界:如何阅读讨论和结论部分 / 55

第7章 标示和组织 ROF, SPL, CPL, GAP, RFW 和 POC / 71

第8章 阅读密码表适用于非社科文本吗? / 91

第9章 结语 / 115

参考文献 / 127

连环杀手和读书报告

连环杀手是警务部门的噩梦。要想将系列杀人犯捉拿归案,得动用大量的资源:要组建跨警区的专案组;要将专案组收集到的情报进行记录、研究、归档和提取(Kirppel 和 Birnes,2003);如果有联邦调查局这样的联邦机构参与,专案组内部常常还会产生部门间的矛盾;牵头调查的警官要对正在展开的调查进行掌控,要将可能的线索、嫌犯和调查进展向自己的上级(警察局长或市长)汇报,要通过每日简报和媒体人员进行沟通,但又要注意不能泄露过多信息给嫌犯,因为嫌犯可能正在关注每日新闻来确定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情报(Kirppel 和 Birnes,1995);警探要接受调动,从自己经手的日常案件抽身,去投入连环杀手案件的调查;因为自己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他们的家庭生活受到了影响,士气也遭到了打击;如果专案组未能在适当期限内将凶手捉拿归案,所有投入的资源都会撤回(Reichhart,2004)。

但是在启动最初调查之前,必须有人站出来,断定这一系列受害者都指向同一个凶手。如果警务部门的低层警员坚持主张,所有受害

者背后有唯一的凶手,他常常会受到同事和上级的孤立、嘲笑和惩罚。20 世纪 70 年代,Ted Bundy 在美国西北部猖獗一时,悄悄杀害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而当时“连环杀手”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词语都不存在,因此 Bundy 案件调查组中的首席侦探 Robert Keppel 首先得说服自己的同事,让他们相信所有受害者都是被同一个凶手所杀。

与此类似,温哥华警察局(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VPD)的 Kim Rossmo 警官甚至使用了地理剖面技术,竭力向同事证明温哥华地区大量失踪的妇女都受害于同一个连环杀手。当 Rossmo 警探向当时的重案组督察汇报自己的发现时,他的顶头上司并没有表扬他或是称赞他的创造性工作,反而呵斥了他,拒绝认可或支持他的工作。如果当时温哥华警察局的上级警官认可了 Rossmo 的发现,他们肯定就会全力调查在养猪场工作的农夫 Robert Pickton,正是这个农夫后来被证实杀害了许多妓女,还用她们的尸体喂猪(参见 Michleburgh,2010)。

有时,道出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并非来自于警界。常常是受害者的家人或密友去提请记者注意,被报告失踪者和被证实受害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有时是好奇的记者无意中察觉,不同尸体的发现地点、不同受害者被人最后见到的地点或者是其被害方式暗合某种模式;有时是一个皮条客遇见了他的女孩失踪前的最后一次“约会”对象,从而替警察发现了凶手(Reichart,2004)。这些例子都是通则的例外。无论对于受害者,抑或对于其家人和负责这些案件的警探来说,连环杀手都是他们的噩梦。

但是英语专业的女本科生喜欢连环杀手——她们会乐此不疲地阅读“恋尸狂 Ted Bundy”、“绿河杀手 Gary Ridgeway”、“食人王 Jeffery Dahmer”、“开膛手 Jack”等人的故事。在一系列普通写作课上,英语专业的学生常被要求挑选一个主题,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就此写一篇

“研究论文”。因为普通写作课只要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就行,没有(像19世纪美国文学、乔叟、莎士比亚这样的)指定内容,因此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我就曾经教授一门名为“美国谋杀案”的课程长达七年,其间没有任何社会学、哲学或语言学的学生出于对连环杀手的痴迷,去选修这门关于谋杀的课程,但奇怪的是,英语专业的女本科生热爱这个主题,就像恋尸狂热爱尸体一样。

如果有人要这些学生描述她们关于系列杀手的文章,她们常常会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连环杀手的名字,就像加拿大男人对自己喜欢的冰球运动员津津乐道,又像真正的芝加哥人能够对1985年芝加哥熊队的成员如数家珍。接着她们还会讲述自己读过的关于这个杀手的罪案实录(所有三本都读过哟),谈论控制欲过强的母亲怎样把他们的童年变得悲惨可怜,最后“导致”他们的暴力倾向的产生。然后我就会问,“知道了,那么你的论文是怎样丰富了关于系列杀人案的文献呢?”“你这是在说什么啊?”学生通常会问。“我在说,你对系列杀人案进行了研究,那么它对于连环杀手的现有文献,起到的是支持作用还是否定作用?如果你关于连环杀手的研究发现,或者说对他的认识,有别于这个领域的学者,那么差别又在哪里?”我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的论文属于案例研究”这类的话。这样,当学生走了以后,我常常懊恼得以头抢地。

这样的谈话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地重复了五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本科生,尤其是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根本不懂什么才算是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他们完全把研究论文和读书报告混为一谈。看起来他们一旦写出了10~12页长的隔行打印的文章,就觉得自己已经拿出了一篇“研究论文”。也就是说,学生们是根据篇幅而非结构、形式或者逻辑来界定论文的。10~12页长的对别人研究的简单概述可以有很多叫法,但它绝不能称作一篇研究论文。

Landrum(2008)将这类论文称为“学期论文”,亦即概述其他人研究发现的论文。Landrum(2008)指出,仅仅是在心理学领域内,从激进到保守,就有12种不同的写作任务。仅仅对他人研究进行总结的论文充其量可以称之为综述论文。但正如Silvia(2007)所指出的那样,“综述性文章最常见的缺点就是缺少创新点。有的作者重述别人的研究却不给出结论,还有的作者介绍对立的理论却不解决争议”^①。总的来说,关于上述常见的写作误区有两种解释:(1)即使通读了他人的现有文献,仍然没有涌现出新观点;(2)没能进行简明扼要的概述:“复杂的课题需要言简意赅的概述——没有这样的概述,你的创新点就会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现有研究中。”(Silvia,2007,p.106)。

上面这些说法当然都是正确的。写研究论文跟写小说不一样:我们不用去“塑造”人物;也不用去创造人物间或人物内心的冲突。相反,研究论文要解决“已有文献和目前发现间的早已存在的冲突”(Landrum,2008,p.14)。也就是说,在动笔之前已经对文献进行了综述,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并且已经知道将会写出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我们知道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其他人的已有研究还是与之相抵触。但是,写作过程中的,或者说写作之前的一些和已有文献相关的步骤被忽略了——正因为其理所当然,所以反而被视而不见,但没有这些步骤开路,合理的研究就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一个不正确的假定是如果写作者预先没有想出新的观点,他们就无法写出新的观点。实际上社会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文章中,随处可见现有论文中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新观点。文献中总会有各种空白和缺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者们才会在论文中讨论自己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文章提出建议。这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方法,来

① 一篇关于连环杀手的“研究论文”如果仅仅是复述关于系列杀人案的现有研究和理论,而不解决某个问题的话,最多可以称之为关于类固醇的读书报告。——译者注

为自己未来的研究设定框架,或者为他人提供路径,帮助他们完成现有文献中未完成的工作。所以说,写作者之所以不能写出创新的观点,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学会批判性地阅读他人的论文。

第二个缺陷来自文章细目管理这一重要步骤的遗漏。设想一个硕士研究生准备撰写一篇关于连环杀手的学位论文,这个学生已经锁定了50篇最近15年发表的经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并且通读了这些文章。然后该怎么办呢?“对每个研究进行严肃的描述”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和精力,即便是仅仅拿出一份粗略的概要,这个学生都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对文献进行加工处理;而且除非他坐下来,用一张白纸记录那些在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模式和研究空白,否则本应涌现的批判性观点就会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不知所踪。因此,首先要解决这个有关写作并且先于写作的组织管理问题——怎样阅读才能促进新观点的形成和完善,以免在写概述时腹中无物;而同样重要的是,该怎样管理“浩如烟海的已有研究”中蕴含的信息?

大多数教授都是一步步从硕士生到博士生走过来的。我敢肯定他们在写学位论文时也曾自问,“这么多信息,到底该怎样组织、分类和提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的目的?”也许是好运相伴,我们通过一次次的试错,误打误撞、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哪怕这一实践后面并没有像样的理论支撑。从教大约六年之后,我意识到学生们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他们不知道怎样写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原因之一是没人教过他们。美国大多数本科生所修的英语写作课都是通识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而这些通识课程被视为修专业课之前“必须排除的障碍”——学好专业课才是硬道理。此外,教这些课的老师的专业背景常常也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犯罪学相去甚远。

作为一名老师,不管是阅读学生的论文还是为其打分都让我头疼。发还论文给学生时,如果他们领回的论文(以及上面的评语)是一

片红色的话,我就会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眼神交流。我会尽力在转瞬之间就完成论文的交接,因为我讨厌自己发放的论文上有负面评判,哪怕这满篇的红色完全是这篇拙劣论文罪有应得的、逃不掉的结局,而且我更讨厌把论文交还给学生时的眼神交流。我还发现大部分论文中学生们总是在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是初级错误,大多数论文中我给评语都大同小异。这种无用功让我很气愤,因为这让我的工作变得很无聊。这种愤怒会演变成悲伤,还带有几分沮丧,最后我会陷入绝望,只有看不动脑筋的电视节目才能让我从中解脱。我发现连续几小时阅读学生的糟糕论文之后,自己就连一个像样的句子都写不出了;我还发现不动脑的电视节目连续看上几小时以后,就什么句子都写不出了——哈哈,这都是我在为自己找借口啦。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轻我批改学生论文的负担,也为了找回我做老师的起码感觉,我摸索出了一种方法,既能够满足评判学生书面作业的需要,又能够让我煞有介事地走一下做老师的过场:我发明了一种评分密码表。自从为学生常犯的错误编码以后,我再也不用逐一为每个学生的论文长篇大论地写评语了。这使我得以从重复性的评语写作中解放出来。哪个学生想要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只要关注自己论文上的密码就够了,如果他们有够上进的话,再买上一本 Strunk 和 White(1979)的《风格的要素》(*Elements of Style*),然后按照密码的指引,来查阅相应页码上的内容就行了。

使用摘要工具全力解决 技术性和结构性写作问题

读本科时也好,读研时也好,我们都体验过教授在我们身上施加的神奇法术,其程序如下:我们在学期末时交上去一篇论文,当论文发回时,在第一页上方或最后一页下方就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分数。有时你会在论文中发现东一句西一句的几处好评,但还是看不出教授们是按照什么样的系统核算体系来打分的。除了一篇论文之外,我不记得还有哪个教授曾为我所交的论文修改过技术性错误或曾为之润色,但我敢肯定自己交上去的论文中有数不清的结构性、逻辑性和技术性错误。我现在能给出的最善意的猜测就是我当年论文的错误数量太多,老师们改不胜改,只得放弃。

现在站在了讲台的另一侧,我总算可以理解,为什么教我的教授们当时不愿挨着修改语法错误或者润饰蹩脚的句子,因为有这么多论文要逐一批改,完成这样的任务完全是无底洞,会让人感觉身心俱疲,徒奈其何。试想我刚开始投入评分大业时,可能兴致勃勃、雄心万丈,但改了1个小时左右这一雄心就化为乌有了。此外,如果你对世界持

悲观看法的话,会觉得论文评分徒劳无益;如果你对世界持乐观看法的话,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终将陷入绝望。不止于此,如果教授还没有取得终身教职,还有文章需要发表的话,那他迟早会从理想主义者变成实用主义者。

助理教授的顾虑还来自终身教职申请材料中的学生评价,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自己对论文的真实看法,而必须找到一种圆滑而老练的变通方法。此外,他们还要玩好这些把戏才能很好地应对学生对自己分数的质疑。学生们常常相互比较各自的分数(在加拿大这个分数是百分制的)。如果分数不能令其满意,这个学生就会问为什么张三李四比自己的分数高;如果这一质疑无法自行平复,学生就会闹到部门领导、系主任或者申诉专员那里。如果这个学生够执着,他还会向校长投诉。一旦面对这些质疑,你就必须忍受官僚主义式的调查手续,所以像我这样的助理教授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维护自己给论文的评分。我需要拿出一种核算体系,这一点是我全职从教一年后历经痛苦才学到的。

当然,很难对质性工作进行量化评价。作为教师,我们在阅读论文时能够轻易地辨识出一篇应该得 A + 的论文(除非这篇论文买自论文工厂,但一直到分数提交后才被揭发,或者到下一个学期另一个学生交了类似论文后才暴露),同样也能够轻易辨识出一篇只配得 F 的论文。教授评出 F 多半是“万无一失”的,因为写出这种蹩脚论文的学生很少有精力、动机或意愿去质疑这一评分——对自己的拙劣工作,他们通常都心知肚明。而水平在 B、C 和 D 之间的论文就是另一回事了。得 B 的学生可能会对自己的分数提出质疑,因为他们误以为只要教授的评分方法略有改变,或者自己找到一个有力的论点, B 就足以升为 A——这一心态在本期论文总是得 A 的学生中尤为盛行。写出论文水平为 C 的学生也可能会对这一分数提出质疑,因为一门主要作

业得 C 会使其奖学金化为泡影。与此相似,得 D 的论文也可能受到质疑,因为得这个分数的学生已经站在 F 的悬崖边上,将会拼命地避免灾难的发生。

我一直都注意到学生在论文中总是会反复犯相似的错误,同时也因为我需要维护自己给学生作业的打分权威,因此我一开始设计出来的是一份评分密码表。我发现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总是让同样的错误在论文中反复出现。比如他们会写出一些看起来很别扭(awkward)的句子,因此我创造出了 AWK 这一密码。学生往往会使用别人的说法,但却不标注为引用(citing)或者不给出正确的出处,因此就有了 CITE 这一密码。有的学生想靠满篇东拉西扯来过关,所以我就创造出了 LMG(Largely Magnified Generalities,太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夸夸其谈)。学生常常不会分段(NP: New Paragraph,另起一段)或者写一些可以简洁地合并为一句的冗长句子(TLW: Too Long-winded,太啰唆)。有时论文中的主张太言过其实,太稀奇古怪,我只好增加了 JOK(Joke,笑话)这一密码。(在犯罪学中,“我可不相信他/她会那么说”“别逗了”这类论文评语通常是留给讨论种族与犯罪关系的文章。)

在试用这些密码并取得初步成功后,我开始考虑语法教学能不能也通过这一系统进行。我发现学生需要具体而明确的建议才能写出更好的句子,才能用好标点符号,或者取得类似的进步。所以我开始收集有关学生语法错误的信息,进而发现大多数学生的错误都能够通过查阅 Strunk 和 White 的《风格的要素》(*Elements of Style*)来自我订正。所以我对评分密码表进行了进一步扩充,增加了 SSW^① 这一密码,意为参考 Strunk 和 White 这本书的特定页码和章节。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特定的句子、单词、短语下面画线,或给其打

① See Strunk and White 的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圈,或为其标出记号,以向学生指出问题之所在;我也可以向学生展示论文中哪些地方需要订正,并且给出具体的修改建议。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在每次出现错误时扣掉相应的分数,让学生看到自己论文上的分数是如何得出的。当然扣分的多少完全是武断而主观的。如果一个学生在一篇 10 页的论文中犯了 15 个错误,每个错误扣 3 分的话,在 100 分的总分中他就会被扣掉 45 分。我开始看到学生们的文章在一点点的改进。一旦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所在,并且知道怎样着手订正,他们就会放手去做。据我推测,针对每个错误逐一扣分这一点非常激励学生。但我从未问过他们。

我之所以制作评分密码表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已经在上面提到: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经不起太多学生针对分数的质疑和上诉,一旦惊动了部门领导,就免不了有很多书面程序要走。即使到不了这么正式的层面,在非正式的解决过程中也会有人事委员会的介入,也躲不开别人交头接耳的谈论和故作神秘的私下交谈。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对于助理教授都非同小可,因为它们都有可能带来出其不意的打击,哪怕最微不足道、最无足轻重的事项都可能被上纲上线,成为拒不授予终身教职的借口。所以我想防患于未然。

第二个原因是,我当时已经是一名教师。这一角色和身份过去以及现在,对我来说都意义良多。如果我不去修正这些写作问题,那么还能指望谁呢?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Muir, 1977)本来很容易:只要强调自己发文章以争取终身教职的需要,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采取轻松或简易的评分方式;我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大学、中学和小学的)语文教师身上,因为他们没能教会学生写作技巧;如果我真的想逃避教师这一角色给自己带来的责任,没准我还可以怪罪月亮对海洋的引力。但是这些做法都和教过我的那些老师的所作所为不一致,而

且也和教师的职业准则相抵触。

举个例子,假设有个穿制服的巡警接到一条无线电调度命令,一位市民报告有人在撬门,马上就要闯进她家里了。这名警官觉得出警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竟然决定置之不理。但事实上,在我和巡警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偏见和个人态度,都绝不会让这些个人意见影响自己职责的履行。我常会问巡警,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或者那么做,答案总是“我可是警察,就是干这个的。”鲜有例外。只需这个理由就足以让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里,我无意为那些自我开脱、离经叛道的观念辩护,本书也不是争论警察渎职的原因和后果的恰当地方。我只是想阐明,和我有过接触和互动的警察从不会对对立观念和歧异见解影响自己的职业担当。一旦我按照同样的思路对自己的教师工作进行反省,就发觉很难去逃避自己的职业责任和义务。

有两种评分密码(EXQ 和 POC)是我想要详细讨论的。我之所以设计这些密码,是因为在研究生的文献综述论文、学位论文以外的专业论文和学位论文中,我发现有一犯再犯的相似错误。举个例子,我注意到当一位作者的观点过于深奥或难以复述时,研究生就会大段大段地(所谓大段,是指在提交的论文中长达两整行以上)引用这位作者的话;如果一篇论文中标有“过度引用”(excessive quotes, EXQ),就说明这个学生没能充分理解作者的原话——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偷懒。大体上,学生一般都能借被引述的作者之口来解释一个概念,但不一定能用自己的话解释这一概念。我还注意到学生不经对现有文献的充分批评(批评点, POC, Point of Critique),就直接从现有文献综述这一环节跳到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部分,所以他们的论文显得理论基础不足,其价值也就被质疑。那时我就意识到研究生论文的完成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指导方法——而这一指导是评分密码表无力提供的。

因此我开始浏览学生论文,想要从中归纳出学生的犯错模式。在修正问题之前,我首先要发现问题何在。

这时我发现一种错误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我确信大多数给研究生上课的老师也在学生提交的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初稿中见过这种错误。这一错误就是在文献综述中再三地引用同一位作者。这些学生会在论文中花少则一段,多则三段的篇幅,在说明不同问题的过程中反复祭出同一位作者,翻来覆去地引用他的话。这样的论文中的前人研究概述部分自然就谈不上什么条理和要领,遑论逻辑和主题联系。接下来这个学生就会放过这位作者,在下面几段概述中去反复引用下一位作者。我把这一错误称为“在一棵树上吊死”。

但一年级研究生的论文中,最典型的问题是缺乏对文献的批评。学生们已经非常擅长总结现有文献的内容。毕竟,简单的概述仅仅是学期论文的要求,它只相当于关于某个主题的一份读书报告。但是,怎样对自己所读的内容进行批评,这一点他们就知之甚少。我曾经误以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其写作的打磨来解决,便竭力设计一些写作密码,来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但却不见成效。然后在2008年(获得终身教职后)我开始想到,提升研究生论文的结构组织水平,一个对策是,教会他们阅读过程中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三种污渍与对写作的误会

Barbara Ehrenreich(2001)曾在《美国生存体验实录》(*Nickeled and Dimed*)一书中描述了她临时担任服务员时曾遇到的三种常见的污渍。第一种是顺着马桶内侧流下的污渍,Ehrenreich称之为“滑坡”;第二种污渍的恰当名字是“防溅板”,是完全凭借排泄物的冲力从马桶水里溅起的液体;第三种污渍凝结在马桶边缘——如果有足够多的男人对着这种污渍小便的话,它最终是会脱落的。她提到不同种类的污渍,是因为它们各有其相应的清理方法。她还告诉读者,由于自己的职责是在美国中产阶级男性方便后收拾残局,她已经相当熟谙他们的排便习惯了。

我在整个本科时期和部分读研时期曾在一个加油站打工值夜班,所以我也熟悉美国人的排便污渍,特别是常残留在公共卫生间中的那几种。除了担任“销售内勤”(收银员),我还负责清理油泵旁的大垃圾桶里的垃圾(垃圾收集工),而且每天夜里还得清洗卫生间(清洁工)。Ehrenreich对污渍分类的描述尽管真实,但并不全面,这主要是

因为她所清理的是私人寓所的卫生间,而公共卫生间里的污渍却另有一番异味。

一天晚上,我一踏进卫生间,就感到一股明显的臭味扑面而来,这种出其不意的嗅觉冲击让我不禁后退了一步。接着我把门推开了一点,扫视了一下卫生间的墙壁,发现有人把那种棕色的玩意儿抹(没错就是抹)得满墙都是。我拿不准这家伙是用手还是用卫生纸操作的;但当时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必须走进去把它清理掉。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穿透力极强,直达我的鼻腔和肺部,让我直作呕;尽管我付出了悲壮的努力,想要屏住呼吸,但清洗全程我一定都在干呕不已。总之我戴上红色橡胶手套,提起满满的一桶水,再抓起漂白粉和肥皂,反复擦洗那些污渍,直到它的形体和味道都同时消失。

那个夜晚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记得那个夜晚,是因为做完清洗工作之后,四下无人时,我不禁默默地哭了。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这样悲惨:在读研第一年的一天的凌晨两点钟,我居然在收拾别人的粪便。记得在读哲学专业本科时,我曾经和同学相互开玩笑,假想我们拿到哲学学位后,在自己的那份新工作中,只能靠向顾客提出怪里怪气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的哲学素养:“你真的是想在薯条里加上那个吗?”或者是“你怎么能确信自己想薯条里加那个?”但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去清理大便。那个夜晚,我暗下决心,不管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做什么,选择什么职业,我都不会再去清洗别人的粪便污渍。那个晚上,清洗完加油站卫生间满墙的污渍以后,我发誓在学校里要更努力地学习,并且要在挑选工作时睁大眼睛,决不再做那种类型的工作。好啦,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看不起那些以清洗卫生间为生的人;我也知道清洗卫生间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报酬微薄的工作,常常会无端招来白眼。我只是不想让这份工作落到自己头上而已。

我描述自己生活中的上述转折点是想说明,人们对写作的一个误会。清洗别人的粪便污渍是一项活动,没人会为此总结出一套理论,更不会有人去探讨相关的职业伦理,但却完全可以争论什么样的清洗方法才最清洁,最能除臭。从事一项活动,行动者(如服务员、清洁工)和行动(如清洗)之间并不需要任何中介,也不需要被过滤、被表现。清理大便是让人不适的活动本身,而我在这里描述大便清理活动就需要选择陈述方式,滤掉无关细节。也就是说,对一项活动执行过程的描述和这项活动的执行本身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它们之间有一种距离:一种是无需中介的做某件事的行动(执行),而另一种是分析性的、经由中介的对怎么做这一过程的描述(叙述)。

写作作为身体活动是一种执行过程,这跟我们的感情体验非常相似(比如:我很悲伤;我写作)。但针对一些主题(如心理学实验、再犯罪的可能性、清洗大便)的写作就是一种分析性的活动,必定有别于它所描述的主题活动。举例来说,“我很悲伤”就是一个主体对于一种感情状态的直接体验;在“我感到悲伤”这个句子中,主体(我)将这种感情状态(悲伤)作为其分析(感到)的对象。这两个句子之间,以及这两种活动之间,都是有区别的(参见 Lewis, 1955, pp. 217—219)。Silvia (2007, p. 11)曾写道,“写作是一项严肃的事务,和修理下水道、管理太平间颇有相似之处……尽管我从未装殓尸体,但我觉得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要比写一篇描述该过程的文章更为容易。”这里他混淆了两种活动——执行和描述。现在假设 Silvia 用“清理抹在公共卫生间墙上的粪便”来替代“装殓尸体”;设想一下你第一眼看到下面句子时的直觉反应,是否会觉得其合理:

尽管我从未清理过抹在公共卫生间墙上的粪便,但我觉得清理抹在公共卫生间墙上的粪便要比写一篇描述该过程的文章更为容易。

我本人宁愿以清理粪便为主题写作,也不愿真的去动手清理。两

者我都干过,而且这里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与顶着恶臭、忍着干呕清理粪便相比,写一段关于粪便清理的文章是更容易、更干净也更不招惹病菌的事情。至少我描写清理过程时,不用担心粪便沾得满手满身都是。

学者们居然把写作与装殓尸体相提并论,这也许是工人阶级对他们不待见,对安坐在办公室里写文章的人没有好话的一个原因。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普通大众会认为学者是闭门造车,会对高等教育资金投入减少的现状不屑置评(Fisher, 2008)。这帮学者甚至不懂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我用公共卫生间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写作并没有那么可怕。以一件事为主题写作要比亲手去干这件事容易得多,当这件事涉及排泄物时就更是如此了。而且除非你想把自己向恋尸狂那个方向培养,否则你也不应该有任何欲望去装殓一具尸体,或者在殡仪馆、医院太平间、偏远的停尸房或墓地里与之相伴(Burg, 1982; Rosman 和 Resnick, 1989)。因为学术圈里的作者主要是写给其他学者看的,所以我们并不是非写出令人过目不忘、千古传诵的句子不可。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义务写出像下面这样的句子:“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①;或者“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②我们只要写出足够好的句子来打动编辑和匿名评审就行了。

但也不要就此心生侥幸。写作毕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清理大便也好,与任性的顾客打交道也好,整天抬重物也好,在拖车公园里调停两个口齿不清的醉鬼间的家庭纠纷也好,比起它们来,写作的困难与繁重有质的不同。它所带来的那种疲劳与压力足以使你的灵魂干涸,自尊消失。当我自己写作不顺的时候,常常会认真考虑是否应该

① 摘自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译者注

② 摘自加缪,《局外人》。——译者注

放下学术,而去试一下别的行当(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行当)。但接着我就会回忆起加油站的那个晚上,立刻就会确信自己不想再去清理大便。当被杂志拒稿带来的痛苦平复一两天之后,我又会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所以说普通写作指南书给出的把写作当工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我们得设定日程表,“打卡上班”,然后遵从耐克广告的建议——说干就干。这样,我们就把写作活动转变成例行公事,写作中的自我规约也就成为工作中的应守之责。

试想有公共汽车司机、护士或巡警说,“我得等有了灵感才能[开车,照看病人,接报警电话出警]”,又或者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可没时间[开车,照看病人,接报警电话出警]。”怀有这种想法并且(像学者们常做的那样)还身体力行的人早就丢了工作了。只有学者才有这一特权,能够大言不惭地拿这些牛粪学说一样的废话出来讨论。要知道教书和写作可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像一般人对待自己的工作那样对待阅读和写作,那么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写作的心理障碍,也就不言而喻了。

正如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写作可不仅仅是打字。它离不开“生成文本所必须的阅读、概述、观点生成和数据分析”(Silvia, 2007, p. 18)等写作前活动。就拿阅读和记笔记环节来说,尽管它们甚至比概述阶段更靠前,但其意义即使不能胜过着手写作阶段,至少也不亚于它。因为正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才能决定哪些东西是文章中可用的(Landrum, 2008);正是在阅读时我们才能找到文献的“主题、优势和不足”(Cone 和 Foster, 2006, p. 103)。实际上, Cone 和 Foster (2006)就教导读者随时记录阅读体会,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关于该主题的重大洞见。可以看出,细致的阅读不应被视为写作的从属行为,正确的阅读方法会带来关于某个主题的敏锐洞见,这就是我前面说这么多的意思。学生们要做的只是学会恰当地阅读文献以激发出这些敏锐

的洞见。

把写作中的卡壳现象归因于动机不足,这也算一种诊断。那些抱怨“写作中会卡壳的写作者是没有预先进行概述的写作者。……盲目地写了一阵以后,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抱怨写不下去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你是写不出文章来的……首先要整理好自己的思路,你才能把它传达给科学世界”(Silvia, 2007, p. 79)。但是,坚持把写作困难归因于动机问题,这让人有点迷惑不解,因为学者既非盲目写作,也不是下笔前对文章架构毫无想法。当我们通读完文献,确认了自己的研究理由,收集好了数据,或者在写综述文章时汇总了文献,进行了研究并且分析了结果,这时候我们应该就对自己想要在文章中说些什么非常明确了。

学者们——包括一年级的研究生们——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或者难以将自己的想法组织成论文,这是因为(1)他们文献的阅读量不够,或者(2)他们文献的阅读量没问题,但是没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组织从文献中收集的信息。在架构好提纲之前,你必须清楚贯穿提纲的内容是什么。这两种错误都会导致那种常被提及的卡壳问题,这两种错误都发生在阅读阶段,因此应该在这个阶段解决。

在批判性阅读的方法方面,普通写作指南书常常给读者一些大而化之,模棱两可的建议;有人告诉读者,他们能够“在仔细阅读全文这一必备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批评”,告诉她们要“带着问题阅读”(Glatthorn 和 Joyner, 2005, pp. 92, 95)。Vipond (1996, p. 39)声称“知识的取得”来自于对现有文章的“仔细的、批判性的阅读”,而且正是在这种仔细阅读之后,才会产生个人独有的说法或“看法”。与此类似, Rudestam 和 Newton (2001, p. 60)声称读者在阅读前人文献时,“需要保持批判性的视角”,以辨识出这些文献对学生所写文章的适用性。

Rudestam 和 Newton (2001)确实给出了一份在阅读时需要记住的

问题清单,这些问题非常详细,不失为培养读者批判眼光、使阅读系统化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份清单却过于冗长,因此可操作性不强。如果把它转换为阅读密码表的话,总共会有 21 个阅读密码——显然过于繁杂而难以执行或使用。据此,可以说现有著作尚未解决一个与写作相关且先于写作的组织问题——要怎样阅读,才能推动言简意赅的新观点和新评论的形成和完善。同等重要的是,如果不使用索引卡片这一传统方法,那么该怎样管理从前人文献阅读中收集到的大量信息。

我设计的阅读密码表以易识别、易提取的格式帮助读者进行系统性的阅读、摘记和海量信息组织。本书解释了怎样使用 10 种与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的批判性阅读直接相关的密码,这些密码被其他方法大咖视为基本前提而未入其法眼(如 SPL, CPL, GAP, RAT, RCL)。本书还解释了怎样使用 4 种对于批判和对于培养读者的新观点、新主张都非常必需的阅读密码(如 POC, MOP, WIL)。本书阐明和详述了“批判性”阅读中迄今仍被视作当然的那些方面,试图借此教会学生,要怎样阅读才能在阅读过程中有逻辑地组织研究论文和研究主题的各级概念分支。

本书提出了一种诊断,作为解决写作者卡壳现象的另一种方法,并且将卡壳现象归因于写作者在阅读技巧、阅读推进和阅读管理方面的缺陷,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动机不足的结果。如果从前人的研究工作了解不足,在组织自己的思路时必然会犯坐井观天或夜郎自大式的错误。如果缺乏恰当的阅读工具和有效的阅读技巧,我们的文献综述就会失之于简单,无法提供逻辑严谨的文献批评和前瞻性的研究定位,从而使我们的论文缺乏研究意义这一关键要素。

这些内容值得一读吗？ 如何阅读摘要、前言和方法部分

让我们假设你，作为一名学生已经搜索了某种数据库（如心理学文摘（PsycINFO），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便考察最近 20 年发表的和你的研究主题相关的论文数量，结果看上去有点棘手。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假设按照这个主题词检索到了 200 篇文章。这个数目明显太大，超出了可控范围，更不要说通读了，所以你就将搜索词细化后再搜索，结果有 70 篇符合要求的文章，这下就好办得多了。于是你开始仔细分析论文题目，其中最近的一些文章看上去肯定和你的写作主题相关——标题是不会骗人的。这里让我们假设有 40 篇应该纳入你的文献综述，或者是因为题目的相关度很高，或者是因为你熟悉相关领域，知道候选文章中的这些作者总是被相关主题的文章引用，所以这些文章就入围了。有 10 篇文章看上去和你的研究主题不相关，因此排除在外。剩下 20 篇文章是你拿不准的。从题目判断，它们看上去和你的主题有关，但你不能确定。到这一步时，你该怎么办呢？第一，你可以局限于已经找到的这 40 篇文

章,忽略掉剩下的 20 篇,但风险就是你可能漏掉一些有关的重要观点,而这些观点本可以带给你完全不同的研究框架。另外一个办法是,你可以先读摘要,再决定这篇文章是否值得纳入文献综述。

摘要是一篇期刊文章的非常非常简要的总结。大多数期刊出版物都要求某种类型的摘要,规定的长度从 100 个单词到 200 个单词不等。读完一篇摘要所花的时间当然要少于读完一整篇文章所花的时间,但其中包含的关于文章的信息仍足以让你评估其价值和关联性。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你就可以读完一篇摘要,然后据此辨识和预测文章的论证逻辑,而用不着读完整篇文章。即使在医学和其他硬科学类的期刊中,研究文章的格局也和社科文章大同小异:背景、材料和方法、结果、讨论,最后是结论。在摘要中,这 5 个组成部分都会以某种方式涉及。不管学生是为了做文献综述也好,还是为了判断文章的相关性是否足以使其入围也好,一篇文章的阅读都应该从摘要开始。读摘要时,应该在打印稿的相关内容的右边空白处插入阅读密码,之所以把密码插在右边是有道理的——读完之后,还要在左边插入主题密码,以便将论文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和主题进行归类和组织。故而,右边的空白就留给阅读密码,而左边的空白相应留给主题密码。

如何阅读摘要

下面这部分收录了四篇来自知名期刊的论文摘要,为了描述每个句子的功能,也为了理解简单,条理清晰,对应明确,每个句子都依次编号。

第一篇摘要来自 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的论文《青少年杀人和青少年暴力犯罪辨析》,这篇摘要的长度为 151 个单词^①,由 7 句话

^① 英语原文长度,后文同。——译者注

组成。下面请考虑摘要中所包含的信息类型:

(1) 青少年杀人这一社会问题近年来一直是青少年司法领域的研究焦点。(2) 青少年杀人这一术语属于法律范畴,但据称它也有重要的科学涵义。(3) 以前的研究中,曾将青少年杀人犯作为临床范畴的概念,据此可将其与杀人罪以外的青少年暴力犯进行可信的区分。(4) 本研究考察了 33 名被宣判或指控犯有杀人罪的青少年和 38 名犯有杀人罪以外的暴力犯罪的青少年,以确定两组样本在家族史、早期发育、犯罪史、心理健康和武器拥有情况等变量方面是否有显著差异。(5) 结果发现未犯杀人罪的样本组在以上许多方面问题更为明显。(6) 有两个关键因素构成了犯有杀人罪的样本组的重要特征:这一组青少年在犯罪时更容易获得枪支,并且更多地滥用毒品。(7) 最后讨论了这一发现的意义,及其对风险管理和政策制定的启示。

前 3 句按其功能可归为现有文献综述 (SPL, Summary of Previous Literature)。这种句子提供了讨论主题的总背景,并总结了前人研究的结果。在上面的摘要里,现有文献的架构遵从的主题顺序是(1) 时间,(2) 定义,(3) 区别特征。其中第 2 句和第 3 句隐约有点现有文献批评 (CPL, Critique of Previous Literature) 的特征,但未明确提出研究空白 (GAP, 即 Gaps)。在 CPL 中,你所读文献的作者会评论先行学者著述的现有文献,并指出其局限;而 GAP 则以某种有系统的方式指出现有知识的空白、缺陷及局限性。

摘要中第 4 句所代表的句子类型则传达了论文作者想要做的工作。这类句子完全可以用 WTD (What They (authors) Do) 这一阅读密码一词以概之。该密码提炼出了作者要在文本中提出并解决的主要研究问题。在摘要中,WTD 不仅会描述文中会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会介绍研究所用的材料和方法。简而言之,WTD 告诉你文章与什么有关。WTD 所指代的句子常以以下方式开头:“本文考察了……在本文

中……本文尝试……”。在大多数社科期刊文章中,WTD 往往出现在 3 个地方:摘要、前言和结论(结论中的 WTD 会变形为 WTDD(What They Did):他们做了什么)。

第 5 句和第 6 句介绍了研究发现(ROF, Results of Findings)。ROF 用以描述你所读的期刊文章的首要结果或主要断言。该密码常常出现在社科期刊文献中的 3 个地方:摘要、研究结果和结论部分。前引文章中主要有两个 ROF 值得注意。ROF 应能告诉你该研究是否与你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关。所以在略读文章或通读摘要时,你应将 ROF 作为含金量最高的关注点,以了解该文与你自己的论文和主题的相关性。如果 ROF 表明你所读的文章与你所写的论文主题相去甚远,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应纳入你的文献综述,你也无须再读下去。第 7 句讨论了研究的启示。启示内容并未详述,只是告诉你有启示存在。启示内容之所以没有展开,是因为摘要在篇幅和字数方面的固有限制。

在通读这篇长 151 词的摘要时,我们对文章内容至少可以窥斑见豹,读者可以了解未知的背景(SPL),可能的批评(CPL/GAP),作者为填补现有文献空白而做的研究(WTD),以及他们的研究发现(R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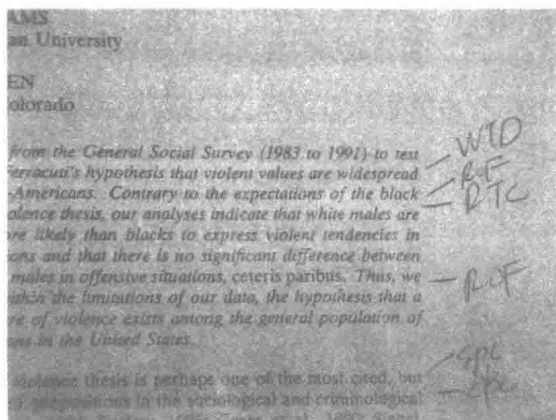


图 4.1

这些密码应该在文本右边的空白处标出,并应紧挨着作为其示例的句子。因此,前3句应括在一起,并在其右方空白处标上 SPL 这一密码。第4句旁应标出 WTD 作为其密码,而第5和第6句旁应加上 ROF 充当其密码。(图4.1是我做密码标记的一个小例子)

下一篇摘要来自 Sampson(1987)的论文《都市黑人暴力——男性失业和家庭破裂的影响》,这篇摘要的长度为168个单词,由8句话组成。这里让我们再次考虑一下摘要中所包含的信息类型:

(1)本文针对黑人“下层阶级”考察了失业、犯罪和家庭破裂间的关系。(2)检验的主要假设是:成年黑人男性失业对黑人犯罪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家庭破裂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3)本研究分种族考察了1980年美国150多个城市中的青少年和成人的抢劫犯罪率与杀人犯罪率。(4)研究表明,黑人男性的就业不足增加了黑人社区中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比例。(5)而黑人家庭的破裂又显著提高了黑人尤其是青少年黑人的杀人和抢劫犯罪率。(6)这些影响独立于收入、宗教信仰、种族和年龄结构、居住密度、城市规模和福利待遇,并且类似于白人家庭破裂对白人暴力的影响。(7)本文的结论是黑人文化中并无助长犯罪的内在因素。(8)居高不下的黑人犯罪率可能是根植于都市黑人社区中失业、经济贫困和家庭破裂之间的结构联系。

前3句叙述了文章的主要观点,以及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应在其右方空白处标示 WTD 这一密码。从第4句一直到第8句都在讲述 ROF。其中第8句可能在暗指研究的启示,特别是社会学和犯罪学方面的启示,但并未向读者明确点出。因此,前述句子右侧只能标出 ROF 作为其密码。请注意前述摘要中存在着缺失部分:SPL 和 CPL。摘要并未向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帮助他们理解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不过,就算摘要中缺少这一部分的话,在前言和文献综述中也会涉及,因为如果没有了研究背景,该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理论基础了。

而 ROF 则告诉读者文章的主要断言:普遍的黑人男性失业现象会促使其家庭破裂,进而导致犯罪。学生读完摘要后即可判断,是否应将该文纳入其文献综述。

下面的摘要来自 Pritchard 和 Hughes(1997)的文章《犯罪新闻中不同的变异模式》,这篇摘要的长度为 133 个单词。请思考一下摘要中各句分别承担的功能:

(1)关于记者报道中对犯罪新闻的取舍,现有文献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2)我们提出了 4 种变异(规范变异、统计变异、身份变异和文化变异),认为其可以涵盖影响犯罪新闻报道取舍的大部分因素。(3)为了检验这种以变异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对犯罪新闻的解释力,我们选取了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杀人案,以及两份报纸对其的相关报道,据此进行了综合考察。(4)我们采取了内容分析和与新闻记者面谈等方式。(5)结果表明当白人是杀人案的嫌疑犯或受害者时,当男性是嫌疑犯时,或者当受害者是女性、儿童或老人时,案件会被赋予更高的新闻价值。(6)我们的结论是身份变异和文化变异是影响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而统计变异(猎奇性)的重要性可能远低于人们通常所以为的。

“现有文献”后面的“未能”一词所体现的蛛丝马迹,让我们猜测第 1 句话可能指出了某种类型的 CPL/GAP。在接下来的几句话里,读者的这种猜想得到了证实。所以第 1 句是 CPL/GAP 的一个范例:现有文献中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能够说明记者对犯罪新闻取舍理由的“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在第 2 句到第 4 句中,通过对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以及意图解决的主要研究问题的陈述,实际上给出了 WTD。第 5 句和第 6 句描述了 ROF。而 SPL 则暗含在“人们通常所以为的”这一表述中,但并未明示读者,这一假设究竟是什么。CPL/GAP, WTD 和 ROF 等密码应紧邻各自代表的句子,标示在文章右方的

空白处。这里你会再一次发现,即使摘要并未给出相关文献的充足的背景知识,亦即缺乏 SPL 这一要素,该摘要仍能通过 ROF 告诉你,告诉所有读者,论文中的主要断言是否切合你的研究目的。读者们得知身份变异和文化变异构成了“影响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

下面的摘要来自 Moffitt 等人(1996)的文章《始于童年和始于青春期的男性反社会行为问题:从3岁到18岁的自然史》,这篇摘要的长度为174个单词。请再次关注反复重现的结构模式:

(1)我们报道的数据支持始于童年和始于青春期的行为问题类型间的差异。(2)本文对一组457名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同的男性进行了从3岁到18岁的纵向研究,描述了其自然史。(3)最早从3岁起,始于童年的案例和始于青春期的案例就体现出了气质差异,但约有一半的始于童年的案例并未发展为少年犯。(4)类型比较的结果符合我们的观点,即反社会行为终生持续的男性与反社会行为始自青春期的男性间存在着差异。(5)进入青春期后,这两种类型在暴力犯罪的定罪率、人格特征、辍学率和家庭归属感等方面存在着差异。(6)根据父母亲报告、自报和审判记录,两组样本按其18岁时反社会行为的严重程度匹配良好,所以上述差异可以归因于成长历程。(7)到18岁时,大量有行为问题的男孩已遭遇了使其误入反社会歧途的因素:药物成瘾、不安全的性行为、危险的驾驶习惯、犯法的朋友、违法的收入和工作。(8)本文强调了理论启示、研究设计、针对行为问题的预防措施和治疗处理。

第1句可以说是起到了 SPL 的功能,因为该文支持现有文献中已经提出的一种区分方法,但是相关断言并未明确点出。第2句描述了该文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因此前两句的内容可以用 WTD 这一密码涵盖。第3句到第7句叙述了 ROF,也就是本文作者提出的主要断言。第8句给出了研究启示。这3个阅读密码应标示在右边的空白

处。这里可以再次看出,读完摘要后即可判断全文是否和自己的研究项目相关。

可以看出,摘要的写作方法并非一成不变。有的摘要提供 SPL 和 CPL,其他摘要则不提供;有的摘要用两句话就说清楚了 ROF,而有的摘要则专门为此留出 5 句。当学生不能确信一篇文章是否应纳入文献综述,并且论文题目中也找不到足够线索来判断与自己选定的主题是否相关时,则应首先阅读摘要,以便立足于你的论文的预定主题和目标,来辨识该文的主要研究发现(ROF)的相关性。此外,即使一篇文章已被认为相关,其纳入文献综述的资格也已被认定,仍然应该首先阅读摘要,因为这样你可以熟悉贯穿全文的论证逻辑,使你在阅读下面部分时能够做到熟谙于心,有备而来。

如前所述,一篇文章中的特定组成部分会在全文中一再出现。例如摘要、研究结果、讨论和结论等部分里都可能有 ROF。与此类似,赋予一项研究以必要性与合理性的理论依据(RAT, rationale)在文中的位置也有一定讲究,绝非毫无铺垫的。不管是在推理路径还是在论证路径方面,一项研究都应做到逻辑清晰、顺序合理,给人水到渠成之感(Jordan 和 Zanna, 1999)。这种逻辑“结构”的展开是在文献综述部分,但它的影子在摘要部分中就已若隐若现了。

阅读密码也可以用来指引学生搭建摘要的基本框架。可以用一个句子来描述 SPL,用另一个句子来叙述 CPL。而有了 SPL 和 CPL, GAP 就是顺理成章或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同时 GAP 的提出又为 WTD 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然后可以用一两句话描述 WTD,包括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最后再用一两个句子叙述 ROF,其中最后一个句子是留给研究结果的启示的。这样一来,最少只用 5 个句子,学生就能够打磨出自己的摘要,而不用煞费苦心地琢磨摘要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

通过为文本中的词语、句子或段落加注,读者可以使自己的阅读

系统化,将自己阅读过的内容按某些可预期的、意料之中的、可复现的模式进行组织和归类。这一节里我向读者展示了摘要该怎样读,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教大家使用阅读密码阅读一些长得多的文本板块。这样你就不用再对社科文章进行不着边际的散漫阅读,相反,你会发现阅读密码为你提供了文本、认知和概念方面的边界,使你免受盲目阅读和无序阅读之苦。通过与文本(和作者)的对话,社科文章的读者就再也无须自问:“我这半个小时都读了些什么?”之所以会问出这些问题,要不就是文本实在过于深奥,难以解读(如雅克·拉康、伊曼努尔·康德、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著作),要不就是阅读本身缺乏框架,造成了思路的混乱。

识别文本各部分的功能,然后将其标示在页面右边的空白处,这样做可以给读者带来三重好处:

(1)放缓阅读速度——阅读密码的使用有助于明确阅读任务,使思维更有条理,针对性更强,从而划定了认知边界。(2)将阅读内容组织为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如 SPL, CPL, GAP, ROF),以便写作时提取。(3)识别潜在的 GAP,这样读者就能根据给定的 CPL 和 GAP 预测自己论文中可用的 RAT(参见第5章)。

如何阅读前言

顾名思义,前言总是出现在文章开头部分。要是出现在文章结尾,那它就变成结论了。社科期刊文献中的前言就像一幅蓝图或一幅地图:它为一篇文章的逻辑进路设定了路线。前言的篇幅比摘要长,又比文献综述短。一般来说,短则两段,长则四段;它们按其组织和结构可以归入各种可预测的模式。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前言来自 Greunewald, Pizarro 和 Chermak (2009) 的文章《种族、性别与杀人事件

的新闻价值》。

前言由4个段落组成。第1段第2句中,作者们写道,“学者们发现犯罪通常是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全部新闻报道中所占比例为10%到50%[此处省略了引用来源]”(p. 262)。这样的句子总结了文献的现状,因此在页面右边空白中顺手的地方应标示出SPL这一密码。前5句的精神实质类似,都是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接下来在第1段最后一句话中,作者写道,“尽管所受关注日益增多,但针对该决策过程的相关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中仍然存在着实证研究方面的空白……”(p. 262)。上面这样的句子评论了现有文献(CPL),并指出了知识库中的一处空白(GAP)。这样,在一段以内,作者不仅总结了现有文献,而且找到了其中可供批评的缺陷和尚待填补的空白。

第2段第1句写道,“至今,仅有很少的研究[此处省略了引用来源]严肃考虑了杀人事件中受害者和犯罪者的性别和种族,或者两者的组合,是如何影响媒体的报道选择和重视程度的。也很少有研究考虑是否这些特征组合,而非事件本身的特点,提升了特定杀人事件的新闻价值”(p. 262)。这个句子又指向现有文献中的一个可供批评的缺陷和尚待填补的空白:很少有研究考察性别和种族是如何影响新闻采写中的决策过程的。该段中剩下的句子又指出了现有文献中的其他缺点(例如评价新闻价值的标准,现有研究中拉美裔美国人样本的缺乏,对种族和性别的具体研究的缺失等)。至此作者已经在第1段提供了对文献的广泛总结,并在结尾处对其进行了批评。在第2段中,作者又提出了现有文献中存在的更多的空白(GAPs),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应该重视这些空白呢?

作者们回答说“有几个理由能够说明对新闻价值评判标准的学术理解的重要性”(Gruenewald等,2009,p. 262)。他们列举了三个理由。“意义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构成了研究的一个理论依据(RAT):我们

提议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师出有名,不可或缺的,因为其他人还没有就这些研究空白进行过探讨。每一项研究和/或实验都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提出了三项理论依据(RAT)后,WTD(What They Do)出现在第4段:“本研究针对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考察了谋杀参与者、事件特征与新闻媒体决策之间的联系”(p. 262)。这里,又是WTD告诉了读者文章中所要做的工作。在文章中的剩余部分,作者将会修补他们找出的空白。前言和摘要非常相似,都让读者稍微领略了文章后面将会呈上的全套大餐的风味。在前述的摘要中,前4段里最先呈给读者“领略”的招式是SPL→CPL→GAP→RAT→WTD。

Pritchard 和 Highes(1997)关于《犯罪新闻中不同的变异模式》一文的前言由6个段落组成,前3段进行了文献综述(SPL)。第4段的第1句指出,“我们的研究测试了以特异为基础的解释在犯罪新闻决策中的适切性”(p. 50)。该句以及整个段落足以成为WTD的范例——他们要做什么。在给出WTD之后,作者给出了可以解释研究必要性的理论依据(RAT),然后继续提供了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和材料。在前面六段里,作者提供了SPL→WTD→RAT→数据和资料,尽管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逻辑顺序,但前言仍然包含了基本的要素——他们要做什么(WTD)。

Shumaker 和 Prinz(2000)的综述文章《行凶的儿童:一个综述》一文的前言由4个段落组成,第1段第1句是“尽管杀人的青少年已经在媒体报道和社科研究中受到相当关注,但对于13岁以下的犯有杀人罪的儿童仍然缺乏足够研究”(p. 97)。这里作者给出了文献综述(“杀人的青少年已经在媒体报道和社科研究中受到相当关注”)和现有文献批评(“但对于13岁以下的犯有杀人罪的儿童仍然缺乏足够研究”)。至此,前言中第1段的观点的逻辑顺序可以用阅读密码归纳为SPL→CPL→GAP。

如果文献中有空白(GAP),那又怎么样呢?这一缺陷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应该有人关注?考虑一下 Shumaker 和 Prinz(2000)的文章中对“那又怎么样”这一问题的回答:“尽管青春期前犯罪者的比例很低,仍有几个理由应对其进行研究”(p. 97)。他们列出了该主题重要并值得研究的3个理由:(1)年幼的凶杀犯给青少年司法体系带来了新问题;(2)青少年杀人比例已经翻番;(3)出于预防目的。这些都是保证他们研究重要性的理论依据(RAT),这里 RAT 再次紧随 GAP 而出现,因为观点的逻辑顺序决定了前言的结构组织。由于 Shumaker 和 Prinz(2000)所写的是一篇心理学期刊中的综述文章,所以第3段详述了作者在自己的综述文章中对于已发表研究的取舍标准。

在前言的最后一段中作者写道,“综述考察了青少年杀人的分类体系和标准,儿童杀人行为的预警因素,以及成年杀人犯,特别是成年连环杀手的儿时行为特征对青春期前凶杀案研究的启示。”(p. 98)应该说本段的前几个字“综述考察了”预示了该句和/或该段将会与文章的主题相关——他们要做什么(WTD)。通过这四段文字,作者总结了现有文献(SPL),对其进行了批评(CPL),同时借此锁定了一个缺陷(GAP),作为使自身论文师出有名的理论依据(RAT)——为什么应该有人关注。最后一段告诉读者作者将会在论文中做什么(WTD)。

由此可见,前言和摘要一样,不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形式和结构。作为大餐(文献综述,数据与方法,还有研究结果)前的开胃菜,它们提供了一份概要、一幅地图,让人了解文章下面会有什么内容。当学生阅读社科期刊文献时,应该注意追随这些文章中内含的逻辑和框架。由前例可见,摘要按其组织方式来讲是可以预测,有迹可循的。应该将阅读密码作为界标,以便读者能意识到自己在下一页、下一段和下一行将会读到的内容。这样,摘要中所包含的观点将会在前言中显现,而前言中所包含的观点将会在文献综述中进

一步展开叙述;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使用了阅读密码,学生们就永远不必自问“文章会向哪个方向展开?”或“作者想要做什么?”得益于社会科学期刊文献的架构和组织方法,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自然而然、无可回避地显现。

当学生们敏于阅读时,他们就会自问“关于这一充满张力的断言会不会在下面的部分给出详解?”(WIL,能否)。之所以会浮现这样一些问题,是因为读者已经预见到作者诸多潜在的逻辑进路及其论证的可能的路线图。如果这些作者未能对相关要点进行逻辑组织,读者就会察觉,他们明显忽视了与先前文献的理论、概念或分析方法上的某一联系(MOP,明显的遗漏点)。有时读者可以“看到”的要点甚至在作者本人的意图或预测之外。你所读的文章中的这种疏漏未必都是局限或空白;这些要点可以在将来的论文中用作POC(批评点)——也就是说,成为待探讨的相关问题(Relevant Point to Pursue),并在你自己准备写的另一篇论文中进行深入挖掘。

怎样阅读数据与方法部分

方法部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响应科学的特有要求——可复制性。也就是说,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某项研究感兴趣的人应该能够重现该研究,这种重现程度应足以使其质疑或证实这些研究结果。Jordan 和 Zanna(1999, p. 464)认为,读者在阅读方法部分时应注意以下原则:(1)自变量和因变量是如何度量的,并且(2)这些度量指标是否准确反映了想要度量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名学生想要在研究方法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批评(CPL),那么现有文章或文献中的缺陷就成为了一种局限,一种空白,学生可以从该处入手,对现有文献空白进行矫正(POC,批评点)。

参考一下 Piquero 等人(2010, p. 157)是怎么度量 32 岁和 48 岁男人的“生活失败”的,他们的测度基础是就业史、社会关系、吸毒、精神健康状况、刑事司法记录和自我报告的不良行为。如果得分高,就被认为是生活失败;低分则表示生活成功。所以造成高分的是什么?如果男人的公寓或者家里很脏,或者过去五年内搬家超过两次,就会被算作生活失败。此外,如果男性没有与女性伴侣同居,或者过去五年内曾经离婚,或者没有“与女性伴侣良好相处”,也会被视为生活失败。如果男人自我报告在最近五年内有(除了单位盗窃和税务欺诈之外的)不良行为,同样会被视为生活失败。关于生活的成功或失败还有六种其他的度量方式。尽管这些作为心理变态与反社会人格的测量方法都是学界公认的、广为接受的,我敢说读者们还是有办法对其进行批评。机敏的研究生有办法找到理由,说这些声称有效的度量方式没能精确地反映目标概念。你作为学生可凭借这些理由对文中使用的度量方法进行批评,而这些理由就成为 POC(批评点, Point of Critique)的范例。或者你也可以在文中使用的统计检验中挑毛病。如果先前的研究只使用了一种测度方法,你在 POC 中就可以指出只使用了一种测度方法,而你将会通过使用多种测度方法来填补这项空白。

Jordan 和 Zanna(1999)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帮助读者阅读有定量研究的社会心理学期刊文献。然而社科期刊文献并不仅仅包含定量研究,关于数据和分析也有定性的(非统计的)研究方法。但是阅读定性的社科期刊文献与定量研究的文献有相似之处。考虑一下 Stephen Lyng(1990)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文章《极限运动:对自愿冒险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在这篇文章中,Stephen Lyng 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来解释各种形式的自愿冒险活动(如特技跳伞和摩托车比赛);他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吸取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如马克斯·米德)。那么

这个作者是怎样导入这个新概念的呢? 他使用了什么资料?

身为一名专门搭载跳伞者的飞行员,我可以亲身观察这一群体活动的最微小的细节。这些观察结果都体现在野外记录里,这些野外记录或是关于大多数周末时间跳伞区(联邦航空局批准在这些区域跳伞)的跳伞活动,或是关于特技跳伞者的社交聚会。这种亲身参与者取得的资料的准确性,还因对关键受访者的半结构性采访而得以保证。在这些长达数十小时的采访中,都要求受访者描述和运动有关的各种风险给自己带来的体验。(Lyng, 1990, p. 856)

Lyng 对特技跳伞者进行了半结构性的采访,以这些受访者的答案为基础,作者在资料中辨识出了三种复现的模式,借此引出了三种分析范畴:(1)各种类型的极限运动;(2)和极限运动相关的特定的个人才能;以及(3)和极限运动相关的高峰体验。注意这里没有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测度。这是因为在定性研究中,生成假设比检验假设更为重要。在定性研究中——不管资料的形式是民族志文本、采访的笔录还是历史文献——资料都被整理并依据归纳原理归入不同的分析范畴,这也被称为扎根理论(Strauss, 1987)。

想要从分析范畴中提炼出 POC,读者可以质疑作者引入的理论概念的有效性。这种外延是否精确反映了意欲反映的概念? 也就是说, Lyng 列入极限运动的这些活动是否充分地反映了极限运动的概念? 此外,读者还可以纠缠于论文中给出的细节不足这一事实。这样他就可以质问民族志学者采访了多少参与者? 这些受访的参与者是如何选出来的? 采访持续了多长时间? 受访者有报酬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的潜在的 POC,可以用作在新文章里修正现有文献的方法论空白的理论依据(RAT)。

如上所示,摘要在区区不到 200 字里就为文章的主体要素提供了简短的概要。一般的前言(非心理学论文的)在两段到四段的篇幅里

详述了摘要里提示过的文章的各主要部分(SPL, CPL, GAP),但除此之外还进一步明确地告知了读者作者将要在文章中做什么(WTD)。文献综述部分(心理学论文中的前言部分)将会用广阔得多的篇幅展示SPL, CPL, GAP和RAT(见第5章)。方法部分介绍了研究中使用的材料、方法和程序。如果要在方法方面展开批评的话,就应该围绕测度问题进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测度以及意图用来反映某一特定概念的外延的准确性和等效性。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无论何时只要发现两个问题中的任意一个有质疑和争议的余地,就应该在其旁边标上POC这一密码。

意义何在？如何阅读 文献综述、心理学论文的前言、研究结果部分

以往的指南书籍已经达成共识，文献综述是研究论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对研究生层次的论文还是对博士生层次的论文都是如此。这一点也适用于期刊论文，因为作者正是在该部分对其他人的文献进行回顾，并使自己拟议的研究根植于他人的研究；此外，还对前人研究的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证明我们——或者说你们——的研究是不可或缺，师出有名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给出自己的“学术主张”（Vipond, 1996）之前，我们必须告诉读者有哪些作者进行过类似的研究，考察过类似的主题，并且还应该告诉他们，凭借什么说我们的研究有足够的新意，丰富了某一主题下的知识。

如果没能充分阅读已有文献，那么我们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或学术主张，就可能沦为自说自话，因为这样的研究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忽视前人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察觉其他学者很久以前就曾有过类似观点。简单说来，刚入门的研究生常常会就某个主题做重新发明轮子的无用功。然而，学术写作不应被理解为像“发

明轮子”那样推倒重来。相反,对拟议中的研究更准确的描述是“轮子的改进”。按照 Vipond(1996, p. 39)的建议,不要“指望不经对其他学者知识的考察和理解就能扩展自己的知识。很少有完全独创性的主张。相反,它们常常维系于并脱胎于其他人的主张。”

学生在写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初稿时会犯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未能“深入”前人的研究——文献。出于自我保护,一名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会略去一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唯恐与这位“知名人士”唱反调或意见不合;这种遗漏也有可能是因为阅读量太小。学生们需要将引用理解为一种确认——不管赞同与否,而且它们是学术生涯和学术行业中的货币。略去一个相关的名字或一位相关的理论家,这就构成了对最高秩序的一种蔑视。因此不要害怕批评或发表异议。异议总比遗漏强,不管这种遗漏是有意还是无心。

在文献综述的写作方法方面有所著述的其他学者为之悲叹过的一个事实是,学生们在文献综述中仅仅重复其他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称为制作“洗衣店接衣单”。Rudestam 和 Newton(2001, p. 56)写道,“很多学生错误地认为,文献综述的目的只是让读者信服,作为作者的“我”了解他人做过的工作。出于这种误解,很多学生把自己的文献综述搞得像洗衣店的接衣单一样,被‘史密斯发现……’‘琼斯认定……’‘安德森指出……’之类的句子充斥。”我在完成学位论文时也犯过这个错误,还将其中一章投给一家杂志社。两位评议者都指出文献综述读起来如同洗衣店接衣单。洗衣店接衣单式的文献综述仅仅堆砌一些前人研究中的事实,并将其按照作者和年份排列,读起来啰唆而冗长,而且在期刊论文中会占用太多篇幅。最重要的是,洗衣店接衣单式的文献综述未能辨识出不同文献间主题上细微的相似之处。所以罗列文献细目总会带来洗衣店接衣单式的问题。

必须按照某种逻辑联系来组织现有文献。Landrum(2008, p. 96)

教导学生要“根据共同的主导特点,如定性还是定量、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将研究文献和其他文献进行分类”。这一建议的意思是,你得把罗列作者的细目清单用某种方法体系加以归类。前人的研究可以根据其研究方法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其概念体系进行分类。但是,仅仅靠堆砌作者和堆砌年份来陈述谁关于某个主题都说了哪些话,这种文献综述只能算合格了四分之一,还必须根据主题和原理对前人文献加以概述,这才算合格了一半。想要做到后面那一半,还得有对前人文献的主题脉络方面的批评,借以找出知识基础上的空白,为自己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总结其他人的研究,这是文献综述的前面一半工作,可以用现有文献综述(SPL)这一阅读密码一词以概之。SPL指的是对现有研究和著作的成果进行概述的句子、段落或页面。SPL要求大量的提炼工作,消化复杂的观点,然后将其浓缩为几段或是几句,有时候灵感大发,还能将其浓缩为一个词(参见第8章)。

如何阅读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在期刊文献中的位置,因学科不同而有差异。在大多数心理学期刊中,文献综述是作为前言的一部分放在前面的,(简要陈述文章各组成部分的)前言和翔实的文献综述因此合二为一了。而在大多数社会学、犯罪学和传播学期刊中,有独立且相应冠名的文献综述部分。不管文献综述位于期刊文献中的哪一部分,其职能都是相同的: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借以凸显当前某一知识空白的现有文献批评,证明拟议中的研究(你的研究)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文献综述是怎样谋篇布局的。

在 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载于《国际罪犯治疗和比较犯罪学杂志》中的《青少年杀人和青少年暴力犯罪辨析》一文中,前言部分共

由 11 段组成。第一段第一句写道:“当代美国青少年男性杀人案,特别是使用枪械的杀人案,已经成为媒体报道、社科研究和道德评论的焦点”(p. 158)。该主题句对于青少年自杀这一主题进行了简要但全面的概述。它让读者了解文章与什么有关,它还告诉读者,该主题受到了三类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关注,该段中剩下的句子都是对这个开场白的支撑和例证。第一段和第一句可以作为 SPL 的范例。在读完本段之后,可以在它右边的空白处添上 SPL 这一密码。

第二段第一句话如下:“青少年谋杀基本属于法律范畴,在一个国家的刑法典、法规和判例法内加以界定”(p. 159)。读者们应该会预期,这句话后面的几个句子都会和青少年谋杀的各种定义有关。实际上,紧接着的下一句写道:“它不是像精神分裂症或病态人格那样的诊断术语”(p. 159)。作者此处是在介绍谋杀这一法律定义与用以诊断犯罪者心理状态的临床术语间的区别。注意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支撑与阐述。第二段中剩下的句子仍然是对两个范畴的辨析。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是 SPL,因此这一密码应该注明在该段右边的空白处。然后该段的最后一句话如下:“然而青少年杀人犯除了作为法律范畴而存在以外,是否能够成为贴切的科学范畴,这仍是一个实证问题”(p. 159)。

很明显,最后一段中并未给出前人文献的概述,它之前的句子都以某种方式佐证了青少年谋杀的理解、定义和讨论方法(SPL)。但是最后一句所履行的却并非总结功能。它实实在在地指明关于青少年杀人的现存文献中有某种缺失的要素:还没有人确定青少年杀人犯是不是一种“贴切的科学范畴”。对于像这样的句子,也可以说它们指出了现存文献中的有待批评之处(CPL)和尚待填补的空白(GAP)。空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这一主题,我们也可以说该句是对前人文献的批评(CPL),这同样是因为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这一

主题。CPL 和 GAP 这两个阅读密码应该填在该句或该段旁的空白处(见图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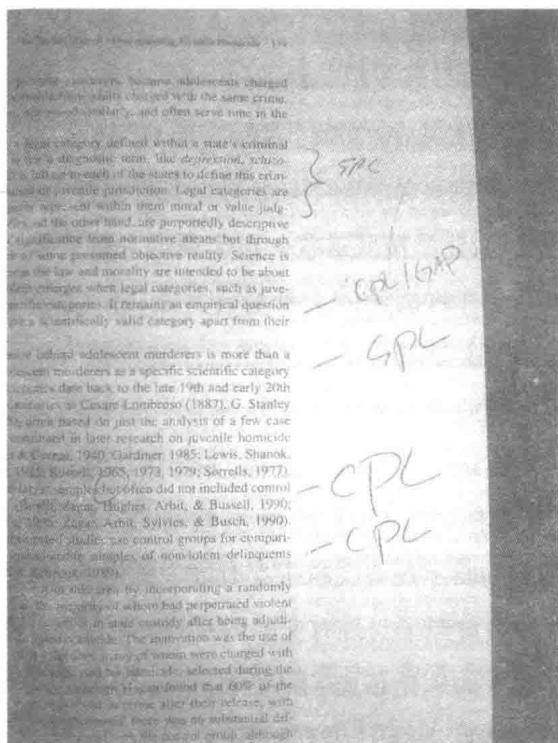


图 5.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一篇期刊论文中的两个段落。在这两段中,作者将文献归结为两个主题:(1)青少年谋杀作为话题的重要性;以及(2)青少年谋杀的定义。第二段的最后一句指出了文献中可能存有的弱点或缺陷(CPL/GAP)。现有文献批评(CPL)对现有研究进行批评并指出其局限。CPL 强调现有文献在理论、方法或分析层面的缺陷。CPL 与 SPL 有着概念上的联系,因为 GAP 也具体指出了已有文献中的不足。请注意 SPL, CPL 和 GAP 在结构和逻辑上的关联方式。在批评某项事物之前,必须先明确其内容。虽然也有例外,但大多数文献综述正是以此方式对文献进行批评的。作者(们)首先得提

供一系列观点、理论和先行研究者的作品;如果把这些成分都一一列举,并原封不动地搬到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或是期刊文章中,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份“洗衣店接衣单”了,而洗衣店接衣单正是任何文献综述的大忌。

但 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并没有像罗列细目清单那样,按照作者和年份逐条堆砌文献,他们将阅读的文献融会贯通后,发现了一个反复再现的主题,然后按照这些一再出现的主题线索组织自己的文献综述。如果要求你将阅读的文献融会贯通,那么顾名思义,你就得将所有指定阅读的文献融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有所心得。没有人能越俎代庖。你既然身兼读者和作者两职,就必须依托所读文献创造出一些主题脉络。这就是研究和写作过程,亦即做学术的过程,成为创造性活动的原因之所在。除了挖掘主题脉络, 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也开始隐约暗示现有文献中存有缺失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过渡到了对现有文献的批评,并使读者开始期待他们为自己的研究建立的理论依据(RAT)。那么,从结构上讲,SPL 应该在 CPL 和 GAP 之前。当阅读期刊文献时,CPL 总是跟在 SPL 的后边。这也是避免无序阅读的一种方法。读者们应该明白期刊文献中的观点组织是有一定的结构和顺序的:文献概述按照某种主题和原则对读者进行主题介绍;然后再进行批评。如前所述,批评不能无中生有,总得有个靶子。如果没有电影,那么电影批评不能也不会存在。

还有其他可以找到的线索来证明文中出现了 CPL 和 GAP。《青少年杀人和青少年暴力犯罪辨析》的第三段第一句写道:“青少年杀人犯背后的临床医学探索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其后各句更为具体地澄清了为什么说这一主题已经存续了至少 100 年,只不过以前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有限抽样法。然后出现在段末的是这样两句话:“更近期的研究考察了更大的样本,但是常常未将非杀人的暴力犯罪

者作为对照组纳入了[原文如此]^①研究。一些方法更为精巧的研究出于比较目的而使用了对照组,但是选择使用了非暴力的青少年犯罪者这一值得商榷的对照组”(p. 159)。注意像“更近期的研究”和“一些方法更为精巧的研究”这样的用词总结了现有的著作。在这些类型的句子中,前面那句做的是 SPL 的工作,后面那句做的是 CPL 和 GAP 的工作。将两个可对比观点连接起来的是析取标志。它们在文中起什么作用呢?

暂且假装你从暗恋对象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很温柔;你又好玩又友好……[?] ……”即使我还没有把话说完,我知道很多读者都能猜到下面的话:“……[但是] ……”我们之所以猜得到,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出身平平,形象又没那么可人,因此常常会听见那令人伤心的后半句话。实际上我怀疑当男人和女人听到这样的一串话——一串没头没脑、不期而至的溢美之词,而且往往跟在强烈的对话要求后面(“我们应该谈谈”)——他们的本能(而非头脑)已经告诉他们会有什么坏消息;“但是”一词印证了最初的怀疑,带来确实的坏消息——“我们只是做朋友就好”——为棺材钉上了钉子。

“但是”这一析取标志连接的是即将来临的拒绝——关于“只是做朋友”胜过做约会伙伴的大道理。换句话说,像“但是”、“然而”、“尽管”、“即使”和“虽然”这样的词,它们的任务就是使前后两句话之间泾渭分明,截然对立。因此,前面的话总是以 SPL 开头(“我喜欢你”;“更近期的研究考察了更大的样本”;“一些方法更为精巧的研究出于比较目的而使用了对照组”),跟在后面的是 CPL/GAP(“我们只是做朋友就好”;“常常未将非杀人的暴力犯罪者作为对照组纳入了[原文如此]研究”;“选择使用了非暴力的青少年犯罪者这一值得商

① 作者引用的原文有语法错误。——译者注

权的对照组”)。类似“但是”这样的析取标志的出现好像一种信号,告诉你 CPL/GAP 已经山雨欲来了。如上所述,在文献综述中 SPL 总是位于 CPL 之前。像“但是”和“然而”这样的语法析取标志是很好的警报,预示着第一个句子或段落中提出的观点将会在第二个句子或段落中受到批评,或者被限定在更窄的范围内。除了留意在文章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之外,寻找划分观点的语法标识是使阅读系统化的另一种方法,可以使读者预知批评的出现。

这种模式适用于犯罪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吗? SPL 是否总位于 CPL 之前? 析取标志能否充当 GAP 出现的先行信号? 请考察以下内容,它节选自一篇广为引用、影响巨大的社会学期刊文章,发表在该领域的顶级刊物之一——《美国社会学期刊》。第一段第三句写道:“在这一经典著作中,Shaw 和 McKay 主张有三种结构因素——低下的经济地位、种族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会导致社区组织的瓦解,而这种瓦解是各种犯罪和违法行为出现的原因。然而,针对 Shaw 和 McKay 的社区变化和外来势力会影响违法行为的预测,尽管以前的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考察[此处省去原文中的引用文献],还没有人直接对他们的社会解体理论进行检验”(Sampson 和 Groves, 1989, pp. 774-775)。注意这里又一次 SPL 在文中先出现(对 Shaw 和 McKay 提出的瓦解社区组织的三个结构性事实的讨论),然后才是 CPL/GAP。“然而”这一析取标志提供了一条线索,告诉读者 SPL 将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批评,然后两位作者继续告诉读者 GAP 何在:还没有人直接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检验。这是文献中一个颇为明显的缺陷,使得相应的改进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在紧接着的下一段里,作者写道:“首先,大多数从 Shaw 和 McKay 那里得到启发的生态学研究已经考察了诸如收入中位数、种族结构异质性和居住流动性等特点对犯罪率的影响[此处省去原文中的引

用文献]。尽管作为初步测试来说是有用的,但这一策略在证实和精炼社会组织理论方面却无太多可取之处,因为它并未超越 Shaw 和 McKay 已经采取的步骤”(Sampson 和 Groves,1989,p775)。这里和前面一样,第一句对文献进行描述(SPL)而第二句对文献进行批评(CPL)。Sampson 和 Groves 指责说,与 Shaw 和 McKay 的最初发现相比,文献并未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又可以看到析取标志(“尽管”)预示着文中即将出现的批评。同一段的下面两句话里重复着这一模式:一句话对文献进行总结(“正如 Kornhauser 所指出的……”);一个析取标志(“但是”)帮助后面批评的切入。只要仔细阅读了文献综述的前两段,读者就能深切体会到论证逻辑是如何展开的。

读者要切记,各段的主题句在期刊文献中履行着某种类型的功能,它们对现有文献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总结,所以这些句子应该在打印文章的右边空白处标示出来。SPL 后面出现的析取标志则充当了 CPL/GAP 即将到来的信号。CPL 和 GAP 也应该注明在页边空白处。

那么这种模式(SPL,CPL,GAP)对于犯罪学和社会学以外的学科也适用吗?

在发表于《变态心理学期刊》的《只发生在青春期的暂时性犯罪与终生反复性犯罪:将 Moffitt 的理论假设延伸至成年阶段》一文中,White、Bates 和 Buyske(2001)将 Terrie Moffitt 关于犯罪行为的理论拓展至成年阶段。如前所述,在心理学论文中文献综述出现的位置比较靠前。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第一句分别写道:(1)“一些犯罪学家主张犯罪倾向可归因于生命早期养成的稳定的个体差异”(2)“Moffitt 提出,在有些个体身上反社会行为是稳定而持久的,而在其他个体身上则是暂时的”(p. 600)。这两个句子及其所在段落介绍给读者的都是全面的文献概述(SPL)。剩下的句子详细地讨论了所阐述的主题。

然后在第三段第二句中,作者写道:“如果要区分始于儿童期的犯罪与随着青春期年龄的增长才开始的犯罪,或区分从孩提时期到青春期的反复性犯罪与只发生在青春期的暂时性犯罪,假定的神经心理机能、个性和环境风险等方面的因素已经证明是很有用的[此处省去原文中的引用文献]。然而这种分类法是否能用来区分只发生在青春期的暂时性犯罪与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反复性犯罪,关于这一点人们却知之甚少”(p. 600)。

由此可见,该模式在此处复现,SPL再次出现于CPL之前。此外,“然而”这一析取标志预示着CPL将会紧随于SPL之后。学者们可能还有其他技巧来对文献进行总结和批评,但我发现文本的结构组织和提示概念转折的语法标志在阅读过程中是很好用的启发手段。这样一来,甚至还用不着煞费心思地考量句子的内容、它们在文本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提供的语法线索,仅仅通过句子形式的考察,我们就能判定第二个句子在批评第一个句子——和第一个句子的观点截然相反。理解一篇期刊论文中句子和段落的功能,这是将自己在文献中读到的信息进行组织的第一步。这样,甚至还用不着阅读句子的内容,我们就知道文献综述中的第一句如果像下面这样以“按照Moffitt的看法……”开头,就会是对前人文献的综述(SPL)。“然而”这一析取标志提示句子中剩下的部分将会与前面的SPL唱反调。同样的道理,一个句子的开头如果是“尽管”、“哪怕有”、“但是”、“不幸的是”、“让人遗憾的是”或“可悲的是”,那它就是以前置的析取标志连接SPL和CPL,但仍遵循着SPL→CPL模式。例如,“尽管已经发现神经心理机能和个性特点可用作始于儿童期的和始于青春期的犯罪行为的差别特征,但很少有研究考察他们能否作为差别特征来区分青春期后仍反复犯罪的人和青春期后不再犯罪的人”(p. 600)。还很少有人对成年后仍反复犯罪的人与成年后不再犯罪的人进行比较考察。也就是说,

这里存在着一处 GAP——现有文献的疏漏之处;这正是拟议中的研究值得一试的原因。这也正是 SPL, CPL 和 GAP 的逻辑关联之所在。阅读密码尽管只是一种尝试,但可以充当阅读社科期刊文献时的简明指引。

有的期刊(以及有的作者和学科)将概述和批评分门别类地放入各自不同的部分。例如, Dixon 和 Linz (2000) 将文献综述归纳为以下主题范畴:(1)对白人受害情况的夸大;(2)受害的标志;(3)受害者的跨群体比较;(4)受害者的跨角色比较;(5)跨群体和跨角色测度的功用;以及(6)跨实境的比较。这里请再次注意作者们没有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一个作者接着一个作者,一年接着一年地进行接衣单式的文献列举。他们将关于种族、媒体和犯罪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归入上述六个种类,而这种分类对于他们的研究目标而言是意义深远的。Dixon 和 Linz (2000, pp. 553-554) 接下来专门另起一节以论述前面文献综述一节的局限:“本节尝试克服考察种族和受害情况的已有研究的几处局限。在本节中,我们列出了这些已有研究的三种局限以及本文对应的改进方法。”凭借对现有文献的分类和讨论方法,你甚至能够对批评内容有所预测。这种结构格式便利了海量信息的阅读和组织,因为我们读者不用再扮演文本侦探的角色。但即便这种格式也遵循着此处规定的通则:SPL 在前, CPL 在后。当然这还是因为要想对某些研究进行批评,先得让读者了解这些研究的内容,否则批评对读者来说就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在这一过程中, GAP 自然会浮现。这一过程就是 Vipond (1996) 所说“新的断言脱胎于已有断言”的含义。

GAP 在概念上和 RAT 相连。由于知识现状中存在这些缺陷之处,所以如果有研究能够填补知识基础中的这一空白,那这种研究就变得师出有名,势在必行。因此如果有人问,“意义何在?为什么别人要在意你的研究?”答案就应该是对 CPL 和 GAP 的一种承袭。这样一来,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别人要在意你的研究(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生

学位论文,博士生学位论文),你就可以模仿以下套路来演练你的回复:“我的研究是有益的,因为(1)几乎没有人进行过这样的研究,(2)进行过此类研究的人使用的测度方法不对,统计检验有误,或者问题界定有误,而且(3)他们的研究几近于研讨会上的空谈。”在期刊文献中,对“意义何在”式的问题的回答通常会 是 3~5 个精心论证的理论依据(RAT)。

针对“意义何在”这一问题,Dixon 和 Linz(2000)列举了三个与 CPL 和 GAP 有逻辑关联的答案:(1)以前的研究只使用了一种测度方法。该句可作为 CPL/GAP 的一个实例。那么这一空白会怎样纠正呢?“本研究使用了多重指标”(p. 554)。多重指标的使用是 1 号 RAT。(2)“很少有研究分析电视新闻对拉丁裔的刻画。”该句可作为 CPL/GAP 的一个实例。那么这一空白会怎样纠正呢?当前的研究对拉丁裔进行了分析。对拉丁裔的分析是 2 号 RAT。(3)还没有人考察洛杉矶的电视新闻。该句可作为 CPL/GAP 的一个实例。那么这一空白会怎样纠正呢?我们当前的研究对有大量拉丁裔居民的洛杉矶进行了考察,这是 3 号 RAT。文献中的三处空白及其对应的纠正方法充当了 RAT——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一篇合格的文献综述中,你必须对文献进行回顾和概述(SPL),并对其进行批评(CPL),而批评的方法就是找到文献中的弱点和缺陷(各种 GAP);对这些空白的纠正就构成了你拟议的研究的理论依据(RAT):SPL→CPL→GAP→RAT。一篇优秀的文献综述——而非一张接衣清单——大致遵循上述体例。

Rudestam 和 Newton(2001)写道,文献综述不仅仅是已有文献的简单罗列。如前所论,到这里只完成了文献综述一半的任务。一篇优秀的文献综述应该让读者提前领略终点的风景。用 Rudestam 和 Newton(2001, p. 58)的话说,“看完文献综述,读者应该能够得出结论说‘对啊,当然了,眼下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研究来把这个领域的知识前

沿稍微向前推进一点’。”说出“对啊”的那一刻之所以来临,就是因为 SPL→RAT 这一进程以逻辑清晰、主题连贯、符合预期的方式展开。各门学科的推进并非一日千里;它们是步步为营,由各项研究逐一推进的。每一项研究都对车轮作了一点点改进。当读者读完 SPL, CPL 和 GAP 后,对于 RAT,对于有待检验的假设或论证之中的观点,他应该能有所预期。当学生写作时,他们论文的逻辑结构应该遵循上述进路,这样当读者读完上一项,就能够期许和预测下一项。

例如 White 等(2001, p. 601)考察了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犯罪轨迹:“以针对孩提时期至青春期的顽固性犯罪的现有研究为基础,我们假设有三种犯罪轨迹有待确认……我们还假设仅限于青春期的犯罪和从青春期至成年期的持续性犯罪在神经心理机能、个性风险和环境影响等选择标准方面有差异。”作者是怎么得出这两个假设的呢?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理论家是 Terrie Moffitt(1993a, 1993b),他宣称对于大多数犯罪者而言,犯罪都是暂时的,但是在某些人身上,它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期(SPL)。作者们(在“区分仅发生于青春期的暂时性犯罪和终生反复性的犯罪轨迹”这一大标题下)将 SPL 归入三个主题:(1)神经心理功能障碍;(2)人格;(3)不利的环境。White 等(2001, p. 601)接下去写道:“但是,在区分仅发生于青春期的暂时性犯罪和青春期至成年期的顽固性犯罪方面,这种分类法能发挥多少功效,人们却知之甚少。……尽管已经发现神经心理机能和个性特征有助于区分始于儿童期的和始于青春期的犯罪行为,还很少有研究考察它们能否区分青春期后仍持续犯罪的个体与青春期后停止犯罪的个体”(CPL/GAP)。

White 等人总结了文献(SPL),指出了已有研究的局限性(CPL),还辨识出了文献中的一处不足之处(GAP);并且通过指出已有文献的缺陷,作者提供了一个隐含的理论依据(RAT),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工

作为什么是不可或缺、师出有名的。如果真有人站出来问他们“意义何在”,他们就会回答说没有人知道“这种分类法能发挥多少功效”,并且“很少有研究能用来区分终生反复犯罪的人和只是青春期暂时性犯罪的人。”对“意义何在”式问题的这些答案,也就是他们对于文献空白的纠正方法。从这一逻辑推理链条中,假设得以浮现。假设的现身并非一种无中生有的魔术,因为作者常常会小心地吊起读者的胃口,让他们对自己的假设有一种预期,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有一种把握,而这种引导是通过现有文献综述(SPL),文献的局限和批评(CPL)和文献的空白(GAP)一步步实现的。既然作者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打磨和组织,那么假设的提出也就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的了。也正因如此,当读者看到文献综述的结尾处时,才能够“得出结论说‘对啊,当然了,眼下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研究来把这个领域的知识前沿稍微向前推进一点’”(Rudestam 和 Newton, 2001, p. 58)。

如何阅读研究结果部分

研究结果部分可能是最容易读的,因为作者仅仅是列出自己的发现而已。在《都市黑人暴力:男性失业和家庭破裂的影响》一文中, Sampson(1987, p. 377)报告了以下研究结果(该内容发表于一份社科期刊):“尽管男性失业对于犯罪影响甚微或全无影响,但其对家庭破裂的总体影响却是最强的,而家庭破裂又是黑人犯罪最为有力的预测指标。”研究结果部分的如上断言构成了一种“知识主张”,应该在其右边空白处标上“研究结果”(ROF),以示相应的重视。ROF 描述了你所读的文章的基本研究结果。考虑到作者对于已有文献的总结和批评,这一特定发现是意义显著的,因为已有文献把美国的黑人犯罪解释为一种亚文化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容忍和助长了暴力。Sampson

在该文中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Moffitt 等(1996)在其(发表于心理学期刊的)研究结果部分宣称,按照老师们的评定,在5岁、7岁、9岁、11岁和13岁时,终生反复犯罪的人比只在青春期暂时性犯罪的人有更强的反社会倾向。这一发现将会证明他们的犯罪理论,因为该理论宣称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犯罪轨迹。你在“摘要”、“结果”、“讨论”和“结论”部分都可以找到这些 ROF;对这些主要的 ROF 应该加以标记和注释。Pritchard 和 Hughes (1997, pp. 58-60)在其研究结果部分报告说(该内容发表于一份传播学期刊):“杀人案件受害者所属的种族几乎构成了种族预测能力的全部,”而且“新闻价值最稳定的预测指标是受害者是小孩还是成人。”这些 ROF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者展示了其他人仅仅视为当然的报纸新闻的报道模式。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 p. 167)在其研究结果部分宣称(该内容发表于一份犯罪学期刊):“依据许多犯罪变量,犯有杀人以外罪案的群体比犯有杀人罪的群体有更为劣迹斑斑的犯罪史。”这样的 ROF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直觉相违背,并且支持已有文献。所有对于彰显目标而言重要且相关的研究结果都应该以某种方式加以强调、凸显,或使之更为鲜明;右边空白处应添上 ROF 这一密码,这样一来,读者即便要在几个月后再回过头来查阅主要研究结果,也能按照 ROF 密码的指引确知自己所读的内容。

从 ROF 向 SPL 的过渡:直角转弯

如前所述,阅读密码是为了方便读者进行批判性阅读,它有助于理解社科期刊文献这一特定类型的文本中,句子和段落所具备的功能。通过将有关密码加入右方空白,读者能够进行总结(SPL),批评(CPL),辨识缺陷(GAP)和培育批评点(POC),从而实现主动阅读。

简单地说,以往学者提出的大而化之的“批判性阅读”和“批判性思考”的建议,在这里被融入了操作性密码,完全可以在阅读行为中得以施展。当轮到学生自己来写文献综述时,不管是为了撰写研究论文、毕业论文还是博士论文,他们都必须按照自己在社科期刊文献中所读到的他人作品依样画葫芦。阅读密码是为了帮助学生积极主动地对文本进行批判性的参与,从而对自己有所裨益,而这种阅读行为中的主动参与方法不是别的,正是总结、批评、寻找空白并打造出自己对文献的独有贡献。让我们以一名高年级研究生为例,她正在撰写一篇关于个性和犯罪关系的论文,并且已经找到了最近10年发表的30篇与之相关的期刊论文。她应该怎样组织自己文献综述呢?

首先,她所阅读的文章中的ROF会成为她自己论文中的SPL。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搜索PsycINFO或其他任何数据库时,她所找到的30篇关于个性和犯罪间关系的文章构成了——或者说就是——现有文献。那30篇文献的作者一定阅读过该领域其他研究者所撰写的开创性的研究文献,而他们各自所读过的那些文献就成了各自文章中的SPL。这30名作者找到了文献中的CPL和GAP,并且打算通过原创性的研究来填补文献中的GAP(这也正是他们文章的RAT)。这些原创性研究的结果构成了他们论文中的ROF。因此,第一步就得浏览这30篇文章,弄明白所有的这些ROF中有什么共同特点,因为这些ROF将成为她的SPL。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一次参考Landrum(2008)的看法,他告诉我们“要根据定性还是定量、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共同特点将研究文献和其他类型的文献进行分类”,等。其次,这个学生还得寻找可以分解为几种主题的共同模式。她最不应做的就是——列出这30位作者,这样会带来接衣单式的问题。总之要如何挖掘你所读的这30篇文章才能对你的写作过程有所助益,这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我们假设中的这位就个性和犯罪间的关系撰写论文的学生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入手:浏览这30篇论文,略读其右侧的页边空白处的阅读密码,找到所有的SPL。然后她会细察相应的句子和/或段落,并在所印文章的左边空白处插入简明扼要的主题提示或词句。例如在DiCataldo和Everett(2008)关于青少年杀人的文章中,应该用3个词来概括我们所摘引的3个段落:(1)重要性;(2)定义和(3)时间——或者思路类似的表达。而对于Dixon和Linz(2000)的文章,应该用6个词/短语来概括相应的句子和段落的主题:(1)对白人的夸大;(2)受害的标志;(3)比较;(4)跨群体/跨角色;(5)测度的功用;以及(6)跨实境。主题密码可以在第一遍阅读时和阅读密码同时插入,也可以留待以后进行。但两者同时进行则需要练习。只要读者还没有熟悉阅读密码的使用,还没有习惯在阅读时使用阅读密码,左边的主题插入就应该留在读完第一遍后进行。在努力想办法进行自己的文献综述时,主题密码和相应的总结应该能够指引你准备自己的文章。你在阅读这30篇文章之后,其中SPL的组织方法可以提供架构和引导,帮助你实现从(别人的)ROF向(自身的)SPL的转换。我们应该可以把这种向SPL的转向称为转直角弯吧?毕竟,别人发明的轮子就在那儿,为什么要费尽力气再重新发明一次呢?

写作过程中的第二个步骤的核心是琢磨出对现有文献进行批评的切入点,以便名正言顺地撰写你自己的文章。你应该能够回答“意义何在?”这一问题。但应该怎样着手找出现有文献的局限性和空白之处呢?浏览这30篇期刊文章,找出所有的GAP。这些GAP中存有什么模式?以这些GAP为基础,可以打磨出什么样的批评点(POC)?POC就是你读过或没有读过的文章中的一处缺陷,可以让你进行相应的弥补工作。随着经验的积累,POC会很容易地被找到,因为它是需要时间来培育和精炼的——得有多年的持之以恒的阅读才行。低年

级的研究生和高年级的本科生一开始写研究论文时,还没有培育 POC 的经验。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初学者通过对阅读密码的充分利用来培育出自己的 POC。

再次浏览这 30 篇文章,仔细搜寻 CPL。如前所述,CPL 是对 SPL 的一种批评。之前的作者——将要读的这 30 篇文章的作者——是以什么为根据来对 SPL 进行批评的?这 30 篇个性与犯罪关系方面论文的作者们,他们将 SPL 转换为 CPL 的方法中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使用这些现有的主题来培育你自己的 POC。然后,再检查一下右侧的页面空白,找到所有的对未来研究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Works, RFW)。它们是帮助你找到文献中研究空白的指示牌。这正是作者将其置于自己的结论部分的原因——因为文献中还有尚待填补的空白。用好 RFW(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并且留意将 SPL 转换为 CPL 的模式和趋势,这些都是很灵便的方法,能帮你找到文献综述的独具特色的组织方法。沿用其他人的现存模式来构架自己的论文,这可以称为转直角弯。这种转向并未逆转或颠覆现有的观点、理论或评议,因此算不上范式转换。你只是简单地在 SPL 和 CPL 间略作转换,即可从现有文献中独辟蹊径,使你自己的研究师出有名。

融入学术界:如何阅读讨论和结论部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指出学生们写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时常常会犯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未能将自己的作品与前人的研究建立起联系。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学生,新科博士生们,甚至经验丰富的学者们有时也不能将自己的论文根植于前人的研究。我也不例外。我之所以犯过而且会继续犯这一错误,是因为我阅读的数量或者广度不够。前面的章节中我也曾提出,为了在文献综述中与别人的研究建立联系,必须要做两件事:(1)总结其他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SPL),以及(2)找到文献现状中的缺陷,作为你自己的批评的一部分(CPL,GAP)。一旦完成了对前人研究的讨论和批评,就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依据(RAT),说明了自己的研究(如荣誉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为什么是师出有名,势在必行的——拟议中的研究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能够填补文献中存在的知识空白。一旦你能够为你拟议中的研究进行辩护,说明其为什么是必需的,你就可以启动数据收集过程,分析数据,最后将研究结果作为荣誉学士

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或博士生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提交。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学生们必须阅读的社会科学期刊文献也遵循如前所述的大致模式(SPL→CPL→GAP→RAT)。当作者通过对其他文章的批评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之后,他们必须对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进行描述。当介绍完数据和方法之后,作者就会在结论部分提交自己的发现。提交了结果之后,又该干什么呢?在几乎所有的社科期刊文献中,作者会向读者提供讨论和/或结论部分。本章教学生如何阅读这一部分。

讨论部分将结合现有文献对研究结果(ROF)进行说明和解释。一项研究的结果(ROF)要建立在作者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批评的基础上,才有自己的意义。在结果部分,只是对研究发现进行概况陈述,一般不附加任何评论和发挥。如果说文献综述能够将(“附身”于先前研究者身上的)过去带入现在,带入当前研究,从而使读者融入某一学科或某一主题的历史,那么讨论和结论部分就会带着当前的研究发现穿越过去,回到未来。文献综述部分是通过指出已有研究存在而当前研究志在克服的缺陷,来使过去委身于现在;讨论部分则是通过在过去研究的背景下阐释当前结果,来使现在委身于过去;同时,当前研究的缺陷被托付给了其他可能有志于将来填补这些空白的学者。这样一来,通过以过去观照现在,以自省式批评为未来研究提供RAT,讨论部分就带着读者穿越了三个时间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

例如 Glatthorn 和 Joyner(2005)指导他们的作者(读者)在写讨论部分时自问,研究“意味着”什么。为了帮读者做到这一点,他们提供了一些用以指导写作——在我看来也就是指导阅读——自己的讨论部分的颇有助益的问题:“当前研究和已有研究间的联系”在何处?研究的“理论意义”是什么?有没有研究者能够提供新的洞见?有没有需要自圆其说或重新解释的意料之外的发现?正如 Jordan 和 Zanna

(1999)所指出的那样,讨论“可能会特别有趣,如果结果不完全如研究者的预期”。此外,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在哪里?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可以给出哪些建议?如果一篇漂亮的文献综述是通过站在先行的研究者和学者的肩上,来向他们致敬的话,那么,讨论和结论部分也是通过将目前的研究结果维系于过去的研究进展,来行使类似的职责。这也是知识断言总是脱胎于他人断言的原因:在概念、方法和时序上,它们都承载着自己学科领域的起伏和演进。知识断言并非,也不能从零开始。先行学者指导作者在撰写讨论部分时思考的那种问题,也可为阅读期刊文献的学生所用。在本章中,将对与结果和讨论部分特别相关的阅读密码(即 RCL,RTC,RFW,RPP)进行讲解和讨论。

如何阅读讨论部分

不同的社科期刊文章中,文献综述的位置可能还略有差异,但讨论和结论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文章的结尾部分——道理就跟前言必须得放在文章的开头一样。下面再现了讨论部分的一些段落,以向学生传授如何阅读讨论和结论部分。为了描述讨论部分中每句的功能,同时也出于定位简单、讨论清晰、对照方便等考虑,每句都依序编号。在 DiCataldo 和 Everett (2008) 载于《国际罪犯治疗和比较犯罪学杂志》中的《青少年杀人与青少年暴力犯罪辨析》一文中,讨论部分共由 10 段组成,其第一段开头如下:

(1)本研究旨在确定能否真正从非杀人的暴力青少年犯罪者样本中区分出青少年杀人犯。(2)研究的总体结果与大众媒体对青少年杀人犯的常见描述相异,与一些被以谋杀罪起诉或判决的非杀人犯罪者相比,青少年杀人犯常被描述为通过观察可辨识的超级掠食者或冷血的精神病患变态者。(3)在本研究中,非谋杀罪犯在许多分析变量上

更为负面。(4)他们通常犯罪生涯开始更早,犯罪次数明显更多,暴力犯罪次数也更多。(5)非谋杀罪犯常常有更为不稳定的早期童年史,更频繁的家外安置和更多次的同胞犯罪。(6)与杀人犯罪对照组相比,他们在暴力犯罪中也报告有更多可能使用刀具。

讨论部分中第一段的第一句告诉了读者,作者询问且在文章中尝试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像这样的句子描述了他们(作者)做了什么(What They Did, WTDD)。WTDD 是由 WTD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导出的姊妹问题,常常以过去式出现在讨论和结论部分。这样一来,在 WTD 和 WTDD 间就有一种时间上的对称性,因为作者会在前言部分告诉读者他们将会做什么,在讨论和结论部分告诉读者他们做了些什么。WTDD 这一阅读密码应该插入这一句的右边空白处。下一句诠释了他们的研究的主要结果(ROF),并将其与更为广阔的文献和文化背景联系起来。

“相异”一词明确地告诉读者 DiCataldo 和 Everett 的 ROF 不支持关于青少年杀人犯的普遍观点。这样的句子最好用 RTC (Results to the Contrary, 与现有文献观点相反的研究发现)这一阅读密码一词以记之,这一密码应该插入页面右边的空白处。该段中剩下的句子继续详述他们研究的 ROF:非杀人的暴力犯罪人在几个测度上更为负面;他们比起杀人犯罪对照组而言,有更早开始的犯罪生涯和更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在下一段中,DiCataldo 和 Everett (2008) 还指出,未犯谋杀罪的对照组在愤怒的情况下更难自控,并且对父母有负面回忆。

如果说阅读密码 RTC 描述了 ROF 是如何与文献中的研究发现相矛盾的,那么与现有文献观点一致的研究发现 (Results Consistent with Literature, RCL) 就描述了研究发现是如何证实与支持前人的研究结果的。请看下面这些句子:“杀人犯报告了更多的醉酒情况下的致命暴力行为,这一点跟 Dolan 和 Smith (2001) 的新近研究相吻合,他们也报

告说与杀人犯罪以外的暴力犯罪者相比,他们的杀人案犯样本有更大的可能报告在酗酒状态下的犯罪。”“根据杀人案参与者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家里有更多机会接触枪支,这是他们未来杀人行为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一点跟 Bingenheimer, Brennan 和 Earls (2005) 的新近报告相吻合,他们的结论是,接触火器犯罪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使一个青少年犯有严重暴力行为的几率几近翻番。”(DiCataldo 和 Everett, 2008p. 170)。这些句子出现在第三段和第四段,像这样的句子把他们的研究发现置于先行研究者的背景和工作中。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将自己的发现作为全新的知识断言发布,而是将自己的 ROF 融入了他人研究的背景之中。借此,DiCataldo 和 Everett (2008) 加入了一个得出相同研究结果的学术群体;他们参与了这一学术圈的知识建构与知识再生产——他们的断言与其他人的断言相互维系。尽管他们的首要发现属于 RTC,但他们研究发现的其他方面与该主题的现有文献观点一致(RCL),因此应在紧邻这类句子的右侧页边空白里插入 RCL 这一密码。

到此为止,作者们已经叙述了,他们的研究发现是如何与其他人的研究结果相悖或者相符的。通过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别人的研究工作建立联系,他们将 Glatthorn 和 Joyner (2005) 这样的作者提出的建议身体力行,回答了“当前研究和已有研究间的联系何在?”“研究的‘理论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RCL 和 RTC 这两个密码描述了一项研究的 ROF 的两种解读可能,而且通过详述当前 ROF 与过去 ROF 间的联系,当前的研究变得更加意义鲜明,在从事类似相关研究的学术圈中的定位也更为明确。尽管 DiCataldo 和 Everett (2008) 并未讨论自己研究的理论意义,但他们确实探讨了这一发现的政策启示。他们接下来批评了美国法律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旨在在刑事司法中将青少年杀人犯视同成人对待;他们主张说这些政策所针对的人口群体是错

误的,因为他们的 ROF 说明与杀人犯罪相比,非杀人的暴力罪犯所具有的心理—社会负面特征要多得多。这里他们梳理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对公共政策的启示,从而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为自己的研究赋予了意义:他们得以将自己的发现放在特定背景下思考,在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持续讨论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得以抨击一项因可能针对了错误群体从而得不偿失的社会政策。更重要的是,实证研究使他们的这一批评言之有据。以上各种启示,不管是理论层面的、概念层面的、方法层面的还是政策层面的,都在讨论部分得以梳理和探讨。

然而他们的研究却并不完善。在第五段第一句,作者写道:“研究中存在许多选择偏倚,这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p. 170)。他们指出:“对少年司法系统内部的案例进行了分类处理,这种处理的影响可以作为研究中所发现差异的替代解释”(p. 170)。换句话说,作者指出了自己研究中的一处缺陷——GAP。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研究中有人可以对青少年杀人研究中的这些缺陷进行处理,从而克服文献现状中的一处 GAP。这些类型的句子展示了什么是 RFW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Works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和 RPP (Relevant Point to Pursue 待探讨的相关问题)。RFW 强调目前的论文还不完善这一事实;及作者针对目前文献仍存在的研究空白(GAP)提出的路线图。如果有谁对这一主题感兴趣,并且有能力克服这些局限,那么他在未来的论文中可以挖掘这些 POC。在最后一段的第一句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句子:“本研究并未尝试考察该青少年样本的杀人动机或环境”(p. 172)。该句是又一个 POC,因为作者在此处告诉读者当前的论文中所未做的工作;我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说作者指出了文献中的一处空白。这些 GAP 代表着 RPP 和 RFW 的存在,可以用作另一篇论文中的 POC。在紧邻这些句子的右侧页边空白里应插入相应的阅读密码。(见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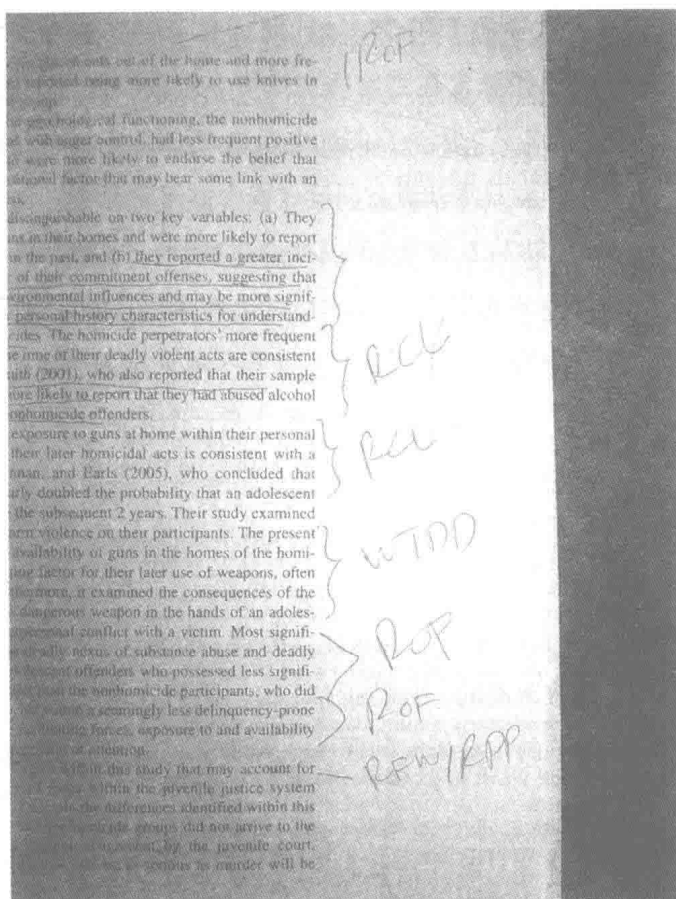


图 6.1

最后一页中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甚至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当前论文中的缺陷应如何修正:“该样本的未来研究方向将会是对杀人案犯更为细致的组内研究,将他们杀人行为的背景特点进行多维编码,以考察杀人的犯罪环境、与受害者的交往与关系、杀人的工具和方法、事后表现以及法律后果”(p. 172)。换句话说,刚刚提到的 RFW 阐明了关于青少年杀人研究文献中的缺失成分(GAP)——它们需要在将来加以处理。因此需要把 RFW 这一阅读密码插入右边的页面空白处。这样作者在仅仅一句中就提供了 5 个 POC 和 GAP。正因为所读的文

章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 POC 和 GAP, 阅读才不应被视为次要活动。未来论文的组件已经隐含在当前的文章中。作者们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去想出一些“新点子”, 因为它们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在你所读的文章里。未来的作者只需知道在阅读过程中如何发现它们。

在 Sampson (1987) 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期刊》的《都市黑人暴力: 男性失业和家庭破裂的影响》一文中, 讨论部分以“总结”命名, 共由六段组成。第一段的前两句写道:“(1) 黑人社会阶层低下的种种表现已经在最近的文章中得以讨论, 但很少在一个系统理论框架, 特别是结构性框架下受到实证检验。(2) 为矫正这种失衡, 本文试图将 Wilson 有关黑人家庭破裂的结构性决定因素理论与关于社区和犯罪的宏观视角联系起来”(p. 376)。第一句的第一个小句对文献进行了总结 (SPL); 这一小句与一个析取标志相连, 而这一析取标志预示着第二个小句中即将出现的一种转折 (CPL)。然后在第二句中, 作者告诉读者他尝试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WTDD。这一密码应插入在右边的页面空白处。

请注意即使在 WTDD 中, Sampson 的研究问题也维系于他人的断言。他的研究借鉴了 William Wilson 的观点。那么 Sampson 的研究是怎样与 Wilson 的研究发生联系的呢? Sampson 借鉴了 Wilson 关于黑人家庭破裂的研究, 并用其考察了黑人家庭破裂对社区和犯罪的影响。这里读者可以看到, 学者们询问并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也并非凭空而来, 它们脱胎于或发端于文献本身——它们来自学术圈中诸多研究者的工作。Sampson 接下来在第三段里继续将自己的 ROF 追溯到先前学者的研究中:

(1) 在过去的研究中达成共识的研究发现是, 家庭破裂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比成年人犯罪更大; 有争议的研究发现是个人犯罪与家庭破裂的关系 (参见 Wilkinson 1980; Ross 和 Sawhill 1975)。这两点的

结合倾向于支持的一个观点是:家庭结构的具体影响与社会控制和监护情况等宏观模式相关,当涉及青少年及其同龄人时更是如此(Sampson 1986b; Felson 和 Cohen 1980; Felson 1986)。(2)然而应当强调的是,要最终确定家庭破裂和犯罪率是通过什么机制相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还无法对与假设有关的宏观性中介概念(如同龄群体的非正式集体监督、正式社会控制的模式等)进行直接测度。(pp. 376-377)

请注意作者在讨论部分中是怎样将自己的 ROF 与先前研究的 ROF 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他指出,有关家庭破裂对青少年犯罪影响的文献在哪些方面相互冲突的研究结果;但是他的 ROF 支持另外一些研究的 ROF;这种支持是通过引用——RCL(即 Sampson, Cohen 和 Felson)来体现的。这里再次将当前研究的结果与 Sampson, Cohen 和 Felson 等人先前研究的发现联系在一起。Sampson 并未将自己的发现作为全新的知识断言发布,而是将其研究结果回溯到完成了类似研究的其他学者那里。因此 RCL 这一密码当仁不让地应被插入右边的页面空白处。然而即使 Sampson 的研究也并不完善,因为他告诉读者“还无法对与假设有关的宏观性中介概念(如同龄群体的非正式集体监督、正式社会控制的模式等)进行直接测度”(p. 377)。像这样的句子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建议(RFW)。Sampson 指出了文献研究现状的一处 GAP,并提出了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解决的一种方法。这样的一处空缺可以在将来的研究中用作 ROF 来加以探讨,因此它属于 RPP。换句话说,未来研究中潜在可用的新观点就藏在你所读的文本中。这再次说明了,学会使用阅读密码来进行批判性阅读,是多么的重要。

在 Oliver 和 Armstrong(1995)发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的《观看与爱好由真实事件改编的虚构犯罪剧的预测指标》一文中,讨论

部分共由八段组成。其第一段开头如下:

(1)本研究旨在探讨有哪些因素可用以预测对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节目的接触与爱好。(2)电话调查的结果与 Zillmann 的情感倾向理论相符,表明这类节目最可能吸引的观众,是被认为最可能从嫌疑人的被捕和惩罚中获取乐趣的观众,而这些嫌犯中少数群体往往居多。(3)换句话说,本研究发现,由真实事件改编的节目的最忠实观众显示出较高度度的威权倾向,针对犯罪报告有较重的惩罚取向,并报告有程度较高的种族偏见。

第一句重复了文章中探讨的主要研究问题,应在右边页面空白处插入 WTDD 这一密码。第二句告知读者研究结果支持之前一位研究者的工作,因此应在右边页面空白处插入 RCL 这一密码。第三句向读者提供了研究的首要发现: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剧的忠实观众往往有威权主义倾向,针对犯罪报告有较重的惩罚取向,并往往有种族偏见。应在右边页面空白处插入 ROF 这一密码。第一段在形式和结构上都与我们迄今为止考察的讨论部分相契合:WTDD, ROF, RCL, RTC。讨论部分要以过去时态重复最初的研究问题,要呼应主要的研究结果,并将其与之前的文献进行对比评估。所报告的结果与知识现状是相一致还是相抵触,这些都应在讨论部分展开介绍。Oliver 和 Armstrong(1995)并未明确梳理其研究的社会或政策启示。

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仅仅指出研究结果是否支持已有文献,这样做还不够。在迄今已经讨论过的文章里,作者都专门投入篇幅来提请读者注意自己研究中的局限和不足之处。例如 Oliver 和 Armstrong(1995, p. 565)写道:“尽管当前调查并未尝试直接评估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节目的相对裨益或有害之处,但这种节目吸引的观众具有威权主义倾向、惩罚取向和偏颇态度,这一观点本身值得进一步研究。”换句话说,当前研究并未评估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节目是有益还是

有害;但是这类节目所吸引的观众往往政治倾向更为保守,这一点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就意味着文献某处有一个 GAP。这里作者并未就此结束而是再接再厉,他们在自己研究的 GAP 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四条对未来研究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Works, RFW)(pp. 565-566):第一条 RFW:“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探讨类型更为广泛的被调查者对这类电视节目的反应。”第二条 RFW:“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探讨这种题材中是对什么的刻画吸引了观众。”第三条 RFW:“研究可以考察长时间接触这些节目可能如何影响对犯罪普遍程度的估计,或如何影响对犯罪相关活动中有色人口参与比例的评估。”第四条 RFW:“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探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节目的观看,以及对在其他背景下见证或报道的犯罪的感知或判断,这两者间有何联系。”在紧挨着这些句子的右侧页面空白处应插入 RFW 这一密码,以方便对这些句子的辨识与查阅。在社科期刊文章中总是会有一些 GAP,它们可以用作将来文章中的 POC,并已提前进入了未来文章 RAT 的角色。

在 White, Bates 和 Buyske(2001, pp. 606-607)发表于《变态心理学期刊》的《仅发生于青春期的暂时性犯罪与终生反复性犯罪:将 Moffitt 假设拓展到成年期》一文中,讨论部分共由八段组成。其第一段开头如下:

(1)本研究考察了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犯罪轨迹。(2)共识别出四种不同的轨迹群组,这部分支持了一众假设。(3)根据 Moffitt (1993a)的模型,仅限于青春期的犯罪轨迹与终生反复性犯罪轨迹都和无犯罪的轨迹有明显区别。(4)此外,还识别出了第四种轨迹群组,该群组包含了持续升级的罪犯,他们在青春期早期犯罪行为相对较少,但从青春期晚期到成年期,他们的犯罪行为却会增加。

第一句重复了文章中处理的主要研究问题,应在其右边的页面空

白处插入 WTDD 这一密码。第二句报告了研究的一项主要发现,所以应在其右边的页面空白处插入 ROF 这一密码。“根据”这一短语暗示该研究的 ROF 与 Moffit 的相一致,因此应在其右边的页面空白处插入 RCL 这一密码。这样一来 White 等人(2001)的讨论部分的第一段就和我们至今考察过的论文颇为相似。在接下来的三段里,作者以先前研究为背景梳理了其研究结果的意义,由于其研究发现中有与先前研究相悖的出人意料之处,他们就其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在这三段里,作者所干的是讨论部分的典型工作:解决当前研究与先前研究的 ROF 间的冲突。这种尝试性的推论体现在他们尝试解决冲突时所使用的语言中:“这些结果可能表明……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替代性的解释是……”(p. 607)。简单说来,依据已知晓和证实的发现,作者提出了有根据的猜测,来解释仍然未知的东西。

作者接下来承认自己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之处,并且为读者提供了几条对未来研究的建议。第一条 RFW 是有些仅限于青春期的犯罪者被某种“圈套”(如接收了违警记录,被卷入了同龄犯罪集团等)“赶”进了反复犯罪这一类,因此被错误地归入了持续犯罪者的范畴。作者指出这种错误的身份识别未被考察,并建议未来的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第二条 RFW 是一些特定的执行功能(如问题解决能力、认知灵活性等)得到了评估,但是它们对于辨识持续犯罪者可能并无太大助益。未来研究的测试中,不妨更为深思熟虑地选择所要测度的概念。第三条 RFW 是有些受试者可能已被拘禁,因而无法继续其违规行为。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监禁中的违规行为,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假定一旦身陷囹圄,违规行为就会停止。在所有这类句子旁边都应插入 RFW 这一密码。以后当学生想要对当前文献进行批评,或在其中寻找 GAP,以此作为自己的写作理由时,这些密码就会为他们的提纲组织工作,进而为整个写作过程,提供诸多方便。

如何阅读结论部分

Robert Entman(1990)在载于《大众传播批判研究》中的《现代种族主义和地方电视新闻中的黑人形象》一文中,考察了地方新闻怎样既对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又为其提供了方便。文中没有讨论部分,但有由三个段落组成的结论部分。在第一段里,作者总结了当前研究的 ROF:黑人在镜头中作为犯罪者和受害者出现,会使其看起来给人不祥之感,从而固化其负面的模式化形象;黑人在镜头中展现正面形象,会给人带来种族歧视已不再是严重问题的错误印象。接下来在第二段里,Entman 解释了为什么在报道涉及黑人时会有这样的新闻悖论。他指出地方新闻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吊诡的结果,并非出于电视新闻界的恶意企图,而是源于其行业局限,以及该行业的市场驱动和标准化操作行为。他在第二段结尾处指出“那么研究的启示是地方新闻很可能会继续按照此处的假定行事”(p. 343)。在第三和第四段,Entman(1990, p. 343)写道:

(1)确实,黑人在地方新闻中的形象是复杂且富含潜在意义的。(2)这种新闻必须面对各种倾向的观众。(3)对于观众如何感知和加工媒体信息,社会科学家也只有最基本的认识[此处的引用略去]。(4)但是,探索性的研究为以下假设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即地方新闻中的黑人形象助长了种族焦虑和种族对立,至少对于白人人口中此类感情倾向最明显的群体而言如此。(5)对接触地方新闻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研究,及对大样本的地方和网络新闻进行的广泛的内容分析,是顺理成章地应开展的研究工作。(6)这样的研究将会有助于理解新闻是如何改变或保持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权力结构的。

结论的要旨是地方新闻具有几重意义,正如最后一句所揭示的那

样,电视——地方新闻——塑造和维护了文化和权力。在结论部分,地方新闻既滋生又揭露种族主义的吊诡方式再次在更大的背景下体现。此外,作者的研究和他的最初假设是一致的。然而他的工作也并不完善。为此他提出了两条 RFW:(1)对于接触电视新闻的影响,进行更多的量化研究;(2)使用样本量更大的地方和网络新闻,进行更多的内容分析。因此页面右边空白处应插入 RFW 这一密码。尽管这里没有讨论部分,但读者可以看到讨论部分的一些成分也是结论部分的基本要件:当前研究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得以梳理;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得以陈述。虽然讨论部分缺席,但结论部分却完成了同样的工作。

前面曾经指出 Sampson (1987) 在讨论部分的开头将自己的 ROF 与先前研究的 ROF 联系起来。他的 ROF 支持其他研究的 ROF。不过 Sampson 并未到此为止。他还没有梳理研究和发现的启示;他也还没有在更大的背景下观照自己的 ROF,使其与持续不息的关于犯罪行为、犯罪性及其原因与结果的争论联系起来。他在结论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表明,当前的社会政策议程误入歧途,隐患重重。”为什么当前的社会政策会误入歧途呢?因为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把福利问题置诸脑后,而自由主义政治家却对居高不下的黑人犯罪率视而不见。Sampson 的 ROF 建议“社会政策应该指向的是,男性黑人面临的经济剥夺和劳动市场中的边缘化等结构力量,以及相应的家庭破裂、社区犯罪猖獗等后果”(p. 378)。此外, Sampson (1987) 还进一步推测,黑人男性的大规模监禁这一当前趋势可能会导致城市中心区犯罪猖獗的不祥未来,因为仅仅靠把人丢进监狱并不能解决犯罪的根源问题:“这样的做法十之八九会导致骑虎难下的针对犯罪的镇压和严管措施,以及持续升级的暴力行为”(p. 378)。

在我们通读过的两篇文章的讨论部分和一篇文章的结论部分里,我们已经看到作者怎样通过在自己的工作和过去的研究间建立联系,来为自己的 ROF 找到定位,获取意义。此外,我们也已经看到,作者如何梳理自己工作的政策启示——这也正是无数本指南类书籍教导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去做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批评点。实际上,作者自己可能会有明显的遗漏点(Missed Obvious Point, MOP),这个遗漏点为未来的文章提供了 RPP 这样的垫脚石,因此它 can 用作未来论文中的 POC。这里 MOP 应该插入在右边的页面空白处。例如 Sampson 梳理出的启示之一就是男性黑人面临着经济剥夺和劳动市场中的边缘化,而这会导致家庭破裂和犯罪现象。Sampson 所引用的学者之一 William Wilson 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黑人都因为被隔离在城市中心区内而面临着就业方面的结构性障碍;他还认为男性黑人身上的一些特征使他们对于潜在雇主而言较欠缺吸引力;认为工业衰退城市的去工业化进程中,首当其冲失业的也是黑人。也就是说,男性黑人面临着各种积重难返的不利因素。所以如果一个敏锐的读者提问说,为什么男性黑人面临了经济剥夺和劳动市场中的边缘化,那么 Sampson 可以怎样回答这一问题呢?要想得到一个令人信服且全面的答案,那位读者必须得超出社会学和犯罪学领域去寻求答案,问题的答案藏在像历史和传播学这样的学科中。就算是发表于最前沿杂志的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就算它出自举足轻重的机构中一位深孚众望的学者之手,这样的文章也可以批评。这样的学术研究同样也可以成为 CPL 的对象,并在将来的文章中用作 POC 和 RPP。而这一进程正是始于阅读行为。

正如全书所论,阅读密码可以起到几个作用。第一,它们有助于放缓阅读进程,以免读者对一些词句囫圇吞枣。通过在阅读过程中扮演文本侦探的角色,读者们除了对某段文本的具体内容进行处理之

外,还尽力弄清其功能。因此阅读在两个层面得以展开。其次,使用密码阅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批判性思考。读者不再将对文章的优点和局限的思考留到阅读完成之后,由于阅读密码的使用,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就和文本进行实时对话。回想和记忆的偏漏就这样最小化了,因为文章的心得和笔记就明明白白记录在上面。这样一来,阅读密码的使用让我们的头脑条理分明,任务明确清晰,目标务实可期,从而避免漫无目的的——因而也必然是徒劳无益的——阅读。阅读密码的使用能让我们问出“这个句子/段落在文章中起着什么功能?”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困扰于“刚刚这15分钟我都读了些什么?”这样的问题。

在识别一篇社科文章中各句各段的功能(RCL, RTC, RPP, RFW, MOP)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进行着批判性思考,评估着论文的优劣之处,也在潜移默化地为自己将来要写的论文搭建框架。也就是说,读者在过去文献中寻找着当前研究的定位,辨识着文献中的缺陷和空白,以应对自己的眼下之需(如期末的文献综述式的论文)或未来任务(如硕博生学位论文)。正因为这个原因,阅读不应被视为一项次要活动。作者甚至还没有为自己的提纲想好框架时,就先得知道有些什么内容要设法往里装。左边页面空白处的主题密码和右边页面空白处的SPL密码为提纲准备了起点。要想回忆起50多篇(甚至更多)文章的内容并将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组织,这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任务。而正如本书所论,阅读密码可以为学术写作中必备信息的组织和管理提供种种方便。

标示和组织 ROF, SPL, CPL, GAP, RFW 和 POC

我在检查学生的原始阅读材料(如书、文章等)时一再发现的一个错误,就是用各种颜色给整节文本做上记号。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用荧光笔来强调那些有用的要点(“有用的要点”所指的论点必须能够方便文本中 useful 信息的提取与合并,以为当前的写作项目所用),而是将整段甚至整页文章勾勾画画,误以为这几段文章中所有的内容都重要无比,非勾出来不可。简而言之,学生们没能恰当使用荧光笔。将整段整段的文章勾画出来简直就是滥用荧光笔。

每一页和每一段的组织都不是漫无目的的,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这样阐明,著名的作文老师(即 Strunk 和 White, 1979)也曾经这样指出。各段的第一句所履行的功能就有别于该段中其他句子的功能。第一句会简明扼要地介绍本段的主旨,紧跟其后的其余句子则会对这一主旨进行论证。我在本书中曾经指出,读者可以将自己的阅读过程体系化,以使自己所读的社科期刊文献的内容能按某种可预期和可复现的模式加以预测和归类。一旦理解了社科期刊文章的这种内在结

构和逻辑,面对整节整节的文章你就能够庖丁解牛了,哪怕这一节长达好几段甚至好几页,它总归是由逻辑红线串起来的段落链条中的一环。你所读文章的作者无非是要说服你接受他们的逻辑进路。他们想让你心悦诚服地认为他们的文章言之成理。其实文章出现在同行评议期刊上时,就表示作者已经说服了两到三位学界同仁,使他们相信他的文章颇有可取之处,值得发表。

学术阅读的工具

我们在周日下午都干过这样的事情。时不时地,我们会仰靠在天鹅绒面料的沙发里,把两只脚跷在茶几上,或者把两条腿悬吊在扶手上,一只手将一本书(常常是悬疑或爱情小说)举在半空,然后懒洋洋地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翻阅。这种景象可谓是阅读愉快到极致了。在北美洲各处的大学图书馆里,我都见到过有学生在木制的桌椅上模仿这种动作——就像在家里那样,把两条腿跷在桌子上,整个人则屈靠在公家的椅子上。将田园诗般的周日下午的阅读复现在图书馆里,这一尝试对背部有害,是大错特错的阅读方法。这样的姿势应该专属于快乐阅读,毕竟那时学生不会为了总结和批评文献现状发愁,也不会为了寻找能让自己的项目师出有名的理论依据而伤脑筋。社科期刊文献的阅读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任务,因此像其他目标导向的工作一样,正确的阅读工具和阅读技巧就成了阅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实际上这二者密不可分。

这里我冒昧地提醒一句,如果说要让读者心旷神怡,那么社科期刊论文是不能与《传道书》、《<圣经>诗篇》、莎士比亚作品或者普希金作品这类书相提并论的。对于大多数以此为业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对于大多数社科领域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社科期刊文献的

阅读就是一项工作,而工作就得拿出工作的样子来。这就意味着学术文本的对待方法应该有别于消遣文本。正确阅读的第一步离不开恰当的姿势。读者们应该坐在正儿八经的椅子上,最好是表面较硬的那种,然后全身心地准备进入积极阅读状态。总是像阅读爱情小说那样阅读学术文本,蜷缩在沙发里什么的,会让你在阅读时心猿意马。而一旦采取了正确的——工作用——姿势,我们就会将阅读敬为工作而不是视同取乐;如果在态度上和实践中都把阅读当成一种工作形式,我们在阅读时就可以将个人偏好和趣味置诸脑后了。我们阅读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工作,非做不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其他学者指出,阅读问题不是一个动机问题。换句话说,警官也好,护士也好,清洁工也好,他们都不会等到心灵召唤时才去接报警电话出警、照看病人或清洗厕所,他们得为了养家糊口去做。如果学者们像劳动人民对待自己的工作那样对待阅读和写作,那么就不会再有动机问题,也不会有什么作者心理阻滞了。

再一点,就像我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那样,读者应该积极地投入文本。积极阅读的对立面是散漫阅读,消遣性阅读那鲜活的对立面就是学术性阅读。早先我也曾经指出,在阅读行为中插入阅读密码使得这一行为带有目的性很强的任务导向,从而方便了认知边界的设定——这样在阅读过程中就有具体的目标可求,具体的结果可期。这种投入是以两种方式激活的:在右边的页面空白处插入阅读密码,而在左边的页面空白处插入主题密码。这样读者就用不着在读完后再纠缠于记忆和回想的偏漏,密码的插入强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与文本进行实时对话,如是读者的身心在阅读过程中就会被全部征用,而再没有时间不知不觉、没完没了地开小差了。

我发现有三种工具能够为阅读提供便利:(1)直尺,(2)钢笔和(3)荧光笔。在阅读过程中直尺的首要功能就是为文本划定感知边

界,以免眼睛在阅读一行内容时“偷工减料”,不时跳过一些单词(saccade)^①(Rayner 和 Pollatsek, 1989)。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总是惦记着一篇文章中有多少页要读,或是一页中有多少行要读,直尺为句子划出了边界,让你的阅读只能一次一句地步步为营。这样作者就被迫放慢了阅读速度,再也不会心不在焉地左右扫视时将三句并作两句,或者在上下扫视时将三段并作两段,因此也不会有机会在散漫阅读中开小差。

第二,通过使用钢笔在页面空白处插入阅读和主题密码,读者进一步减慢了句子层面和段落层面的阅读速度,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确定句子功能和段落主题上。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所指出的那样,“批判性”阅读的指令虽然善意,但却无用,因为它不是学生可以容易遵从的指示。在阅读过程中插入阅读密码则使学生能够与文本和作者进行批判性的对话,而不是被动地吸收其中包含的信息。相反地,读者总是在不停地对所读的文章进行总结、批评,或是将其与更广泛的文献建立联系(如 RCL, RTC, MOP, POC)。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阅读过程中插入阅读密码才使得批判性阅读能真正“批判”起来,不管这个“批判”是指“批评”还是“对话”。谁都明白,摆着一副消遣性阅读的姿态,是几乎不可能使用直尺和钢笔的,而被动阅读和批判性阅读也是无法并行不悖的。本章中提到的阅读工具正是为了帮助批判性阅读过程的实现。

第三,荧光笔是为了强调(标示)文本中的要点。那么学生读者应该如何确定什么东西重要,值得标示呢?在社科期刊文献这一背景下,这种选择被文本自身固有的结构、逻辑和形式限制了。如果学生使用了阅读密码表,他就永远不必为标示什么而迷惑。正如前面章节

① 英语名为 saccade 的这种现象意为眼睛的飞快扫视。——译者注

所示,社科期刊文章的组织方法是有逻辑的,可预测的。滥用荧光笔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初涉写作的学生没有理解期刊文献的形式。一旦你理解了 SPL, CPL, GAP, RAT, ROF 和 POC, 决定要标示什么时,也就不会再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全靠撞大运了。ROF 是社科期刊文章的作者想要做出的主要断言,在学生们打算写的文章中将会成为 SPL, 因此在阅读时要作为期刊文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来把握,因此 ROF 应该标示出来。GAP 是写作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阅读过程中也值得标示。如果一名学生在综述文献时用一种颜色标示所有的 ROF, 用另一种颜色标示 GAP, 不同的颜色就能方便识别和检索。当然, 另一名学生可能会选择为每一种密码使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如所有的 SPL 用红色的, CPL 用蓝色的等), 但过于纷繁复杂的标示颜色可能会过犹不及, 造成另一种形式的荧光笔滥用, 反而削弱了它的效果。

阅读密码的管理

我们在第5章讨论了怎样构思一篇文献综述。作为文献综述的打磨工作的一部分, 也曾经指出当前文献中的 ROF 将会成为拟写文章的 SPL。我也曾详述任何文献综述的一个大忌——罗列洗衣店接衣单。为了避免这一错误, 我曾经建议对先前文献的概述做一道整合工作——根据主题加以组织, 不管这一主题是方法上的、概念上的还是分析工具上的, 而不是机械地按作者和年份加以罗列。此外, 除了对文献进行主题概述, 对现有文献的批评作为寻找 GAP 的基础工作也应纳入文献综述, 否则就难以写就一篇漂亮的文献综述。使用阅读密码来组织、培育和酝酿概述与批评部分的主题, 这被称为“转直角弯”, 因为借鉴现有研究的文献组织方法, 从中挖掘现成的模式和趋

势,这些都是能让自己拟议中的研究站得住脚的技巧。

尽管这样的策略看上去不无可疑与不妥之处,但它却是符合学术出版的行业惯例的。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干的事情是改进轮子,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一项研究也好,一篇硕博生位的学位论文也好,都不需要有多得了的原创性——它的原创程度足以赢得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的赞成票就行了。提交给一份期刊供其考虑发表的文章不一定非得带来研究范式的转换——它的原创程度足以赢得论文评议者的赞成票就行了。尽管上述态度可能会种下平庸的种子,但毕竟当研究生整天为助学金过期问题而忧心忡忡时,当未获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被人用枪指着脑袋威胁不发表论文就下课时,要他们来精心打磨一篇不发表则已,一发表就能够带来研究范式转换的学位论文或其他论文,这种要求对他们来说未免过于奢侈。那些奢侈的日子——成年累月地在一篇论文或一本书上精益求精,最终彻底地改变了研究范式——即使不是一种传说,在学术界内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挖掘用以组织自己的文献综述的方法和主题,我建议浏览你读过的每一篇文章,细阅其左右两侧的页面空白,找到你曾标记的所有SPL,CPL,GAP,POC和RFW。通过细读这些SPL和CPL,使文献及其批评得以整合的主题和模式,就可以用作你组织自己的文献综述的框架。对于像本科生毕业论文这样的小工程而言,逐一细读为文献综述而收集的所有文章还是一项可以应付的任务。对于一篇涉及40多篇文章的文献综述而言,审读每篇文章以寻找现有SPL和CPL的组织模式完全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特别是当你必须将这些文章随身携带时更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必须想个办法,来对阅读中的所得信息进行更为集中统一的组织(见表7.1)。

表 7.1 阅读密码整合表(Reading Code Organization Sheet, RCOS)

文章 序号	作者, 年份	ROF	SPL	CPL	GAP	RFW	POC/ RPP
1							
2							
3							
4							
5							
6							
7							
8							
9							
.							
.							
.							
100							

之所以设计阅读密码整合表(Reading Code Organization Sheet, RCOS),是为了方便阅读文章中所获必要信息的识别和检索,这样才能更好地逐步对文献进行整合。你用不着再把每篇文章逐页浏览一遍,因为构思文献综述时最不可或缺的这7种阅读密码就足以充当学生学术写作中的出发点。显而易见的是,整合表的有用程度取决于其中所填信息的有用程度。假定输入正确的话,其输出是比传统方式(如索引卡、记忆、直觉等)更易处理的。最理想的做法是学生在阅读文章的当天就将阅读密码输入到整合表中。举个例子,假如一名学生每周专门留出一天来阅读/写作,并且那天读了6篇文章,那他应该一读完这些文章就直接把阅读密码的摘要输入整合表。但实事求是地

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学生总是有可能无法在完成阅读任务后立即填好整合表。如果过了一两天,在处理完自己生活中的紧急事务之后,这个学生再重新捡起这一任务,她这时不必再细读每篇文章,以寻找其主要断言、缺陷和值得批评之处,或是其作者对未来研究提出的建议,因为这些要点都应该已经留存在页面空白之处,或凸显在荧光笔标示之处了。所有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简单机械地把密码摘要填入整合表中。这样的活动应被规划为写作前的预备工作。摘要记录的例子如表 7.2。

如果一名学生在学生搜索引擎上搜索“青少年杀人”这一条目, 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的文章会出现在“搜到的文章”之中。实际上,你搜中的文章可能多得让你不知所措。这里我们进一步假设,这名假想中的以青少年杀人作为硕士论文写作主题的学生,他把准备阅读的相关文章数量压缩到了 60 篇。我已经提出且尝试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管理将从这 60 篇文章的阅读中所获取的大量信息。现在假设我们假想的这名学生将剩下的 59 篇论文的密码摘要输入到了整合表之中(第一篇的已输入表 7.2)。毫无疑问他会发现 SPL 这一分类下不同条目间有共同的主题。这是因为为了讨论该领域中先导研究者的工作,他将读到的这 59 篇的作者必定也都阅读过相同的名作(如 Bender, Busch, Corder, Cornell, Duncan, Ewing, Heide, Lewis, Russell, Zagar)。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文献综述间必然会有共核。如果我们考察其他 59 篇文章的 ROF,也必定能够发现其共核。在这名假想的学生所写的论文中,这 60 篇文章的 ROF 会成为其文献综述的一个组成部分。收集这 60 篇文章,找到其中复现的模式和主题,并将其压缩成 8~10 个条理清晰、逻辑相关的主题,这就构成了文献的整合工作。

表 7.2

文章 序号	作者 年份	ROF	SPL	CPL	GAP	RFW	POC/RPP
1	DiCataldo 和 Everett (2008)	1. 非杀人案 犯的不良记 录比杀人案 犯多 2. 情境因素 比变态病态 人格能更好 地说明犯罪 结果	1. 广泛的兴趣 2. 定义 3. 原因 4. 方法 5. 心理健康 6. 药物滥用 7. 枪支的接 触机会 8. 模式化形象	1. 术语的科学性 2. 没有对照组 3. 不可靠的 样本 4. 理论未整合	1. 术语的科学性 2. 没有对照组 3. 不可靠的 样本 4. 理论未整合	1. 分类处理 2. 考察动机 和情节 3. 考察犯罪 特征 + 犯 罪者特征	1. 67.9% 的 非杀人案犯 有愤怒问 题,而 37.5% 的青春期杀 人案犯报告 了愤怒问题

这里要再次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当你收集的 CPL 和 GAP 达到 60 个之多时,其中自然会浮现出某种模式。那些一再出现的 GAP 应该按其主题加以分类,充当起紧随 SPL 之后出现的现有文献批评 (Critique of Previous Literature, CPL) 这一角色。除了 GAP,可供上述学生挖掘的还有 RFW——它们可以充当其 SPL 的 CPL。RFW 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先前的学者尚未从这一方面考察该主题。例如, DiCataldo 和 Everett(2008) 没有考察青少年杀人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情节,这可以充当文献中的 GAP,使矫正方法的寻找名正言顺。如果这名假想学生想要考察青少年杀人背后的动机与情节,那么文献的这一组成部分中有 GAP 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充当 RAT,为其硕士论文赋予写作依据。

为文献综述制订提纲

一旦在 SPL 和 CPL/GAP 中找到了复现的主题,从阅读向写作的过渡进程就开启了下一步:将这些主题转换成一份提纲。Silvia (2007)指出提纲撰写不应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自己下笔动真

章)的前奏。他评论说写不动的作者都是事先没有拟好提纲的作者:“他们凭空写了一阵,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开始感到沮丧,抱怨说想破脑袋也挤不出几个词儿来”(p. 79)。他建议写作者在动手写作之前先要“理清思路”。这时如果我们去问那些思路和提纲的内容应如何充实,我们就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其他书始终没能手把手地教给你一套可操作的、执行力强的方法体系,来帮你一步步地从阅读过渡到提纲撰写,最后过渡到写作。而这里阅读密码再次站了出来,它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提纲制订过程和写作过程。

在大多数对原创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从而非得收集数据不可的学术写作中——不管是荣誉学士学位论文/本科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还是同行评议期刊文章——这些学术文本的结构和格式都大同小异:

- 前言:SPL,CPL, WTD
- 文献综述:SPL,CPL,GAP,RAT
- 数据和方法:数据描述和分析计划
- 研究结果:ROF
- 讨论和结论:ROF, WTDD, RCL, RTC, RFW

学术写作中最费时的部分之一就是通读关于某一主题的海量文献。雪上加霜的一个事实是,学生作者不仅必须对知识现状进行总结,还必须设法对其进行批评,找到其缺陷并加以改进,以便确立使自己拟议中的研究名正言顺的研究依据。其他指南书的作者曾建议写作者“描述相关理论,回顾过去的研究,更加详细地讨论诱发”研究的“问题”(Silvia, 2007, p. 82)。这些指示尽管正确,却未能阐明如何针对海量的文献进行描述、回顾和讨论工作。此外,这样的建议忘了指导写作者如何对先前研究进行批评,以弥补文献中的知识空白。正如我曾经阐释的那样,必须找到一种原则性的、系统性的方法,在真正的

写作开始之前来组织文献综述并列出其提纲。

通过浏览整合表,一名学生应该能够找到 8~10 个可据以对文献进行总结的主题。通常说来,要将 ROF 和 SPL 合并为一类后,这名学生才能得到 8~10 个主题。然后,他必须要考察 SPL 转化为 CPL 的共有主题模式,这样才能发现文献中的 GAP。这些 GAP 和 CPL 应组织为 3~5 个主题。一旦找到了 GAP,学生下一步就必须展示他将如何着手克服文献中的这些缺陷。这种“出手”的理由就构成了 RAT。RAT 应该按照 3~5 个主题的框架进行组织。我们设想的文献综述的提纲版大致如下:

文献综述提纲

1. SPL

A. 主题 1

B. 主题 2

C. 主题 3

D. 主题 4

E. 主题 5

F. 主题 6

G. 主题 7

H. 主题 8

2. CPL/GAP

A. 主题 1

B. 主题 2

C. 主题 3

3. RAT

A. 主题 1

B. 主题 2

C. 主题 3

在提纲形式下,针对某一主题进行文献综述这一任务看起来逻辑脉络清晰,简单易行。如果没有提纲,那么文献的海量状态就会让人望而生畏,毫无头绪,无从置喙。要想使主题 1—8 各就各位,这名学生只需查阅 ROF 和 SPL 两栏就可以找到这些主题。然后在写作时只需将每个主题充实成一个段落就行了。主题句负责对该段的主题进行介绍和概述;紧随其后的各句则负责提供论证。由于使用了这些主题来讨论文献的历史脉络和当前状态,就不会再出现接衣单式的问题,也不会再于同一段中反复祭出同一位作者,直到把他累死(亦即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引入了研究假设,那么它们必须是从 SPL 和 CPL/GAP 中推衍而生的。不管一名作者是在确立 RAT 还是检验一项假设,这两项工作都必须以文献综述的整合和批评方式为基础,因此其出现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说服读者,使他们“看到”这一推理进路则是你作为作者的任务。当读者读完文献综述部分的时候,他们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眼下进行着的研究就不应再有什么疑虑了。这种研究理由应该贯穿文献综述的全文,从第一段到最后一段。

最终组合工作:写出一篇专业水准的论文

不管只是在写作中还是在整个生活中,我最难以容忍的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之一,就是没人告诉你任何边界和限制。举个例子,想象有人塞给你一个背包,然后命令你迈步向前。没有告诉你得走多远;没有告诉你能不能时而停下来喘口气;没有告诉你步伐应该有多快;没有告诉你得走到什么时候;没有告诉你目的地在哪儿。同样的道理,

想象你的教授叫你写一篇论文,没有告诉你应该以什么为主题;没有告诉你论文得写多长;没有告诉你该采用哪种引用格式;没有告诉你论文中应该有多少参考书目,甚至没有告诉你论文什么时候交。有人会说两种情况都代表着绝对的自由——远足者和学生作者随心所欲的自由:他们痛快淋漓地享用着创意空间。

可惜,生活中大多数事情是不能像这样模棱两可的,自由(以及学术写作)这一概念也不例外。尽管我们西方人乐意认为自己行使着“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其实我们并不如此(Fish, 1994)。法律、社会 and 道德都对我们的自由表达施加了种种限制。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径直走到警官面前说“我要杀了你!”然后还指望因恐怖威胁被捕时第一修正案会保护你;我们也不能在满座的剧场里大叫“起火了!”然后宣称这是你的言论自由。此外,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其他人说任何害人、伤人或骗人的话,因为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诽谤罪)。如果在人际交往中一想到什么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的话,我们会极快地陷入孤单的独居生活。正如 Stanley Fish 所说,“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不过,尽管我们的言论和写作受到这种限制,请注意这些规矩并未使我们使用语言所取得的成就有任何减色。喜剧、妙语、反语和悲剧,它们在书面语和口语中都层出不穷,未受种种限制和规矩的影响。

同样种类的边界和限制也存在于学术写作中。最受尊敬和重视的写作形式——同行评议期刊文章——所受的约束就比其他形式的作品(如小说、书)要大得多。原因很简单,只有一个:篇幅。大多数期刊的每期篇幅是确定的。对大多数社科期刊来说,如果你寄一篇两万字的论文给它们的话,我估计是会被立刻退稿的。大多数社科期刊对于投稿都有字数限制。这些限制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为边界树立了标识,作者知道自己的字数和页数不能超过多少;坏处在于限

制了作者的手脚。最极端的情况下,有的杂志愿意接受长度高达15 000字的文章;大多数社科期刊期待的单篇投稿的长度是8 000~10 000字。为了举例说明,我使用较低的字数限制。这就意味着这8 000字里要包含以下部分:

1. 封面页: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2. 摘要
3. 前言
4. 文献综述
5. 数据和方法:数据描述和分析计划
6. 研究结果
7. 讨论和结论
8. 参考文献

有的学生可能会感到自己对8 000字是多少没有概念,他们需要
将字数转换成页数来理解。如果使用单倍行距,Times New Roman 字体,12号字,那么一页纸的文本大约有600字;使用单倍行距的话,大约15—17条参考资料(书,书中的章节以及文章)刚够参考文献填满整整一页,大约300字。在使用单倍行距的前提下,8 000除以600等于13.3页,或者说大概14页。作者们有单倍行距的14页的篇幅来介绍文章,进行文献综述,描述数据和方法,展示结果,并联系该领域的其他研究成果来讨论自己的研究发现和政策启示,别忘了还有参考文献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单倍行距的14页或者8 000字也不是那么多。实际上,很多论文新手可能还想要更多的篇幅,但这种贪心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期刊通常有资源上的约束或限制。这样一来,作者必须在一套给定的限制和约束下发挥创造性和原创力,不过依然享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种一分为二跟言论“自由”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将这 8 000 字的论文的 8 个部分分配到单倍行距的 14 页中。我发现如果使用阅读密码来组织、识别和充实各部分的内容的话,这个任务就能变得更简单一些(见表 7.3)。

表 7.3

章节名称	文章中的文本功能	(单倍行距的)页数
封面页	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	×
摘要	SPL, CPL, ROF, WTD	0.5
前言	SPL, CPL, WTD	1
文献综述	SPL, CPL, GAP, RAT	4~5
数据和方法	数据描述和分析方法	1.5~2
研究结果	ROF	1~2
讨论和结论	SPL, WTDD, RCL, RTC, RFW	2~3
参考文献		3~5
目 标		14

在全书中,我们都使用了社科期刊文章的样本作为资料,以把握其结构和文本的组织方式。摘要通常在 150 字到 200 字之间。它们可视为缩微版的前言,字数 15~200 字或更少。如果学生想要写一篇自己的摘要的话,他们就应在 150 字甚至更少的篇幅内写出功能类似 SPL, CPL, ROF 和 WTD 这样的句子。前言由 2~4 段组成,篇幅通常不会超过单倍行距的 1 页,应该包含 SPL, CPL 和 WTD。如果学生写论文是为了给期刊投稿,那么在其前言中,就应该在 2~4 段的篇幅内写出与 SPL, CPL 和 WTD 功能类似的句子。犯罪学论文的文献综述和心理学论文的前言篇幅长短并不统一,但使用单倍行距的话,大多在 4~5 页之间。数据和方法通常在 1~2 页内就可以描述完毕,研究结果部分 1~2 页,讨论和结论部分 2~3 页。

本书并未照本宣科地简单复述社科期刊的内容,而是将文章本身作为分析对象。换句话说,我尝试将摘要、前言、文献综述、数据和方法、研究结果、讨论和结论等部分的句子功能逐一进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将阅读材料中所含信息进行组织,以使写作进程更为简单可控。此外,通过将一篇社科期刊文章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我尽力向研究生展示,写一篇8 000字的论文这一任务该如何下手——如果他们真的有写作需要和写作动机。以上格式提供了一个起点。学生们采取文本功能法(这种文本按段或按页划分),模仿自己所读文章的作者,这是着手完成这项任务的一种方法。

学生们再也不用为如何充实提纲和文章本身的内容而发愁了。如我此处所示,社科期刊文章的组织方法是有逻辑的、可预测的。借助阅读密码,学生们应该能写出一篇论文。如我在本书中所论,文献综述是一篇文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如此处所示,前言是文献综述在2~4段的篇幅内的小规模再现。文献综述的要件包括按主题对现有文章加以融合(SPL),以及对这些文章进行批评(CPL,GAP),采用单倍行距的话,其篇幅在4~5页之间。学生组织文献综述时,只需浏览阅读密码表,挖掘复现的共有主题即可。数据和方法部分,以及研究结果部分都相当直截了当,学生直接描述数据及其分析方法,介绍研究发现就行了。大功告成之前的最后一部分是讨论和结论部分,写这一部分时,要在先前研究发现的大背景下解读自己的这些研究结果(即RTC,RCL)。如上所示,所有这些部件都要在已有的一整套篇幅和字数限制下写出来。

在期刊文献的这几个组成部分中,文献综述对于学术作品的结构和文本组织有着最重要的生态影响。在期刊文章中,文献综述所占的篇幅也最大。这也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重要性之所在。而为了写好文献综述,学生必须阅读其他学者的著作。学生写不好文献综述,不是

因为他们没有拟提纲,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阅读相关文献,所以不能为自己的提纲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不充分阅读就写论文就跟不记单词就说外语一样不靠谱。你也许懂得一门语言的句子结构和语法规则,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单词量来应用这些规则的话,你是不大可能说出有意义的话语的。要写一篇学术论文,哪怕只是动动这个念头,你都必须广泛阅读;要写出一篇专业水准的学术论文,你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并且将这些批判转换为证明自己论文必要性的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然后你就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并将其写入论文。

阅读期刊文章时,ROF 构成了含金量最高的信息。如先前章节所示,这些 ROF 将会成为学生所写论文的 SPL。但是在写自己的论文时,文献综述才是期刊论文写作过程中最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会影响整个论文中的先行(摘要、前言)和后续(讨论、结论、参考文献)部件。不管你信不信,学者们应邀对期刊进行同行评议时,最先阅读的部分不是摘要或前言,而是参考文献。通过通读作者的参考文献清单,我们可以辨别出作者的阅读量是否足够,阅读范围是否合理。此外,我们还可以预测要评议的论文中论证逻辑会如何展开。

在阅读过程中使用阅读密码,并在读完后将阅读密码概要录入阅读密码整合表,只要这样做了,文章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自然会浮现于脑海之中。如果学生以积极阅读的方式读了足够多的文献,并且将其阅读的文章有条有理地填入了整合表中,8 000 字论文的提纲的内容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于脑海之中,其结构也会自然显现。如果学生考虑写一篇专业水准的论文向期刊投稿,他们不妨也考虑以下另外一种可选的写作工程,该工程的强度和要求都远不及这篇 8 000 字的论文。

短篇报告、快报和研究简报的结构

在大多数社科领域中,都有短于 8 000 ~ 10 000 字的平均篇幅的文章。在社会学和犯罪学中这些文章被称为“研究简报”(research notes),打印出来长度在 12 ~ 20 页。在心理学中,短于平均长度的文章有两种形式,“短篇报告”(short reports)和“快报”(flash reports)。短篇报告是少于 5 000 字的研究文章,简报则少于 2 500 字。这三种论文尽管篇幅短小,但其中涉及的工作却与迄今讨论的标准长度论文无太大区别。

例如 Usoof-Thowfeek, Janoff-Bulman 和 Tavernini (2011, p. 1) 开展了 3 项研究来考察“道德判断中的自动和被控过程”的作用。这篇文章的打印长度为 6 页,比打印出来平均 20 ~ 30 页的期刊文章要短得多。它遵从心理学惯例,把文献综述放在最前面,在该部分作者简明扼要地在短短 3 段就完成了先前研究的总结(SPL),然后在第四段里,出现了如下的句子:

(1) Haidt (2001, 2007) 指出,道德“推理”常常作为一种事后过程来为我们的自动反应提供证据支持。但他也承认理性考量能够改变我们的直觉反应。(2) 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实证研究考察了道德判断中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间的联系。(2011, p. 1)

这里析取标志的出现再次不出所料地暗示了在第二句中将要出现的 CPL/GAP。如果说前面三段总结了文献的现状,那么第二句就通过指出其中的一处缺陷,来对其进行了批评。在下一段里,作者提供了研究的理论依据:“我们相信如果要理解道德判断中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间的联系,社会危害可能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p. 2)。在提出这一理论依据之后,作者接下来介绍了他们在其研究中所检验

的三条假设。报告剩下部分的格式就颇为眼熟了:数据和方法部分描述了第一项研究中使用的材料、参与者和步骤;然后是简短的关于第一项研究的结果和讨论部分。接下来相同的流程重复应用于研究2和研究3。论文最后部分是一个总的讨论,阐述了他们的 ROF 与先前研究间的联系。

在 Cao, Adams 和 Jensen(1997, p. 368)的研究简报中,作者们提出并解决了如下问题:“本文中报告的研究对他们[Wolfgang 和 Ferracuti, 1967]提出的暴力主题的黑人亚文化进行了检验。”但是他们要想这么做的话,必须得首先介绍暴力主题的亚文化是什么,并对其进行批评,然后才能把自己的 WTD 抬出来。在这篇发表于《犯罪学》的研究简报中,文献综述和前言部分合并为一部分,这有点类似于心理学刊物中的做法。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先讨论了 Wolfgang 和 Ferracuti 的研究(SPL),然后有条不紊地陈述了以下论点:

黑人中的暴力亚文化与暴力行为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悬而未决。(p. 368)

尽管 Dixon 和 Lizotte 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信念进行了直接测度,但他们并未对 Wolfgang 和 Ferracuti 提议控制的所有自变量(如就业情况和暴力史等)进行控制。(p. 369)

这样关于暴力亚文化的现有研究显示该种族在直接检验中被严重忽视了,也显示南方人关于暴力的信念已经受到了关注。(p. 369)

以之前的 CPL 和识别出的 GAP 为基础,作者旗帜鲜明地陈述了他们的工作将会如何弥补暴力亚文化的相关文献中的缺陷,从而回答了“意义何在?”这一问题。你可以轻易看出短篇报告和它们的同宗兄弟——标准长度论文之间的异同之处。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谋篇布局中都同样以先前文献的总结为开头,然后过渡到批评和研究空白,最后以对这些空白的矫正收尾。它们的相异之处在于短篇报告所处

理的主题非常小,这就将其综述的文献的范围限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主题之内(篇幅也相应压缩至寥寥几页)。在讨论和结论部分,这种压缩也自然延伸到研究得出的 ROF 上,以及它与先前研究成果的关系解读上。如果说前言有点像文献综述的压缩预演的话,那么研究简报和短篇报告也可以类似地理解为标准长度研究论文的压缩版,因为其中所做的工作较少,但形式和结构却类似。

一旦学生在上进心的推动下写作并完成了一篇论文,那么毫无疑问地,这篇论文在向期刊投稿之前应经一名指导教师审阅。并且在将一份期刊作为标准长度论文或研究简报的潜在投稿目标之前,研究生应该考虑另外一个目标——参加本学科的研究生论文竞赛。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学科协会是竞赛的组织者和赞助者的话,获得最高奖的论文会在期刊上发表,而且评判标准很可能不像专业的同行评议那么严格。因此研究生论文竞赛是试水热身的好地方,以免你一跳入池中就面对鲨鱼一样凶猛的同行评议者。

阅读密码表适用于非社科文本吗？

迄今为止,我已经论证了阅读行为优先于写作行为,原因很简单,在学生能够写作之前,甚至在能够制定据以筹划写作的大纲之前,他必须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在社会科学文章(即研究论文)这一背景下,“写些什么”是由作为论文存在理由的理论依据决定的。我已经论证了这一理论依据来自根据主题加以组织的现有文献摘要,也来自于发现其中研究空白的中肯批评。一言以蔽之,对大多数研究导向的社科期刊文章来说,作者必须能够回答“意义何在?”这一问题。而为了能够回答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现有知识中的缺陷必须在拟议中的研究里得到弥补。如果研究论文要考察实质性的议题、主题或问题——不管这篇文章是荣誉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还是期刊文章——作者都必须说服读者相信这项拟议中的学术研究的必要性。

以社科期刊文章为示例,我已经尝试说明了,这些文章中的文本结构组织方法是可以加以预测的。我展示了那些文本模块在社科文

章中各有其特定的文本功能。我还指出了研究文章中最画龙点睛的部分是文献综述,因为它在任何一篇研究论文中都会对其先行和后续部分产生影响。在4、5、6三章中,我教学生怎样阅读期刊文章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摘要、前言、文献综述)。在第7章,我介绍了一些管理从阅读密码中所获信息的简单办法,学生只需按图索骥地将这些信息填入整合表,即可将期刊文章中的已有文献和研究结果按主题加以组织,从而启动真正下笔前的写作前进程。我还提出了收放有度的限制观,因为对于那些立志写出专业水准论文的人来说,它也是必不可少的实用伦理。

不管是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是传播学,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些学科的社科期刊文章展示了阅读密码的普适性和实用性。在这一章里,我想要确认阅读密码是否适用于其他非社科类学科,这些学科更为理论化(亦即缺乏实证数据)也更为抽象(如哲学)。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向读者展示,只要是学术研究,都会按我所描述的思路加以组织,社会科学并非特例。按我的看法,在做学问这一背景下的研究发现或论证结果都会与现有断言发生联系。我还认为,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其内部的不同观点间都有辩证联系。

下面将要考察的第一篇文章名为《斯坦利·费什的反自由主义中的教会与国家》,该文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作者是J. Jude Owen(1999)。我们选来细读的这篇文章“算”不上人文学科的代表作品,不过自由主义这一主题是常常在政治哲学中讨论的。在政治科学的语境中,政治理论构成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这一主要学科管理机构的一个分支学科。尽管政治科学中开展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实证性的、数据驱动的、定量的并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但政治理论这一领域在相关理论家、写作风格和论证模式等方面,与哲学的相似性比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大得多。由于这些原因,我们选择了Owen(1999)的文章。

Owen(1999, p. 911)的文章中,摘要恰好有100字。组成摘要的四个句子所履行的功能与我们迄今考察过的极为类似。

(1)尽管包含了当代政治思潮中对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评之一, Stanley Fish 的政治文章仍然被政治理论家所忽视。(2)Fish 对于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道德和宗教中立进行的批评指向一个结论,即自由主义对教会和国家的分离缺少连贯的正当理由。(3)我对自由主义有保留的辩护是,尽管 Fish 对于自由主义中立性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但他并未给自由主义的真实基础以公正评价。(4)此外, Fish 的思考仍然以其未认识到的方式落入了自由主义的视域。

第一句所做的事情是批评已有文献(CPL)并指出现有文献中的GAP。简单说来, Owen 发言说, 尽管 Stanley Fish 的文章所蕴含的观点对政治理论家而言并非无足轻重,但它们却遭忽视而未成为探究对象。政治理论家未能仔细考察 Fish 的著述对自己学科的启示。“忽视”一词暗示文献现状中有所缺失。第二句总结了一名理论家的研究。实际上, Stanley Fish 的文章是这篇论文将要论述的主要话题之一。因此,第二句作为背景材料应视为 SPL。第三句干的是 WTD 的工作,因为在该句中作者告诉了读者他将会在论文中干什么(“对自由主义有保留的辩护”),同时也指出了先前研究中的另一处 CPL(“他并未给自由主义以公正评价”)。这样,在恰好100字内, Owen 文章的摘要所履行的功能,与我们迄今考察过的其他社科期刊文章的摘要非常类似。摘要提供了文献的简短总结,对其的批评,以及关于接下来作者将会如何弥补缺陷的告知。

Owen(1999)的文章在结构组织方法上也明显类似于我们迄今所考察过的文章。该论文被组织为五大节,每节所配的小标题都充分地描述了该节的主要论述话题。在这五节中,作者讨论了先前研究者的工作,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发现了他们研究中的一处 GAP,并准备对其

进行弥补。这一步骤首先在摘要中,然后又在第一大节之前的两段中进行了预演。这两段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很贴切地称为“前言”。在前言的第一段里,Owen 继续总结了 Stanley Fish 的著述中和政治理论密切相关的那些方面(SPL)。然后,在第二段快结尾的地方,出现了下面这些句子:

(1)Fish 是反基础主义的重要拥护者,反基础主义坚持认为所有宣称为知识的东西都来自特定的、属于某派别的视角,是“被社会构建的”,因此永远不会是公正或客观的。(2)尽管该学说过于极端,Fish 的批评异常激进这一特点却来自于他对一个领域的集中关注,这虽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领域,看上去却为许多政治理论家所忽视。这一领域就是反基础主义和关于宗教的自由主义学派间的理论结合,而后者是自由宪政的基础。(3)……(4)本论文列出了 Fish 的批评,并针对这些批评进行了有限的辩护。(Owen,1999,p. 911)

和其前的句子类似,句子 1 总结了先前学者(Stanley Fish)的主要观点。然而在句子 2 里,“看上去却为……所忽视”这一短语提供了一条线索,告诉我们文献现状中可能有所缺失。那么研究中的缺失要素是什么呢?是对“反基础主义和关于宗教的自由主义学派间的理论结合”的考察。也就是说,还没有人考察反基础主义这一思想流派可能会如何影响自由主义和宗教的交叉点,而这一交叉点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领域”。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构成了文献中的一处 GAP,隔了一个句子,Owen 告诉读者他将会如何填补这一空白:列出 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SPL),并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WTD)。读者可以预测并期望,文中剩下部分干的事情不外乎此:提供对于 Fish 的主要观点(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的总结(SPL),然后对其批评进行批评(CPL/GAP);然后他会接着为 Fish 所批评的东西进行辩护。

句子 4 构成了一个 WTD,因为作者告诉读者他将会在论文中做什

么。但是请注意这里所缺的东西:没有像我们在其他社科论文中看到的那样可以明确充当 RAT 的句子。通过指出 GAP 来推断拟议中的研究的必要性——亦即 RAT 的存在,这一工作留给了读者。你可以把这种做法称为“读出字里行间之意”,因为从逻辑上讲,RAT 应该衔接于 GAP 和 WTD 之间。我们可以由此猜测,人文学科文本所独有的一个特点可能是,留给读者做的事情要多那么一点点,这多出来的一点点必须得靠推测。给定命题 A 在前,结论 C 在后,要你推测出不声不响的 B 的存在,这一过程留给了读者。这也正是三段论推理的典型结构。除非有人明确地教给了读者这种论证的逻辑结构,或者读者在上进心的驱使下对该模式进行了自主考察,否则他在阅读过程中很可能会漏过这隐藏的一步。我们可以暂且把这说成是社会科学文章与哲学文本的一个不同之处。社会科学文章很少为读者留下推断的空间。这样那样的阅读密码布满了整篇文章,而这些密码不啻为一种标志,证明文本中可做的文本分析工作都被完成了。

同时也请注意,做学问的过程中存在的三位一体特色,这一点也是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共性。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时构成了已有文献、先前观点的集合和先行研究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成果总结;那么从本质上讲,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就是 Owen 的 SPL。Owen 在名为“宗教和自由理性主义的死亡”的第一大节里用“蜿蜒曲折”一词描述先行研究。这个词用意颇深,因为它将现代政治和法律理论的传承追溯到诸如托马斯·霍布斯,勒内·笛卡尔,伊曼努尔·康德,弗里德里希·尼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约翰·罗尔斯这样的哲学家。这些名字实际上就是西方智识史中的名人录,所以如果把他们的观点仅仅称为“有趣”,那就是大不敬了。然而“蜿蜒曲折”一词却生动传神又言简意赅地描摹出过去五百年西方政治哲学变迁起落的历程。也就是说,要理解 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至少要有关

于自由主义为何物的背景知识。

政治理论家们煞费苦心地为道德观点与哲学观点之间的差异进行分门别类,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个人和国家间的冲突。为什么道德、哲学和政治观点中的基本差异可能是潜在冲突的理想温床,这一点谁都能看出几分端倪。关于是非界定,关于崇拜哪个神以及如何崇拜,这些方面的差异和分歧已经导致了——而且会继续导致——国家和个人间的冲突,所以才会被称为“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领域”。自其发端之日,自由主义的宏愿就是设计出一种方法来为各种社会创造稳定的道德秩序,做到这一点不是靠对社会公益的构成特征(内容)进行界定,而是靠集中精力对社会公益(如工作、利益)进行(在程序和方法层面的)公平分配。正是由于这一点,宗教、道德和趣味方面的个人差异才不会影响政治制度。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一旦一个人抛开他/她最为珍视的信念和价值观(如宗教教义),那些信念就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在信徒口中使宗教成其为宗教的核心价值观。Fish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完全可以视其为另一种形式的教会(也就是说,它并不能独立于内容而存在),尽管它声称自己是中立的、程序导向的。在他的批评中,自由主义是自相矛盾的一团乱麻。那么 Owen 是怎样批评 Fish 的先行研究的呢?“因此他[Fish]的批评指向是非常彻底的:可以说,谁都不能幸免——包括宗教正统,甚至神权政治在内”(Owen, 1999, p. 913)。这样的一些句子可以被归为 CPL。同样功能的句子还有一些:

当代政治理论家已经颇费口舌地争辩了自由理性主义之死对政治学带来的后果,但一个极为关键的方面却被忽视了。(Owen, 1999, p. 912)

自由理性主义之死对于自由主义的宗教观有何影响,这方面的直接论述还很少看到……(Owen, 1999, p. 912)。

Fish 认为,如果沿着反基础主义的思路一直走下去,那就意味着放弃所有那些兼容并包和不偏不倚。这对于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又意味着什么呢?(Owen,1999,p.912)

上面这样的句子与前面段落中的总结形成了很好的对比。如前面章节所示,CPL 总是位于 SPL 之后,因为要想对某个观点、某些研究发现和某种思潮进行批评的话,首先得让别人知道批评对象的内容是什么,这才符合逻辑。还是那句话,要想批评什么,就得先介绍什么。这就是 SPL 的功能之所在。但如果现有文献充足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把众所周知的内容搬出来炒冷饭了。新文章和新书之所以写出来,正是因为有其他作者相信他/她可以改变争论的走向,质疑过时的发现,以及为某一问题提供新思路。这正是 CPL 的功能:它们以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方式,引起人们对已有研究中局限和缺点的关注,从而为 GAP 的出现铺平道路。以上的论文摘录表明,先前章节中的 CPL/GAP 同样为该文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其功能的实现方式比社科期刊文章更为隐蔽。那么 Owen 将会怎样对从 CPL 中导出的 GAP 进行弥补呢?

针对 Fish 的批评,我为自由主义做有限度的辩护。首先我会展示 Fish 是如何得出其极端结论的。然后我将会论证,尽管从其结论而言,他的反自由主义倾向无出其右,但他仍然与自己如此热衷于批评的自由主义世界观纠缠不清……我的结论是 Fish 低估了自由主义在观念和道德上的力量,这种低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中立性误认为自由主义的精髓……(Owen,1999,p.913)

在以上的节选片段中,Owen 为读者提供了自己在论文中要做的事情的路线图,因此该段可视为 WTD。类似的 WTD 我们迄今在社会科学文章中已看到不少。上面这一段抓住了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在社科期刊文章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靠收集和分析

数据,然后推出结果。但是在某些综述性文章里,在理论性文章里,在哲学文章里,没有明确的数据可供分析。相反,新的论断和结果是论证的产物。Owen 花了好几页篇幅来质疑 Fish 关于自由主义的预设,质疑其结论,质疑其论断为真的情况下将会带来的逻辑推论。换句话说,Owen 将 Fish 教授的文章作为数据并尝试将其作为 ROF 使用,藉此构建自己接下来的论证。Owen 的新“发现”类似于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 ROF,只不过这些论断来自于对先前论证的批评,而非来自于“实证”数据。论证是“任意的这样一组命题,其中的每一个命题都被指由其他命题导出,其他这些命题为其真实性提供了支持或根据”(Copi 和 Cohen,1990,p. 6)。想见识一下这样的“结果”吗?请细读下面这些句子:

那么我们可以说,Fish 的反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的宽容。
(Owen,1999,p. 920)

自由主义对 Fish 的影响程度大于他自己的认识。(Owen,1999,p. 921)

Fish 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反基础主义完全建立在自由主义的预设的基础上。这样一来,不管他的目标是多么地反自由主义,他仍然躲不开自由主义微妙而强劲的影响。(Owen,1999,p. 923)

这样 Fish 就严重地误判了自由主义对宗教的反对程度和反对方式。(Owen,1999,p. 923)

正是部分地由于(宗教为自由主义提供的)这种对私人领域的保护所带来的好处,自由主义才值得为之辩护。(Owen,1999,p. 923)

多亏了自由主义,“文化战争”才取代了内战。我们应该为此感恩。(Owen,1999,p. 923)

即使你认识到自由主义相对于终极真理而言,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你也有道德义务去支持自由主义,因为没有更好的、可行的替代选

择。(Owen, 1999, p. 923)

像上面这样的句子并没有指出先前著作中的批评点,也没有哪怕走过场式地指出某处空白或理论依据。它们都宣称某些东西。我们甚至可以把上面的这些陈述称为结论,因为这些命题是“以论证中的其他命题为基础而申明的”(Copi 和 Cohen, 1990, p. 6)。这所谓的某些东西产生于他指明的同类话题的先前文章中的批评点。从语法上讲,这些结论总是由一些结论标识开路,例如“因此”、“从而”、“这样”、“结果”、“出于这些原因”,等等。Owen 所做的这些论断是新的——它们萌发并脱胎于 Fish 所做的先前论断,而 Fish 自己的论断又萌发于别人在他之前做出的论断。这种过程——论断→对论断的批评→新的论断——正是学术界的人做所谓学问时所干的事情,因为对一个论断的异见和质疑驱使其他人来修正和补充最初的论断(Fish, 1980)。这种不断进化的论断生成循环可以被贴切地称为辩证过程,因为观点脱胎于其他的观点。无中不能生有。^①

Wyller(2005)的《疼痛在生命中的位置》一文载于《哲学》,其前言共由七段组成。在考察前言之前,关于这篇文章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它没有摘要。没有一篇 100—150 字的梗概来告诉大家文章是关于什么的,这种模式在哲学期刊中好像还颇为常见。因此学生读者无法通过研读摘要来判断其是否真的和自己选择的写作主题相关。读者必须辛辛苦苦地读完前言,才能看出该文是否应被纳入自己的文献综述。

然后,关于哲学期刊文章的第二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它没有数据与方法、研究结果和讨论等部分。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事实是,政治理论、文学批评和哲学这些学科通常都不进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总是使用小说家、哲

① 原文中此处为拉丁语:Ex nihilo nihil fit。——译者注

学家和其他作者的真实文章来作为其待分析的语料库。而且因为没有社会科学家所习惯的那种“数据”存在,所产生的“研究结果”的特点也很可能有所不同。所发现的“研究结果”(我在社科文章中将其称为 ROF)更有可能是作者对先前作者的论证进行质疑的论证,因此它以先前知识为基础并提供了新的论断。这一模式在我们刚刚考察过的文章中非常明显。这里不再能看到研究结果(Results of Findings, ROF),我们在读哲学类文章时只能预期 ROF 的对应部分是论证结果(Results of Argumentation, ROA)。但是除了没有摘要、数据与方法、研究结果和讨论等部分外,哲学期刊文章和社科期刊文章间还有其他的差别吗?

为了展示哲学期刊中的文章组织方式,我这次选择逆推式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与凶杀案侦探的侦破方式非常相似,他们总是逆推式地再现罪案现场,辨识受害者最后一次活着被见到的位置。就像处理特别困难的逻辑问题或凶杀侦破一样,我们有时必须假定某一结论错误,然后着手尝试去证实它,以此发现真相。

那么被 Wyller(2005)在《疼痛在生命中的位置》一文中宣称为“新论断”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所提出的新论断明显有别于在疼痛这一主题上著述更早的作者,这一论断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出现在文章的结尾处。最后一段一开始,Wyller 就回到了在其论文中作为头号着力对象(这非常类似于 Owen 对 Fish 的做法)和批评对象的作者——John Hyman——身上,并且将 Hyman 的习语作为其论断背景:“(1)我脚趾有个地方痒;(2)我有头痛。(3)我的脚直发痛。”然后 Wyller 继续写道:“我承认结构上的对等性,但我不能同意的说法是(3)比(1)和(2)的透明度更高。”

有两点值得详细讨论。第一,“透明度”这一概念的意义取决于第二个论断(Wyller)与第一个论断(Hyman)的相异之处。我们可以预

期,论证结果(ROA)将会围绕透明度这一问题展开。第二,“我承认”和“我同意”这两个短语尽管不出所料地有别于社科期刊文章的行文,但其所履行的功能却与前面章节中指出的类似。“我承认”是(发现的、论证的)结果和先前发现相一致的另一种说法。这样,Wyller所提供的一些ROA和先前学者(如Hyman)做出的论断相一致。所以说,尽管没有给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发现”换成“论证”的话,概念上的对等仍然成立。

在哲学中,你通常不会像社会科学家那样收集数据;相反,数据就是先前学者生成的文本和论证。因此“我不同意”这一短语应被视为“与现有文献观点相反的研究发现”(Results to The Contrary, RTC)的几可乱真的手足兄弟。如果把“结果”换成“论证”,我们也可以看出Wyller给出的论证有悖和有异于先前发现。那么Wyller的新论断是什么呢?他写道:“如果非让我选的话,我会说(1)和(2)更为透明;它们把(3)中也隐含着的的话说到明处了:一个有所感的人。”然后在最后一句里,读者终于等来了一个新的论断,一个算得上ROA的东西:“因此尽管Hyman把疼痛视为人类肢体的某些模式,我却视其为人类处身于其肢体中的某些模式。”

你大可以质疑说这两种断言的区别看上去无足轻重,不过一如既往的是,对于这些断言的优劣轻重,我是无力评判的,因为我在这一学科中所受的训练不足,就连感受一下这种差别的大小都做不到。不过就算我们拿得准,“人类肢体的某些模式”和“人类处身于其肢体中的某些模式”,这二者间的差异算不上多大,那么Wyller所做的也正是社会科学家会在自己的论文中做的事情:给出新的论断,不用新到转换范式的程度,新到足以保证同行评议者认可其对文献的贡献,相应地为文章发表投出赞成票即可。你也可以说Wyller只不过是转了个直角弯。

让我们从结尾开始,反向推进。我们已经知道了 Wyller 的结论,但是为了导出这一结论,他问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Wyller (2005, p. 385) 的文章以如下方式开头:“我操起一把钉锤就往墙上钉钉子,但却突然敲到了左手拇指上。我自然而然地抽回手,大叫起来。那么疼痛位于何处呢?”Wyller 将这一首要问题置于 Hyman 的“疼痛和位置”一文中的研究的大背景下,他的着力对象正是这一先行研究,这一先行理论家。他也通过批评 Hyman 的研究来证明自己论文的必要性:“然而我相信他过于夸大了自己的论点,结果将一些天然的同盟军弃之不顾。Hyman 可以说我拇指的疼痛位于我的拇指处,这是对的,但是按照维特根斯坦式的表达也可以说我,整个人,都身处疼痛之中,这也是对的。”

Wyller 对先前研究的观点是它们没有很好地辨明疼痛体验的位置(CPL),他想要扩大疼痛的处所和体验范围。而且通过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具身的意识这一事实(embodied consciousness)”,Wyller 将会在其当前论文中提议对有关疼痛的哲学文献的局限进行弥补。这正是其论文的理论依据(RAT)。但请注意,这样的理由和路线图并未明确陈述,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推断出其中的一两个步骤,这个任务在社科期刊中是不必完成的。如果对于有关疼痛的文献没有足够的背景理解,或者对于读者必需的课外作业估计不足,那么阅读此类文章的本科生就很容易在阅读所必需的推论工作中晕头转向。

“具身意识”这一术语不仅不事张扬地为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暗示了为构建其论证将会对哪些文献进行综述。为了对先前文献进行总结(SPL),也为了忠于其学科特性,作者在串联整篇文章时首先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然后他将自创生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接着又提出了意识的物质基础。下一步作者引入了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以使读者在领略其论证思路前先稍作热身:“因而我建

议将自创生的整体/部分联系作为理解幻肢痛的关键”(Wyller, 2005, p. 393)。请考虑一下为什么幻觉会带来这么多麻烦, 对他的问题的最困难的检验又是什么。如果是不小心把钉锤砸在大拇指上, 那么解释你拇指的疼痛时你总能言之成理, 不管你把这种疼痛说成是位于大拇指里也好, 位于脑中也好, 位于神经系统中也好。反正疼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那叫一个疼啊。但是幻肢痛产生于被切断的肢体, 因此解释起来有点麻烦。他必须通过论证而非数据收集来展现这一答案:

在当今的自然科学领域中, 你可以发现生理学上的、热力学上的、信息理论上的、生物化学上的和遗传学上的“生命”定义。你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定义。但这也可以让任何人名正言顺地思考, 这么多定义中, 哪一个能够最好地体现出我们自然而然地对生命和非生命所做的区分。(Wyller, 2005, p. 387)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 Wyller 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 必须将以上所有硬科学的知识综合起来。解释被切断的肢体的疼痛, 这一任务要比解释完好无损的大拇指的疼痛困难得多。为了提供充分的背景知识 (SPL), 作者必须跳出自己的领域, 从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汲取营养, 才能更好地支持自己的论断。不管你是否跳出自己的领域, 对文献先集成再批评都需要大刀阔斧的取舍, 及做浓缩工作。为了自己的研究, 作者们必须想办法对该话题下分出的各类众多主题进行凝炼, 并且一再重复这一过程。哲学中的文献集成也沿着与社科不同的道路进行。你必须先查阅和回顾经典作者, 然后再将其晦涩的概念应用于你的论文, 使其配合你的目标。通常的做法是, 你得先找到新的概念, 然后对其进行解释, 以证明其与拟议中的研究的相关性, 这种做法也是理论论文与研究论文的一个不同之处。在这样的论文中, 现有观点被重新定义, 重新构造, 并且被征用来生成新的观点, 这从 Wyller 对

生物学概念的使用中可见一斑,他利用它们对生命的概念重新进行了定义,然后使其在关于疼痛的论文中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在社科研究论文中,“新的角度”是用来分析的实证数据,而非新颖的观点。

社科文章和哲学文章间最后还有一点差别值得一提。在前者中,作者通过指出自己的研究和文章的局限性,使未来的治学进程从当下开始。这种自我批评为其他人可以开展的未来研究铺平了道路。如我们所见,对未来研究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Works, RFW)旨在为未来的学者和研究指出改进途径,因此履行的也是类似的任务。但考察哲学文章,我们发现读者必须独力想出 POC 和 RPP,而不能太指望来自作者的帮助。在我们目前看到的哲学文章中,并没有给未来作者提出的仁慈建议。学者们必须挖掘字里行间的意义,从中找出 GAP 和 CPL,并且琢磨出隐藏于文中的 RAT。再加上这些基本要件时有时无,困难被进一步放大了。

读者们只能自力更生了。对于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新手来说,挖掘字里行间之义的初次尝试是一项苛刻的任务。

到此为止,我已经论证了社会科学文本和哲学文本间有相似之处,原因很简单,做学问总是具有对话传承的特点。在全书中,我们都看到社会科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在文章的开篇处都会介绍一系列现有思想(SPL),然后对其进行批评(CPL),以使人关注文献中的欠缺内容(GAP)。指出这种欠缺之后,不管是否点明,作者已经为自己论文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辩护理由(RAT)。在本节中,我想要将阅读密码应用于一本对我的本科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书籍。阅读密码能否适用于过去 100 年里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之一,从而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论断提供支持呢?还是阅读密码会对其一筹莫展,其表现仅仅如同乱抹在学术大厦墙壁上的粪便?

罗尔斯(Rawls)(1971, pp. vii—viii)在其《正义论》一书的序言第

二段中,以如下方式开篇:

(1)也许通过如下方式我才能最好地解释我在本书中的目的。(2)在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的系统理论都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3)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它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的支持,他们前赴后继地发展出一系列思想,其视野之广阔和论证之精妙都令人印象深刻。(4)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些伟大的功利主义者,如休谟(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边沁(Bentham)和穆勒(Mill),都是一流的社会理论家和经济学家,(5)因此他们的道德教条的设计目的是满足自己更为广泛的兴趣需要,并且仅仅作为其综合方案的部分内容而存在。(6)但他们的批评者的批评战线却要窄得多。(7)他们指出了功利原则的模糊性,并指出这些原则的启示与我们的道德感有诸多明显的违背之处。(8)但我认为他们没能通过建构一个可行和系统的道德概念来与之对抗。(9)结果就是我们常常看上去被迫在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之间进行选择。(10)十之八九我们会最终将就于功利主义原则的某种变体,这种变体会受到直觉主义约束的临时应急式的(ad hoc)制约和限制。(11)这样的观点说不上不理性,(12)而且也无法保证我们可以有所改进。(13)但这并不构成不为之尝试的理由。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小节文本呢?作者在这一段里想要做什么呢?句子1看上去干的是WTD的活,但是我们还拿不准罗尔斯在自己的书中到底要做什么。那么他想要做什么呢?句子2介绍了本段有关的内容。此外,罗尔斯还告诉读者一种特定形式的哲学“居于主导地位”。句子2—5所提供的内容可以被确切地称为SPL,因为罗尔斯对先前的著作进行了总结;句子3—5详细讨论了在此主题上有所著述的前辈学者(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穆勒)、他们的影响以及建构暂且可以称为“综合”方案的先行尝试。句子6—7里还提供了已有著作

中的先行 CPL 的 SPL,也就是说,罗尔斯以 SPL 的形式按照主题分门别类地为读者提供了现有研究批评(Critique of Previous Research, CPL)。那么他所提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批评呢?

罗尔斯指出功利主义理论的启示和个人自身的道德感有冲突。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必须杀死一个无辜者来挽救 100 个人的性命,那么这个决定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吗?最偷懒的功利主义版本中的指导原则是,只要这个决定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好处,那么它对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就是正当合理的。哪怕在最为温情脉脉的形式后面,功利主义化的民主的实质仍不外乎此。总之在句子 1~7 里罗尔斯所做的事情是,提供了 SPL 以及按主题组织的对 CPL 的 SPL——对先前研究和先前批评的总结。

但是句子 8 开头的几个词“但……他们没能”暗示他将会提出自己的 CPL。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见,这样的析取标志预示着下面将会出现的转折(例如“我喜欢你,但是……”)。那么罗尔斯对先前文献的批评点(CPL)是什么呢?他的批评是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性的方法来对抗假想例子中所展示的道德上令人不快的逻辑结果。这样的一个论断构成了 GAP。如果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形式是功利主义,而根据其信条,令人苦涩的结果可以用实用、民主等理由加以辩护,如果不能提出系统的、令人信服的道德论证来反对这些做法,只能困扰于直觉感受的反复纠缠,觉得这些做法违背了某种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只能提出一些“临时应急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在对抗这一结果方面,罗尔斯能够比直觉主义和临时应急式的方法做得更好吗?他说无法确保这一点,说“无法保证我们可以有所改进。但这并不构成不为之尝试的理由。”

上面的这句话算不上论证多么有力的理论依据(RAT)。设想一下,如果有人问罗尔斯,为什么他必须要写《正义论》这本书。很明显

他已经在文献中找到一处 GAP,但他并未信心满满地宣布自己作品的必要性,而只是给出了以上的答复。罗尔斯的回答也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描述,设想一个女孩要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给自己一个像样的说法,说明为什么她应该与之交往。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如果你不想和我交往,这也说不上非理性,而且也无法保证我可以胜过你的前任男友。但那并不构成不和我交往的理由。”这样的回答很犹豫,很软弱,只有 George McFly 才会这么说^①。你都忍不住想要捐钱给他,让他买面包时顺带买点自信心回来。又或者,罗尔斯很可能只是在谦虚呢。看一看下边这一段是怎样组织的吧:

(1)我所尝试做的事情是对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概括,并对其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2)我希望藉此使这一理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使其能够抵御那些更为明显的、常被认为是致命的攻击。(3)此外,这一理论似乎提供了对正义的另一种系统性的描述,并且胜过,或者说在我看来胜过,居于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传统。(4)这一理论本质上是高度康德式的。(5)实际上我必须承认,我提出的观点没有任何原创性。(6)主要的观点都是经典的、众所周知的。(7)我的意图是通过某些简化手段的使用,将这些观点组织为一个总体框架,以使其力量被充分感知。(8)契约传统中隐含着另一种正义概念,如果本书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概念下的正义的主要结构特点,并指明对其进行进一步探究的方式,那我对这本书的野心就完全实现了。(9)我认为,在众多的传统观念中,正是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贴进了我们对正义深思熟虑的判断,并且构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最为恰当的道德基础。(Rawls, 1971, p. vii)

如果有谁在街上滔滔不绝地说了与上面这一段大意相同的话,那

① George McFly 是美国科幻喜剧电影《回到未来》中一个性格懦弱的角色。——译者注

它后边还必须得跟上一句“我这个笑话怎么样?”原因如下:如果休谟、边沁、斯密和穆勒这一队可以被视为支持社会契约的功利主义理论的先行作者的话(SPL),那么洛克、卢梭和康德等先行作者就组成了另一队,他们可以归入社会契约的道义论的有影响的支持者这一队(SPL)。罗尔斯对过去500年的西方哲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思想流派进行了总结和批评。他没有像之前的其他人那样,依赖于“临时应急式”的解释和“直觉主义”(CPL),而是自告奋勇地说他可以提出一种既全面(而非直觉主义的)又系统(而非临时应急式的)社会理论(RAT)。他是在宣称自己的社会和正义理论会“胜过”广为盛行的功利主义,而且与洛克、卢梭和康德提出的先行理论相比也处于“更高层次”。这就像一个菜鸟拳手告诉迈克·泰森、穆罕默德·阿里和乔·弗雷泽说,自己可以比他们打得更好。这要么就是他疯了,要不然就是罗尔斯的左勾拳确实天下无敌。

在句子4里,罗尔斯说他的新理论“本质上是高度康德式的”,而且就在下一句里他宣称“主要的观点都是经典的、众所周知的,”这时他是在向读者介绍文献背景(SPL),因为上面这一句里这三个词(主要的、经典、众所周知)的意思几乎相同。而且罗尔斯使用的是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观点,或许就因为这个他才会谦虚地否认自己有任何的原创性。但是请注意罗尔斯的观点的形式和动向是如何受到先前研究的重要影响的。许多世纪以来,政治理论家都曾尝试条分缕析地描述,在一个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组成的社会里,面对着他们之间的道德、哲学和宗教观点上的根本差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实现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这个社会全是由天使组成的话,这样的任务就会很简单,因为像平等、虔诚和公正这样的价值观是不缺少的,于是不加思考地将其认定为必要的心理前提也是没问题的。政府要求的强制力就此可以减小到最小程度。

政治理论家面临的问题是得把这些仁慈的前提放在一边,把多元化世界里的经验现实作为假定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天使里边还夹杂着强盗、小偷和杀人犯,所以对任何国家理论而言,要想真正具有普适性和逻辑自治性的话,就绕不开他们——这就是反证法(*reductio ad absurdum*)。所以康德为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论预设的一个前提是,即使是“魔鬼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也能通过相互协定建构国家:

一群理性人为了生存共同要求统一的法律,但每个单独的个体私下里都倾向于免受法律的制约,为了把他们组织起来,宪法的设计必须做到这一点,即尽管公民们在私人态度上相互对立,但是这些对立的观点使他们相互限制,以至于公民们的公共行为与没有这些邪恶态度时的情况一致。(康德,[1784] 1991, pp. 112-113)

为了在自我和理论的框架中包容这些反复多变的属性和倾向,政治理论家们从洛克、卢梭和康德的时代起就开始探求一种不依赖于实质内容的正义的定义,而转向对正义的纯粹形式化和程序化的描述(Fish, 1999)。作为其社会契约理论的全部必要条件,康德提出了一致同意并视之为合法原则,提出了自利原则,提出了绝对命令,当罗尔斯将自己的理论说成是“高度康德式的”,他实际上将康德的这些观点总结、浓缩和简略为一个词——“康德式的”。如果读者不能理解“康德式的”一词的分量及其影响,他们很可能就会漏掉下面章节里这个词与先行理论家的其他联系。

罗尔斯说“我所尝试做的事情是对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概括,并对其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抽象与概括倾向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下的“无知之幕”这一定义中特别明显。根据罗尔斯的观点(1971, p. 12),原初状态指“恰当的初始现状(*appropriate initial status quo*)”,它充当了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的两条正义原则的理论基石。在这种

虚构的情形下,要求受试者设计出所有社会成员都会相互同意的社会 and 公共政策。目标是要重新创造出社会和社会契约起源的某一个洪荒时刻。为了解决差异和自利的问题,为了防止任何受试者选择偏袒某个社会群体的政策,受试者被蒙蔽在无知之幕后,这里任何像种族、阶级、性别这样的身份标志都很难对公共政策的采用产生影响,自然也就排除了偏见和偏好的影响。他在句子7中所说的“简化手段”描述了他在以前学者的基础上修改和发展了的概念工具。

你可以看出先行学者与罗尔斯之间的血脉和观念上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罗尔斯的研究是西方哲学思想之登峰造极与集大成者,达到了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因为他吸收了笛卡尔([1641] 1951)的认识论确定性(epistemological certitude)作为其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哲学上的源头和支柱;他倚重于穆勒(1997)的功利主义原则作为其正义的第二原则(“最大最小原则”, maximum minimum);他假定差异作为潜在的冲突原因,或者依照洛克的做法,在公共领域中将其弃之不顾,或者依照霍布斯^①的做法,通过官僚利维坦(bureaucratic Leviathan)的专制宣言(despotic pronouncement)来加以削弱;他使用逻辑自洽性、普适性和相互同意来作为规则适用性的必要标准(康德,[1784] 1991)。“蜿蜒曲折”一词出色地描摹了政治思想的崎岖历史,不失为对其很好的总结。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总结罗尔斯教授的《正义论》:才华横溢。

如果说罗尔斯教授的最终论点才华横溢、极为出彩的话,他到达这一目的地的总体方式就略显平淡了,因为他走过的是学术界的所有作者都必须走的路。照罗尔斯教授自己的说法,他并没有完全原创的观点。这句话倒也不全错。他只不过是借用和修改了前人的观点来立论而已。他之所以写书,是因为他发现政治哲学的文献现状中有

① 17世纪英国政治家、哲学家。——译者注

GAP 存在。这一 GAP 就成了他的理论依据(RAT)。但是在放手弥补这一 GAP 之前,他已经花了数百页篇幅,来对在此主题上有所著述的作者进行总结(SPL)和批评(CPL)。然后才提出他的论证结果(ROA)。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证形式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它们的深层结构和形式都是一样的。

阅读密码的形式

如我在本书中所论,社科期刊文章往往按照我所描述的路径组织。这里要再一次指出,在作者写文章或者写书之前,他/她必须能够提供正当理由,说明为什么拟议中的研究是名正言顺的。这个理论基础的背后是文献现状中的缺陷。如果知识基础(文献)中没有瑕疵、缺陷或局限——总之如果一切完美——为什么还会有人去力图改进呢?顾名思义,完美的东西不需要任何改变。学者也好,专家也好,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重新定义和重新构造本学科中提出的研究问题,或者通过质疑先前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程序,自己可以使知识现状得以提升。时不时地,会出现结果令人叹服、足以改变现有范式的研究;这种变化的肇始者会成为各自学科的超级明星。但是大多数时候这种改进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创新性足以保证发表即可。我想我也已经展示了这种一般模式也适用于非社科门类。

我必须承认谁要想把阅读密码应用于 500 页的文本中,那肯定会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是如果读者使用荧光笔和钢笔来标示书里的重要部分的话,那么这项任务就会稍微好对付一些。我认为在社科期刊文章中,ROF 和 GAP 是信息含量最高的两个模块,理应加以重视,原因很简单,ROF 为“他们发现了什么?”这一问题提供了现成答案,而且 ROF 还会成为未来论文的 SPL。GAP 的重要性则在于它回答

了“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如果一个作者连这个问题都答不上来的话,那这篇论文就不要尝试写了,或者先多读点东西再说。但是我想读这本书的学生,十有八九用不着操心如何将阅读密码表应用于500页的文本。即便是我也不会给学生布置这样莫名其妙的任务。

但是我会布置学生读一篇20~30页的期刊文章,以判定他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运用阅读密码表。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这项工程的动机来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老是在学生论文中发现某些错误一犯再犯;回顾自己的学生生涯时,我注意到自己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我只是想找个办法来纠正这些错误。虽然一开始我想当然地假定,写作问题可以让学生到写作培训中心去矫正,但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学生的写作问题存在于几个层面。根植于概念层面的写作问题会影响论文的结构层面,结构层面的问题又会影响到技术细节。简单地纠正一下句子和语法,这完全起不到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作用。我不再一门心思地细读那些写得一塌糊涂的论文,指望以此来把它们改好,相反,我改变了自己的假定,决心去钻研优秀论文,琢磨其写作方法,以便把这些技巧教给学生。接下来该到哪里去找优秀论文呢?我心中暗自盘算。然后我在办公室里四处打量。答案还用问吗。

我开始阅读社科期刊文章,尝试从两个层面对文本进行理解:(1)作者在本段、本句里要做什么?以及(2)这篇文章的结构是如何组织的?打从问这些问题起,我就开始注意到期刊文章的写作方法中有某种反复出现的模式。读者们会注意到阅读密码都是一些怪里怪气的辅音串,常常不关元音的事儿:WTD,ROF,SPL,CPL。这些密码恰恰证明了我在这一工程中,是以对第一个问题的追问为指导原则的。我一开始使用阅读密码时,总是一板一眼地写上“他们要做什么(WTD)”,“研究结果(Result of findings)”,“现有文献综述(Summary of Previous Literature)”,诸如此类的表达。但是每次都写这么多东西

在页边空白处,这样做很低效。所以我就开始直接使用其文本功能的首字母缩写。大概阅读了两年之后,我开始看出文章的结构组织方法中存在着某种模式。SPL 通常在 CPL 和 GAP 之前;RTC 和 RCL 通常呆在文章的后面,很少跑到前面去,等等。我也会注意到哪些事是作者没有做到的。比如我所读的有些作者在讨论中存有明显的遗漏点(Missed Obvious Point, MOP);我还注意到有些作者做出了并不恰当的断言,这些就成了我在未来论文中可以使用的批评点(Point of Critique, POC)。有时候作者漏掉的要点是未来论文中可资使用的待探讨的相关问题(Relevant Point to Pursue, RPP)。这些就成了阅读策略密码。

阅读密码表的初步制定工作刚刚完成以后,我就请几个同事将其试用于期刊文章。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请求、恳求和乞求他们将其试用于自己所读的文章中。初见成效之后,我做了大多数教授很可能都会做的事:我让本科生尝试使用密码表来阅读。我花了两个小时与全班同学一起通读整篇文章,以展示其使用方法。我想这些密码的使用是卓有成效的。在学生交上来的期末研究论文中,我没有发现严重的结构错误。其他典型错误(如大小写方面的错误、句子不完整、乱用分号等)还是有的,但是这些错误接下来都很容易改正了。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在一个研究生班上进行了尝试,效果尚可。一位教授专业讲座课程的同事要我去宣讲自己进行中的研究。我问他能否给学生分享一下密码表。他同意帮我这个忙。后来他又建议我就此写书。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我正在第二批本科生身上试验,他们使用密码表来阅读,并且还会据此撰写研究论文——不再是以前那种读书报告。

尽管我曾经无数次地听人说“电视会让你变蠢”，但却从没听谁说“读书会让你变蠢”。对于后者而言，只有你读让人变蠢的书时，读书才会让你变蠢。但即使采取这种观点，读书这一行为也无法一概斥之为无用。话说回来，这两句话很好地体现了人们对这两种认知媒体的鲜明对比。一个是基于词汇的，另一个据称是基于图像的。一个要求读者对句法复杂的句子进行加工和消化，才能跟得上一连串线性排列的、精心打磨而环环相扣的观点、命题和论据，而另一个则只需一张沙发即可。

这两种类型的媒体——电视和书本，被 Postman (1985) 分别称为电信式的和印刷式的认识形式。对电信式的头脑来说，看电视只为求个乐子，你只需为他们提供大白话即可。这种大白话，论其语言则句法简单，逻辑命题、论断和论据能省则省。论其话语则逻辑不清，一味煽情，只会耍嘴皮子。它在各种层面上都乏善可陈，不啻为对大众传播的一种污染。印刷式的头脑则与之不同，他们所需要的语言是逻辑

严密、次序井然、线性排列且有条有理的。这种语言的集大成者包括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其他所有的西方古典文学大家。当然,这种语言在文学上有审美功效,读起来令人心旷神怡,足以陶冶性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启迪读者的心智。

Postman 认为印刷式的头脑胜过电信式的头脑,因为读书对于头脑自有一番培育作用。阅读驱使读者去理解一连串线性排列的、精心打磨而环环相扣的观点和论据,而且对于 Postman (1985, p. 51) 而言,阅读中所干的事情是:“戳穿谎言,看穿张冠李戴和以偏概全之处,同时洞察对逻辑和常识的误用。”在 Postman 看来,“以印刷品为主导的”文化造就的心态特点,是在大众话语中“前后一致、有条有理地摆事实,亮观点”(coherent, orderly arrangement of facts and ideas) (p. 51)。而与此相反,看懂电视所需的图片、形象和大白话则不会要求多么复杂的句子和逻辑论证,因为“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视觉形象为主导的,也就是说电视为我们提供的是借助形象而非借助词语的对话”(p. 7)。

Postman 指责电视提供的信息太多,结果反而不能为我们所用。他认为冗余的信息之所以无用,是因为新接收的信息和读者的切身生活无关:这些信息既缺乏情景支持,也没能和任何人的具体经历、环境和时点结合起来,因而谈不上根基,也谈不上有任何像样的寄托,一味沉迷于饶舌和斗嘴之中。在 Postman 看来,电视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找乐子的;不管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它都不能给我们任何的教益;不止于此,就连它给我们找的乐子也是肤浅而庸俗的:“我们所看的媒体[电视]的信息提供方式使得它过于简单,缺乏实质内容,缺乏历史感;缺乏传承,一言以概之,仅仅是娱乐化包装的信息”(p. 141)。

Postman 认为电视的罪恶在于它所滋生的头脑;看电视的人取乐的愿望根本停不下来,这种享受无穷无尽的好时光的愿望可能引导他

们走向“死亡”。这种死亡可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差不了多少。照 Postman 的说法,沉湎于电视的人就不再会去读书;不止于此,他们也很少会去干其他事,比如运动一下、散散步、在家里做点家务什么的。我们的文化中专门留给这类人的一个词是“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如果 Postman 为电视总结的特征正确无误的话,这种文化除了沙发土豆外也培育不出别的什么来。但是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在精神上也会沦为沙发土豆,因为对他们而言,不仅赖以舒展筋骨的体力会丧失,赖以开动大脑的肌肉也会用进废退。Postman 的著作中所说的死亡是精神上和智力上的——总之是发生在头脑中的——但就其可怕程度而言丝毫不亚于身体上的死亡。

Postman 对语言的影响力感兴趣。他所希望的影响力是正面的,而且阅读文学的“印刷文字”的影响力是双重的:读者从阅读活动本身中受益,因为它教会读者“戳穿谎言,看穿张冠李戴和以偏概全之处,同时洞察对逻辑和常识的误用”;另一个好处是它使读者经历深刻的审美体验。Postman 认为,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带给读者批判性思考和审美享受。他所指出的阅读造就特定类型的头脑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话说回来,用以培育心智也好,用以享受也好,文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关键是那些文本的作者,他们或是深思熟虑、煞费苦心地打磨出一连串线性排列、环环相扣的观点和论据,或是不知不觉地在文章中四处撒谎,张冠李戴,或是不时误用逻辑和常识。

这就是说虽然读者和作者可能会被时空所隔,但他们却是亲密无间地相互面对着的。他们彼此间存有羁绊,因为从作者开始构思一个潜在的写作工程那一刻起,到他们着手写作并且完成时止,他们都和读者有约。线性的逻辑论证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由身兼读者角色的作者所创造的,尽管读者这一角色不可见、不在场,但其急剧增长的影响却体现在作者的论证中(Echo,1979)。好的作者能够预先猜

测到读者的反应和回击方式,从而有的放矢地针对这些设想中的反应打磨自己的观点。这种敏感和用心可以见之于段落的组织方式,因为负责任的作者会引导读者“看见”支持自己论证的思路和逻辑。这些段落环环“紧扣”,哪怕稍微挪动其中一段的位置都不行。一旦有一段换个地方,那么整个论证就会面目全非了。但不负责任的作者却像不合格的情人,他们在亲热时都不顾及自己的伙伴,这两者都是随着性子来,从没有为感到无聊的对方考虑过,哪怕是一丁点。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示,有的作者在为读者着想方面做得比其他作者好得多——他们会以清晰的逻辑和贴心的考虑引导读者领会深奥的观点和机巧的转折。由于这些原因,阅读和写作成了息息相通的行为,因为读者和作者共同投入了创作和阅读文本这一彼此取悦但又相互煎熬的任务。在打磨自己的观点和论证结构时,作者心里装着读者;在努力理解某节文本的意图、作用和目的时,读者心里又装着作者。阅读和写作这两种行为的你来我往、息息相通的对话式的特点,尽在于此。毕竟作者所要努力做到的,无外乎使读者心悦诚服地领会自己的观点,而读者所要努力做到的,无外乎领略作者的论证和逻辑,豁然开朗地认识到为什么他(她)会这样组织文本,又或者为什么在描述某一事物时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词。以特定方式构思和解读的文本绝非误打误撞的结果,他们是由读者和作者不分彼此,相互协作,相互体谅而创造的,哪怕他们被时间、历史和地理所隔,哪怕他们等了500年才初次相遇。电视则不需要这种心有灵犀的想象。

到此为止我已经论证了,阅读和写作尽管常常分别孤单进行,却是息息相通的行为。学者阅读前辈的作品时,这名读者本质上是在和作者进行无声的对话;与之相对,作者则是在与读者进行无形的对话,尽力揣摩怎样才能效果最好地劝服他接受自己的观点,认可自己论证的正确性。作者写作时的心理活动就是这样的,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对

话式的活动,再贴切不过了。读者和作者间发生的这类内心对话让你很少觉得乏味,从不感到寂寞。我曾经听到有的学生和学者抱怨学术事业太过寂寞,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把孤单与寂寞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休闲式阅读是一种自得其乐的行为,主要出于极为自我的哲学目的。文学批评家 Harold Bloom (2000, p. 24) 曾建议读者,如果你受某本书的影响,准备卷入任何激进主义行为的话,最好三思而后行,在发现作者本人身体力行之前,先不要理会这些胆大妄为的观点。“不要试图按照你读的书,或者按照你对书的理解来提升你的邻居或你的社区。”这是 Bloom 的第二条阅读原则。在 Bloom 和其他同类的文学批评者看来,我们的阅读目的应该是为了“追寻比我们自己更有创造力的头脑”(p. 25),为了使我们自己更为坚定。依据这种看法,休闲式阅读算不上社会性行为。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反社会性行为的典型。

但是如我所论,在社科阅读和写作的语境中,完全是其形式决定了其交互主体性。本书中我从头至尾也都在展示社科期刊的内容如何例示与体现这种社会性,从而论证了社科写作的交互主体性特点。我们在期刊文章的一头一尾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作者们会在摘要、前言和文献综述中介绍和讨论先行研究者的工作,藉此踏入学术界。他们所问的研究问题正是伴随着学科历史产生的。追根溯源,正是这种做法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学者们为在学术界立足所必须缴纳的价值不菲的智识首付。这里不得不再次指出,甚至在学者们还未介绍自己的研究发现时,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证明自己的研究师出有名,势在必行时,就得先对先行研究进行认可和批评,然后才能着手对文献现状中的缺陷进行修正。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认可、吸纳、讨论和批评,我们实际上已经臣服于学术界的社会—道德秩序,因为我们不管是在段落正文中还是在引用格式中,都承认了自己对先行研究者欠有观念上

的债。

讨论和结论部分也体现着学术著作中的这种秩序和这种对话性特点,因为我们很少就事论事地对研究发现进行解析和讨论,而总是将其与先行学者的过去研究联系在一起。此外,在我们的贡献背后,隐约可见同一学科中先行研究者的身影,他们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使用类似的方法回答过这些问题,并根据某种标准思维范式解读过这类研究结果。这也正是知识断言间存在某种传承的原因:它们和学术积淀的对话性特点之间,都存在着概念上的、方法上的、分析工具上的和时序上的种种联系。知识断言并非,也不能,无中生有。这种观念债是通过引用的形式加以偿付的。

最后,社科文章还体现并培育着无私的道德品性。它的这一价值明白无误地显现在期刊文章开头对他人文献的批评中,以及文章结尾的内省的批评中。如我们所见,几乎所有社科期刊文章的作者都会讨论自己工作的局限性,并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议。我已在本书中指出,这些主张使人关注当前知识中的空白之处。这样的自我批评也说明了不管在知识主张涉及的特定领域中,还是在整个社科知识中,研究要取得一点点进展是多么的步履维艰,面临着怎样的重重迷雾。也就是说,总还是有继续改进的空间。这种谦虚和怀疑的观念是可取的,因为它体现并契合着科学(而非文学)领域中公开信奉的价值观,并且从文体上避免了狂妄自大所导致的意外死亡(即伊卡洛斯[Icarus]式的错误)。^①正因为社科期刊文本的组织结构中凝结着这样高贵的道德价值观,才使它有别于其他体裁(如浪漫小说、诗歌等)。

① 伊卡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的父亲代达罗斯为他做了一对用鸟的羽毛制成的翅膀,然后用蜡粘在手臂上,逃往西西里。父亲警告儿子,不要飞得离太阳太近,以免蜡融化。可是伊卡洛斯飞得意忘形,忘了他飞行目的,越飞越高,离太阳也越来越近,当强烈的阳光使石蜡融化时,结果伊卡洛斯跌落到海里。——译者注

社会科学学术圈的道德轨迹总的来说是以谦逊为先的,而社科期刊文献的结构则为此立规。这不是一件坏事。

拥有印刷式的头脑,这一点值得向往,培养这样的头脑也是大学的规定动作。这一目标非常诱人,在社会科学中更是这样,但通往这条目标的道路,不一定总是荆棘重重。不一定非得像 Postman 那样,把这一可取的品质当成读书过程中偶然得手的副产品来期许。相反地,应该把批判性阅读教给学生;应赋予他们工具来帮助他们辨识“一连串线性排列的、精心打磨而环环相扣的观点”。借助社科期刊文章和少量的非社科文本,我已经展示了社科文章的组织方式是非常特别的,而这种特别的方式是不出所料,足可预测的。社科文章(和非社科文本)中的这种环环相扣、线性排列、有条有理的观点组织方式可以典型地表述为 $SPL \rightarrow CPL \rightarrow GAP \rightarrow RAT$,因为这一进程体现了社科文本中观点的结构序列。我并非简单地告诉学生文本中存在着某种模式,而是提倡揭示文本中这一模式的结构,以使他们能够发现它,理解它,并且——如果允许我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在自己的文章中模仿这一模式——直到最后他们拥有足够自信,不再心虚,从而在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我在本书中所论,在社会科学中阅读的重要性并不次于写作。完成了阅读,写作过程也就完成了至少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就得靠学生的创造性和品德,因为他们必须想出办法来对已有观点进行整理、分类和组织,以将其分门别类地纳入各种高度浓缩但又令人信服的主题门类,然后才能对其进行批评,并为自己的研究准备理论依据。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当已有观点的组织 and 融合任务完成之后,学生们才能着手构思出,将这些主题转化为句子的千变万化的方法中独创的那一种。对诚实的学生或者追求完美的学生来说,这个任务并不简单。但对爱投机取巧的学生来说,这个任务又相当简单。所以,你该明白

为什么我说学术写作是一种事关创造性和品德的行为了。但是说到底,大学的设立目的主要不就是一种心智锻炼吗——总不能全指着那些多么多么酷的各类派对,那些体育比赛,还有那些,咳咳,不说也罢。

我从本书一开始就提出观点,写作问题的背后是阅读技巧的缺乏与信息管理能力的不足。我花了十年时间去琢磨为什么学生在他们的论文(如文献综述、毕业论文的前后几稿,等等)中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对批评这一概念的理解有问题。声称自己反正就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一指定读物,或者宣称自己反正就是觉得它枯燥乏味,这不是批评,这是看法。你是不可能以看法为基础来展开批评的。反过来,批评也不是看法。它是对作品的评估——不管这种作品是绘画、电影、小说、哲学书还是社科文章——而这种评估是以该学科内部的规范性判断标准为基础的。于是,逻辑自洽性的检验——照我的推测——就与油画或都市摄影的优劣评判不相干;但对于哲学书来说,它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与此类似,拿研究方法的严密性(如随机样本的选择)来作为历史小说的文学性的评估标准不太说得过去,但对社科期刊文章来说却再恰当不过了。

这就是学生在文章中一犯再犯从而引起我注意的错误。要他们对所读作者的文章进行批评还真是很困难的事。他们能够总结,这没问题,但是他们还没有形成批评的概念。这里我还得重复一遍,以为简单地告诉学生“要批判性地阅读”,就足以让他们从零起步地学会批判性阅读,这就与简单说一句“去健身吧”,就能教会有志健身者怎么健身一样,都是那么的不靠谱。这种建议荒谬得无以复加。你得教想要健身的人进行复合运动——能使多关节参与的运动——藉此在头一两年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通过旋转训练和脚踏车训练专门训练一些特定的身体部分,以使每个肌肉群每周都达到最低的训练次数。另外还会教给新手的是,每一磅体重补充一克或更多的蛋白质,同时还

要有足够的睡眠和水的摄入。对了还有,呃,不要喝酒。

请注意,“去健身吧”和“进行复合运动,投入专门训练,进行旋转训练和骑脚踏车,吃蛋白质,然后休息”,这两种指导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完全无用的,除非你已经知道这一指令包含什么,也知道该怎么执行这一指令。我曾查阅过关于提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的指南书籍,并注意到其中大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建议,非常类似于“去健身吧”这样的指令[SPL]^①。就算还有一些具体的指令,也都是不实用且难以操作的[CPL]。我发现可以设计一种新方法教学生[GAP]。因此我研制了阅读密码,来帮助学生从所读文本中析出特定的结构和模式,藉此对文本进行批判性介入[第一条 RAT]。本书并非简单地告诉学生要保持“批判性”,相反,它提供了一种阅读和编码办法,来实现其他人视为当然的“批判性阅读”的操作[WTDD]。我还想找到一种办法,来帮助学生对其从阅读密码中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原则性的、系统性的组织,从而在阅读行为中,在下笔之前就开始思考写作过程,而不是等到写完以后[第二条 RAT]。本书作为一种尝试,旨在向读者证明并劝说其相信,阅读密码在批判性阅读和信息管理中是至关重要且极为有用的启发式方法。

我曾经在本书中指出,社科期刊文章中的词语、句子和段落都有特定的修辞功能[ROF],而且这种功能的履行方式是可以根据社科期刊文章中内在的结构和逻辑加以预测的[ROF]。我还指出一旦读者辨认出这一模式,他们在阅读中就可以以易辨识、易提取的方法来对自己的阅读内容进行组织和分类。推出这一模式的用意在于提供文本、认知和概念上的边界,以免读者陷入机械式的或心猿意马式的阅读状态,读了半天仍不知所云(Bloom,2000)。通过辨识文本功能和在

① 这几段话中,作者给自己的文字加注了阅读密码,用“[]”标示。——译者注

空白处插入密码,我希望帮助读者做到三件事情:(1)放缓阅读速度;(2)将所读内容组织成写作时容易提取的复现主题(如 SPL, CPL, GAP, ROF);以及(3)辨识出潜在的 GAP,以便读者能够从给定的 CPL 和 GAP 中预测出可以为自己文章所用的 RAT。在我看来,上述建议使得阅读成为和“进行复合运动,投入专门训练,进行旋转训练和骑脚踏车,吃蛋白质,然后休息”一样清晰明确的任务。

我在本书中给出的建议既不偏激/激进,也谈不上新颖。我只是将现有作者(如 Cone 和 Foster, 2006; Glatthorn 和 Joyner, 2005; Rudestam 和 Newton, 2001; Vipond, 1996)正在做的工作,和他们已经不事张扬地采取的做法稍加充实而已[RCL]。我仅仅将他们的做法和建议简化为了可操作、可执行的阅读密码。这谈不上什么创新。实际上,很可能有的教授会站出来说,他们在课堂上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样的话,我也不会吃惊。我的老师也这样做过,尽管他们没有把它称为 SPL, CPL, RAT, RCL 什么的。当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不能将此处陈述的观点归功于自己。

修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他们真会屈尊读这本书的话——很可能会捧着肚子,笑个半死,因为我这里的文本分析太过愚蠢,太过简单化。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毕竟不是一个想要开辟新天地的文学批评家。我也可能忘记去引用和讨论这个领域里目前的一些相关学者,这种疏漏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愚笨成性。这里我没能给出自我批评,也没能为未来研究提出建议。这不是因为没有这样做的空间,而是因为我的聪明程度和自省能力达不到那个水平。如果我有那么聪明,我就会去当海洋生物学家或者 Vandelay 合伙公司的建筑师了。但我仅仅是一位老师而已。

作为一名老师,我仅仅是在尝试教会学生阅读社科期刊文章,以提高其写作能力。既然身为老师,我就对我的学生、我的单位(雇主)

和我的学科都承担有专业义务,这种义务驱使我按照学生的最大利益行事,尽管我的个人欲望、偏好和倾向可能并非如此。这里我个人的东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专业人员本该如此。对这个项目而言,学生们目前是也一直是我的头脑中唯一的隐形读者。我希望他们能够顶住我的恶趣味,发现阅读密码的种种用处。

参考文献

- Bingenheimer, J. , Brennan, R. , & Earls, F. (2005). Firearm violence exposure and serious violent behaviour. *Science* 308, 1323-1326.
- Bloom, H. (2000). *How to Read and Why*. New York: Touchstone.
- Bui, Y. (2009). *How to Write a Master's The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urg, B. R. (1982). The sick and the dead: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necrophilia from Krafft-Ebing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8, 3, 242-254.
- Cao, L. , Adams, A. , & Jensen, V. (1997). A test of the black subculture of violence thesis: A research note. *Criminology* 35, 2, 367-379.
- Cone, J. D. & Foster, S. L. (2006).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From Start to Finish*. Washington, DC: APA.
- Copi, I. & Cohen, C. (1990). *Introduction to Logic*. New York: Macmillan.

- Descarte, R. ([1641] 1951).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 DiCataldo, F. & Everett, M. (2008). Distinguishing juvenile homicide from violent juvenile offe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2, 2, 158-174.
- Dixon, T. L. & Linz, D. (2000). Race and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victimization on local television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5, 547-573.
- Dolan, M. & Smith, C. (2001). Juvenile homicide offenders: 10 years' experience of an ado-lescent forensic psychiatry servic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12, 2, 313-329.
- Eco, U. (1979).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Ehrenreich, B. (2001). *Nickeled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New York: Owl Books.
- Entman, R. (1990). Modern racism and the images of blacks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332-345.
- Fink, A. (2010). *Conduc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s: From the Internet to Paper* (3rd ed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 S. (1994).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 And It's a Good Th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 S. (1999). *The Trouble with Princi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 S. (2008). *Save the World on Your Own T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latthorn, A. A. & Joyner, R. L. (2005). *Writing the Winning Thesis or Dissertation: A Step-by-Step Guide*.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Gruenewald, J. , Pizarro, J. , & Chermak, S. (2009). Race, gender, and the newsworthiness of homicide incident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7, 262-272.

Jordan, C. H. & Zanna, M. (1999). How to read a journal article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R. F. Baumeister (ed.), *The Self in Social Psychology* (pp. 461- 470).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Kant, I. ([1784] 1991).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H. Reiss (ed.), *Political Writings* (pp. 93-1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ppel, R. D. & Birnes, W. J. (1995). *The Riverman: Ted Bundy and I Hunt for the Green River Killer*. New York: Pocket Books.

Keppel, R. D. & Birnes, W. J. (2003). *The Psychology of Serial Killer Investigation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Landrum, R. E. (2008). *Undergraduate Writing in Psychology: Learning to Tell the Scientific Story*. Washington. DC: APA.

Lewis, C. S. (1955). *Surprised by Jo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Locke, L. , Silverman, S. , & Spirduso, W. (2010).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Research* (3rd edn). Thousand Oaks, CA: Sage.

Lyng, S. (1990). Edgework: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voluntary risk tak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4, 851-886.

Mickleburgh, R. (2010). Internal police strife delayed Pickton arrest, former officer says. *The Globe and Mail*, August 9.

Mill, J. S. (1997). On liberty. In A. Ryan (ed.), *Mill* (pp. 41-132). New

York; W. W. Norton.

Miller, A. B. (2009). *Finish Your Dissertation Once and For All. How to Overcom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Get Results, and Move on With Your Life*. Washington, DC: APA.

Moffitt, T. (1993a). 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4, 674-701.

Moffitt, T. (1993b). The neuropsychology of conduct disorde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5, 135-151.

Moffitt, T. E., Caspi, A., Dickson, N., Silva, p., & Stanton, W. (1996). Childhood-onset versus adolescent-onset antisocial conduct problems in males: Natural history from ages 3 to 18 year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8, 399-424.

Muir, W. K. (1977). *Police; Street Corner Politic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oland, R. L. (1970). *Research and Report Writing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O' Hara, S. (2005). *What Can You Do With a Major in Psychology?* Hoboken, NJ: Wiley Publishing.

Oliver, M. B. & Armstrong, G. B. (1995). Predictors of viewing and enjoyment of reality-based and fictional crime show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2, 3, 559-570.

Owen, J. J. (1999). Church and state in Stanley Fish's antilib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4, 911-924.

Piquero, A. R., Farrington, D. P., Nagin, D. S., & Moffitt, T. E. (2010). Trajectories of offending and their relation to life failure in late middle age: Findings from the Cambridge Study in Delinque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7, 2,

151-173.

Postman, 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Pritchard, D. & Hughes, K. D. (1997). Patterns of deviance in crime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 3, 49-67.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yner, K., & Pollatsek, A. (1989).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eichhart, D. (2004). *Chasing the Devil: My Twenty-Year Quest to Capture the Green River Killer*.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Rosman, J. & Resnick, P. (1989). Sexual attraction to corpses: A psychiatric review of necrophilia.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 the Law* 17, 2, 153-163.

Rudestam, K. E. (2007). *Surviving Your Dissertation: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Content and Process* (3rd edn). Thousand Oaks, CA: Sage.

Rudestam, K. E. & Newton, R. R. (2001). *Surviving Your Dissertation: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Content and Proces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mpson, R. J. (1987). Urban black violence: The effect of male joblessness and family disru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348-382.

Sampson, R. J. & Groves, W. B. (1989).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rime: Test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774-802.

Shumaker, D. M. & Prinz, R. (2000). Children who murder: A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3, 2, 97-115.

Silvia, P. (2007). *How to Write a Lot*. Washington, DC: APA.

-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unk, W. Jr. & White, E. B. (1979). *The Elements of Style*(3rd ed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 Usoof-Thowfeek, R. , Janoff-Bulman, R. , & Tavernini, J. (2011). Moral judgment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harm: Differences in automatic versus controlled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1-6.
- Vipond, D. (1996). *Success in Psychology. Writing and Research for Canadian Students*. Toronto, CA: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White, H. R. , Bates, M. E. , & Buyske, S. (2001). Adolescence-limited versus persistent delinquency: Extending Moffitt's hypothesis into adulthood.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0, 4, 600-609.
- Wyller, T. (2005). The place of pain in life. *Philosophy* 80, 313, 385-393.

How to Read Journal Articl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Very Prac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 by Phillip Chong Ho Shon.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Phillip Chong Ho Sho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4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会读才会写: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原书英文版由 SAGE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SAGE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SAGE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14)第 176 号

全世界的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领域内，有很多学生与研究者都想提高文献阅读技巧，进而提升其学术写作能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本必备良书。



Shon的文章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他打开了学术阅读与写作的“黑箱”，解释了如何对规范的科学论文进行解码和批评，如何有系统地组织从期刊文章中获取的信息。

——英国卡迪夫大学心理学学院Lorraine Whitmarsh博士

本书使用作者独创的阅读密码表，教学生在阅读期刊文章时，如何将其作为在结构、技巧和语法方面可解码的文本处理。书里的技巧让读者能够进行系统化的阅读、摘记，并以易辨识、易提取的格式实现海量信息的组织。对于还挣扎在论文写作苦海中的读者来说，本书是他们的必备指南。

ISBN 978-7-5624-9339-6



9 787562 493396 >

定价：2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会读才会写 导向论文写作的文献阅读技巧

作者=(美)钟和顺著

页数=133

SS号=13924173

DX号=

出版日期=2015.11

出版社=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